從大漠綠洲到玉石山谷

南新疆探索圖文誌

文字/攝影
李碩

從大漠綠洲到玉石山谷

南疆探索圖文誌

文字/攝影
李 碩

香港中和出版有限公司
www.hkopenpage.com

目　錄

前言…… 6

第一編：綠洲裡的城鎮

在莎車縣：荒地鎮的巴扎…… 12

莎車縣的老城：回城…… 18

晨逛老城…… 23

「回城」的麻扎、清真寺與夜市 …… 34

「遺老」氣質的名城：喀什 …… 40

草湖鎮：生產建設兵團的一個團場…… 46

庫車縣的維族老城…… 50

第二編：深山裡的維吾爾、柯爾克孜與塔吉克

風雪進山路…… 58

即將淹沒的山鄉…… 66

柯爾克孜人的新生活：紅山鄉…… 80

深山裡的王冠：在塔縣…… 86

炎黃子孫：和塔吉克學生們…… 98

崎嶇蔥嶺道…… 103

薩伊谷鄉裡的玉石和漢武帝…… 108

宣講會——如果能有一兩千名塔吉克幹部 …… 120
塔爾鄉一夜 …… 125
重返阿爾恰拉：誰是突厥？ …… 130
南疆陰影世界 …… 134

第三編：再訪莎車．坎木拜村的花氈匠

巴楚、色力布雅和莎車 …… 152
外來者和家庭生活 …… 159
放假的大學生 …… 161
半日遊走 …… 164
花氈製作 …… 168

第四編：三訪莎車．坎木拜村的肉孜節

大學生來到坎木拜村 …… 174
肉孜節 …… 181
農民與灌溉 …… 192
交公糧 …… 196
家庭與社交 …… 201
村裡開會 …… 205
漢人的零星蹤跡 …… 208
尾聲 …… 217

前言

從 2013 年到新疆工作，一直待在北疆的烏魯木齊，總覺得對新疆不算了解。所以在 2015 年初的寒假，我在南疆遊走了大半圈，南疆五個地州：巴州、克州、喀什、和田、阿克蘇，或多或少都停留了一下。從 1 月 27 日離開烏魯木齊，到 3 月 1 日返回，歷時整整一個月。

說老實話，從 2009 年烏魯木齊「7 · 5」事件以來，新疆出的事情不少，有時甚至把事兒鬧到了疆外，新疆似乎成了中國最不安全的地方。不光疆外人有這種成見，就在新疆之內，誤會和隔膜也在逐漸加深。

以我工作的烏魯木齊為例：它的北半部主要是漢族聚居，南城主要是維吾爾城區。生活在北城的漢人，普遍都不願到南城去，覺得亂和不安全。有時你在北城打個出租車去南城，漢族司機都嘟嘟囔囔的不願意。其實我上班和居住都在南城，時常到維族聚居的小街裡面吃飯、遊逛，覺得這裡生活一切如常，沒甚麼好怕的。

在北疆，漢族人口佔多數，而在南疆，維吾爾族人口佔多數，而且是越往西南角的喀什、和田走，漢人數量越少。所以北疆漢人眼裡的南疆，也是很有點可怕的。以我身處的學術圈為例，這裡大學、研究所下基層搞調研，都是先和地區、州、縣的黨政部門聯繫好，由他們派車送到鄉下，再請鄉、村幹部介紹情況，找來「信得過」的老百姓問話、填調查表（這還是好的，很多學術「調研」就是採訪幹部，連老百姓都不找）。有跑南疆經驗豐富的老同事囑咐我：到了南疆的縣裡，一定要住縣政府的招待所，別的不安全。

有了這些背景，在我出發之前，也把南疆想像得頗為神秘，似乎充滿緊張和衝突，甚至有去了就回不來的準備。

可事實恰好相反，在我遊走南疆的一個月裡，遇到的維吾爾族或其他民族老鄉都極為熱情，尤其是在偏僻的鄉村，隨便和路邊一位老鄉聊幾句，都會熱情地招呼你到他家吃飯、睡覺。一圈走下來，微信和 QQ 裡多了一串維吾爾、塔吉克、柯爾克孜朋友。我結交的，有憨厚的農人、牧人，有好學上進的青少年學生，有公職人員，有不務正業遊手好閒之徒，當然也有各種職業的漢族。

把這些經歷拼合起來，便是一個走馬觀花、浮光掠影的南疆小全景。

再説説我旅行和觀察的「方法」。出發之前，我在供職單位開了個「調研」的介紹信，但到了南疆，主要還是背包客式的旅行，住店、吃飯都自己找地方，在沒旅店的鄉村，偶爾也在老鄉家投宿和蹭飯吃。老鄉們問我跑來幹啥，就回答「旅遊，玩玩」，基本是沒有官方身份的私人旅行，老鄉們也都拿我當一個隨便遊走的漢人旅行者而已。

當然介紹信也有用，有些偏遠的鄉村，尤其是靠近邊境的，對外來者查得相當嚴密，沒介紹信很難通行。在有些山區鄉，我就在鄉政府住宿，跟值班的工作人員睡一個屋子，順便也能看看基層政府的運作。

曾有人建議，可以通過烏魯木齊的關係，事先聯繫一些當地人，聽他們講講本地的情況。我嘗試過這樣，可聽到的大都是關於徵地、拆遷補償、官員貪腐之類的抱怨，和內地大同小異。所以後來我沒採取這種辦法，就作為一個旅行者遊歷，從新結識朋友。

換言之，我這次出遊，不是旁觀者描繪靜態的南疆，而是自己參與一個實驗：把一個陌生漢族人扔進維吾爾人的生活世界，看看究竟會發生些甚麼。

還有語言問題，南疆的維吾爾、塔吉克、柯爾克孜老鄉，會説漢語的不多，而且越往鄉下走越稀少。我就知道幾個維語的常用詞，你好、謝謝之類，買東西用的數字，只能説到二十以內。但在行程中，語言倒沒成為太大的障礙，因為老鄉們的漢語能力，一般都比我的維語要好點，他們人熱情，你在街上問到個一句漢語不懂的，都會很快跑來一個熱心人充當「翻譯」。有些東西可以邊説邊比劃，比如説「樹」，用手指比個碗口粗細，再往天上一指，聽的人往往就明白了。

有人會問：你説的南疆這麼祥和，為甚麼新聞上老出亂子啊？這些問題我也在思考。而遊記本身，只能忠實記錄我的旅行見聞，確實沒任何危險和不爽。當然，現在南疆的安保措施也非常嚴密，我會選有代表性的介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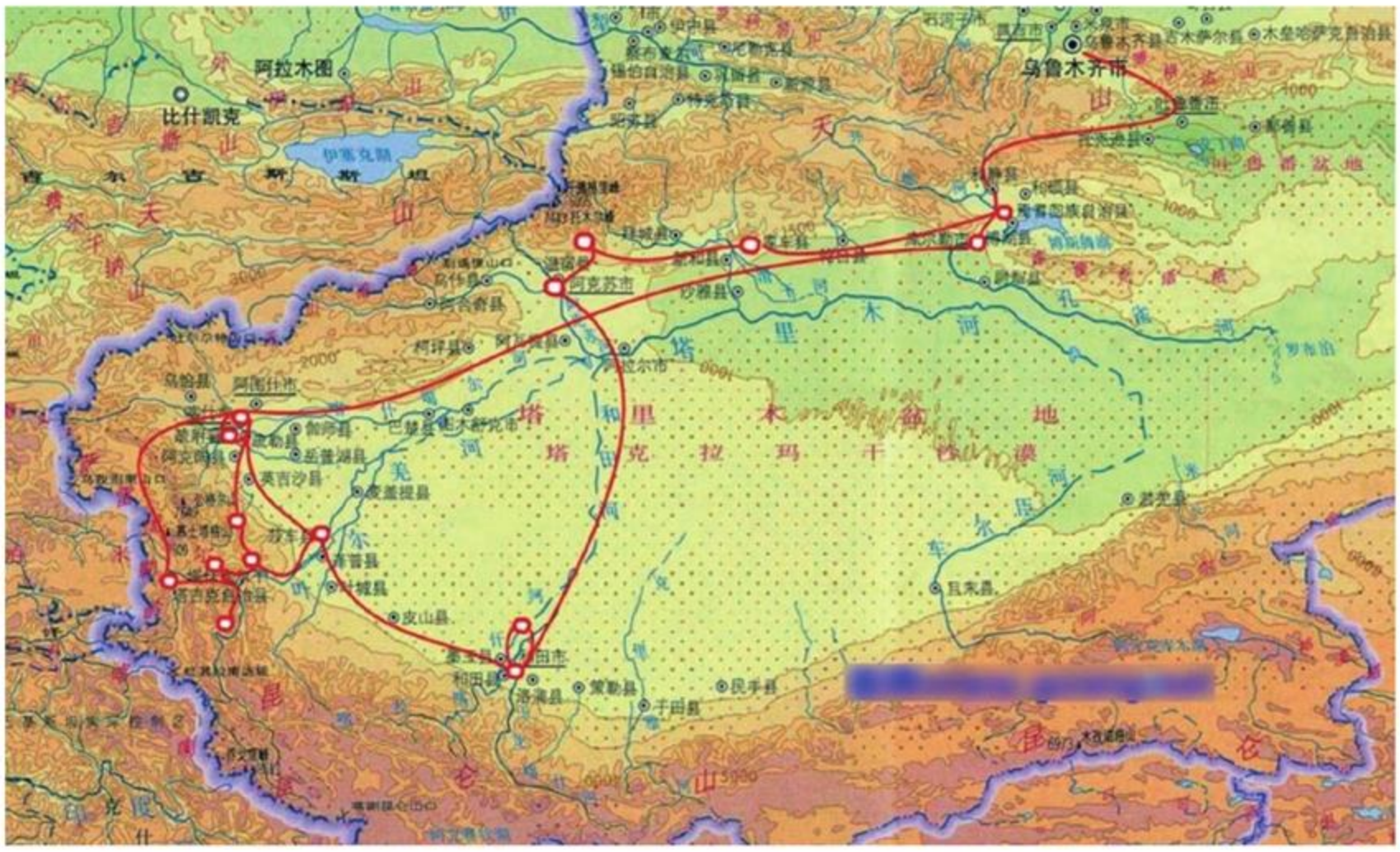
再説説這遊記的「體例」。

和以往不同，這次我不打算按時間順序寫。因為多數人並不了解南疆地理，一串地名上來，很容易把人搞暈，再者，我經常走「8」字行程，重複訪問某些地方，細説起來更亂。

學過中學地理的都知道，新疆南部是個盆地，四周是大山，中間是塔克拉瑪干大沙漠。山裡融化的雪水流出來，在出山口附近的沙漠、戈壁上形成一些綠洲，人就主要在綠洲裡生活。南疆盆地一個圓圈，有大大小小不少綠洲，它們中間被沙漠隔開，但地理結構、生活方式基本相似，所以沒必要逐個介紹。

我想重點展示的是：一，綠洲上游的深山；二，綠洲中央的繁華城鎮；三，綠洲裡的普通農村和農民的生活。這幾個因素加起來，便是一個完整的南疆綠洲環境。

這種觀察方法，是從上世紀美國學者歐文．拉鐵摩爾（Owen Lattimore）那裡學來的。他是研究中國邊疆的天才，我這些年遊走藏區，最終到新疆工作，便是受拉鐵摩爾的影響。



我第一次南疆之行的行程圖，紅圈是住宿過的地方。

2016 年 9 月補記：

以上是我 2015 年初第一次遊歷南疆之後寫的，在網絡上發佈的題目是《2015 南疆行：看看新鮮、真實的新疆！》。此後，我還有幾次南疆之行，比如 2015 年夏天，陪一對藏族喇嘛師徒遊新疆（包括南疆）；2016 年寒假的一個月，我也是在喀什、和田兩地度過。之後還有幾次短期去南疆。和第一次南疆之遊相比，後來這幾次就有比較專門的目的了：或者是選擇一兩個主人公拍紀錄片，或者是考察當地的傳統手工業，所以後面這幾次就沒有寫完整的遊記。但為了讓本書內容更完整，我寫了 2016 年年初和夏天在莎車縣一個農村的見聞，作為本書的結尾部分，也算是展現維吾爾綠洲農村生活的一個小個案。

第一編：綠洲裡的城鎮

- 在莎車縣：荒地鎮的巴扎
- 莎車縣的老城：回城
- 晨逛老城
- 「回城」的麻扎、清真寺與夜市
- 「遺老」氣質的名城：喀什
- 草湖鎮：生產建設兵團的一個團場
- 庫車縣的維族老城

在莎車縣：荒地鎮的巴扎

我選擇莎車的原因，是在 2014 年 7 月 28 日，這裡曾發生過一起不小的動亂。當時的情況是：一夥當地人從艾力西湖鎮出發，沿著公路衝到荒地鎮，沿途裹挾遇到的村民，在公路上設路障，燒車輛，一輛大巴車上的四川民工全部遇害，還有兩位去墩巴格鄉上班的維族幹部遇害。之後政府迅速調兵設卡，撲滅了這次動亂。和新疆曾發生的其他暴恐事件相比，這次動亂參與的人數更多，可以說很多農民是在混亂中頭腦發熱、一鬨而上，不是單純的小團夥作案。

我想去看的，便是艾力西湖鎮和荒地鎮。

莎車縣城大，長途客運站有好幾個，我要坐的鄉間巴士都在城北客運站。這種鄉間巴士的乘客，漢族很少，主要是當地的維吾爾族老鄉。鄉間柏油路路況不錯，這位班車司機喜歡飆車，不能容忍被超車，車速很有點嚇人，還差點把一輛驢車撞飛了。乘客們倒是很習慣，沒人覺得危險。

沿途這幾個鄉鎮裡，艾力西湖鎮設防最嚴，鎮街兩側都裝了鐵柵欄，大街上有武警巡邏，公路沿途還能看到好幾個駐紮著武警的大院子。

我先坐車到了最盡頭的墩巴格鄉，再依次往回返。這一路最熱鬧的是荒地鎮，因為這天是巴扎日。巴扎就是漢地的鄉間大集，我老家的集市是按陰曆算的，比如逢二、七日子起集，巴扎則都按星期計算。

這個巴扎市場，在荒地鎮去往艾力西湖鎮方向，離鎮中心還有約兩公里距離。各村老鄉們多是趕著驢車前往。鎮上還有四輪「公共馬車」，花兩元錢可以坐到巴扎，我也坐了這種馬車。順便說一句，新疆和中原傳統上都是兩輪馬車，四輪馬車應該是從俄屬中亞傳進來的歐洲款，但結構已經大大簡化。

整個巴扎裡，我就見到了一個漢族，是個擺服裝攤檔的四川人，也是我這天出縣城後遇見的唯一一個漢人。他說，從去年（2014）七月出事之後，很多在莎車做生意的漢人都嚇跑了，包地種棉花的也跑了，到秋裡，滿地白白的棉花沒人採摘。他自己倒採取了一種聽天由命的態度。

還見到了一位民間藝人，跪坐在地上邊彈邊唱，音調激昂。時而有過客放上一塊錢，他都會彎腰致謝。

當地男人喜歡戴黑色皮帽子，我在巴扎裡顯得有點突兀，為了不引人注目，我也買了頂黑皮帽子戴，砍價到了五十塊錢。這應該是最低檔的



新疆和中原傳統上都是兩輪馬車，四輪馬車應該是從俄屬中亞傳進來的歐洲款，但結構已經大大簡化。



專門停驢車的地方，密密麻麻一片，很壯觀。



牲畜市場，賣羊的最多，驢子次之，牛也有一些，沒見到馬。

皮帽子，皮子沒硝好，一股羊羶味，在頭上捂熱了，就升級成臭烘烘的味，熏的我頭昏腦漲。但戴上這帽子，在人堆裡立刻不招人注意了。

驢車在傳統維吾爾社會很普遍，但現在正在被電動三輪、摩托三輪取代掉，目前在喀什地區，驢車還算比較常見，到和田、阿克蘇等地區，就沒那麼多了。再過幾年，也許驢車會在新疆絕跡，甚至成為「非物質文化遺產」。我後來曾萌生過買頭驢子騎著周遊的想法，在賣驢巴扎問了一下，要四五千塊錢一頭，覺得貴，沒買。

另一面就不那麼祥和了。見到一張大通緝名單——「莎車縣近三年涉案在逃人員名單」，裡面多是八十、九十後。

最後，還想説説莎車的那次「7·28 事件」。

一個月的行程裡，我到過莎車兩次，路線並不一樣。這兩次之間，我聽到過關於那次事件的一些民間版本，和官方版本最大的不同，就是死亡人數。

按照官方新聞，那次遇害的群眾，和被軍方擊斃的亂黨，都是幾十人規模。但我中間去山區遊歷，聽到有些漢人的説法是，暴恐事件中遇害的群眾人數和被軍方鎮壓擊斃的暴恐分子人數都多得多，甚至還提到了飛機大炮……

我沒當面質證，但實在沒法相信（跟普通老鄉沒必要爭這個，他們也是輾轉聽的傳聞）。第二次到莎車縣後，又找機會向當地的維族朋友求證，他們的説法居然大同小異。

但追問一下，説這話的人也承認，這只是聽來的傳聞，不是親身所見。我自己到兩鎮遊逛過，對荒地鎮更熟悉些，對上面那些傳聞，只能持否

定態度：那兒根本沒有炮火之後的村子廢墟。

而且，漢、維雙方的傳聞裡都提到了「飛機」，其實就是喀什地區天上常見的米-171 運輸直升機（後面照片裡能看到它），搞例行巡邏的，出事兒那次應該是用來運兵和巡邏瞭望，直升機本來就噪音大，成群飛來飛去，給老鄉們的心理震撼很大，所以產生了「飛機滅村子」的謠言。

平定民間小動亂這種事兒，其實根本用不上武裝直升機——如果真動用了飛機的火箭彈、炸彈，老鄉們的傳聞肯定會更加詳細具體、五花八門。

至於謠言為甚麼會產生，維、漢老鄉都樂於傳播，我想，誇大自己人方面的傷亡，是尋求悲情之感；誇大對方的傷亡，則是獲得安全感和勝利感。生活在南疆、乃至新疆的漢人，都有種不安的緊張（說俗點就是膽小），更需要這種「大鎮壓」的神話來給自己壯膽。

由此我甚至想到，民間故事裡經常說，當年王震在新疆手腕如何如何，應當也是基於這種心態編造出來的。事實是，南疆的傳統民風一直很順從、很容易管理，甚至在維吾爾族形成之前就這樣了。從古至今，控制這裡的要麼是中原王朝，要麼是強大的北方遊牧族，綠洲居民從沒真正「獨立」過。

清朝剛把統治伸展到這裡時，滿洲高層就發現「回人素性怯懦」，甚至「比之以羊」（《平準方略》、《守邊輯要》，轉引自管守新：《清代新疆軍府制度研究》）。這個「回」在清代指維吾爾族，後面會有詳細解釋。王震之類的民間故事，我在南疆轉悠一圈之後，就不敢相信了，除非誰能拿出第一手的證據。

當然，莎車為甚麼會發生 2014 年的動亂，也有它背後的原因。一方面是社會問題，另一方面，綠洲的環境都比較封閉，信息交流不暢，容易滋

生各種謠言，晚清民國來新疆的西方探險家，如斯坦因（Marc Stein）、斯文．赫定（Sven Hedin），對此都有過很生動的描繪。

這種非理性的騷亂，也是新疆乃至中亞綠洲歷史的一大特色，這裡常有某位汗王因為一次偶發的騷亂倒台的故事，本地的歷史也常因為這種非理性的騷亂、民變而改寫。

補 充

2016 年初，我從巴楚縣去往莎車縣，又在荒地鎮—艾力西湖鎮這條公路上跑了一趟，看見沿途那些原來駐紮武警的院落都空了，士兵們都撤走了，這也算局勢走向緩和的一個表現吧。

莎車縣的老城：回城

看過鄉鎮，回到縣城。2015 年初，我曾經兩次在莎車停留，中間是去了山裡。

莎車縣城頗大，街市繁華，生活舒適。這裡的人不分維漢總愛自豪的說，莎車是新疆最大的縣城。街頭的安保也很多，主城區每個街口都有警務點，巡邏車也多，我坐出租車，在街口等一個紅燈的時間，就陸續開過去三輛巡邏車。

從 2014 年 7·28 艾力西湖、荒地鎮動亂以來，莎車縣的網絡、手機短信



2015 年初安保森嚴，街頭時常可見巡邏車。

就全切斷了。我到這裡第一天，剛開通了手機短信，維漢老鄉們都很興奮，傳言網絡也將開通，但事實是一直沒開。警方常常查手機和電腦裡有沒有極端、恐怖視頻，他們覺得麻煩，索性不用。

還有奇怪的地方，不知何時何地，空中會飄來一絲無線信號，手機的微信消息會多幾條，再想往外發就不行了。我先後在莎車住了五六天，碰到了兩次這種事。

莎車縣的主城區，大概漢、維比例是對半（走在大街上的隨機印象）。據說 7·28 之後，漢人已經跑了很多。我覺得很可惜，因為來這縣的四川人多，四川人是個很聰明、好玩的群體。

找了家維族旅館，叫「圖瑪熱色招待所」，不知道是甚麼意思，標準間一天八十。裝修很有民族風格，富麗堂皇。

旅館前台的小伙子叫艾比布拉，旅館是他堂哥開的，他在一個建築公司上班，冬天沒事，就在旅館工作，一個月一千多塊錢。再加上公司的冬休費兩千，有三千多塊錢收入。這兒有個很固定的客源是和田老鄉，到這裡賣撿到的玉石，似乎還沒住過漢人顧客。

莎車是個歷史名城。這縣名來源於漢唐時期這裡的小國——莎車。從宋代開始，南疆逐漸改為說突厥語的地區（漢唐時候，南疆人說甚麼語，其實沒有標準答案，似乎各種語言混雜），地名也發生了變化，這裡叫做「鴨兒看」——這是元、明時候很準確的音譯，現在維語的發音仍一模一樣。文雅點兒的漢譯，則叫「葉爾羌」。

再到晚清時，新疆建省，同時要建立縣的制度，又把漢唐時期的「莎車」古稱翻了出來，變成了現在的縣名。南疆地區，這種從漢唐史書中復活過來的縣名不少，比如疏勒、溫宿、于田、皮山、焉耆等等。

另外，莎車曾是歷史上葉爾羌汗國的都城。這個汗國，是成吉思汗的蒙古大帝國解體之後的產物，存在於明朝後期和清朝前期，是一支成吉思汗後裔建立的小國，他們語言上已經維吾爾化了，也改宗了伊斯蘭教，鼎盛時期基本統治了整個南疆。而在整個明朝，中原都不能控制新疆。到清前期康熙年間，來自北疆草原、信喇嘛教的準噶爾蒙古把葉爾羌汗國滅掉了。之後準噶爾蒙古又被清朝乾隆帝滅掉，南北疆才再度處於中原政權的統治下。統一的格局一直持續到今天。

第二次到莎車縣的時候，我才聽說，原來莎車還有個老城區，當地叫「回城」——這個回還不是回族，而是清代對維吾爾族的稱呼，因為那時還沒有「維吾爾」這個詞，對一切信伊斯蘭教（回教）的都稱回民。那麼，維吾爾這名字又是怎麼來的？它來自元朝蒙古人說的「畏兀兒」，不是指今天所有的維吾爾族，而是特指當時哈密、吐魯番還信佛教的那些人（那時信伊斯蘭教的就是「回回人」了）。1920 年代，蘇聯搞民族識別工作，從古書裡把這個詞翻新了出來。中國也就引進了蘇聯的名稱。

莎車老城還是很純粹的維吾爾族聚居區，本地的漢人很少到這裡逛。我連著逛過好幾次老城，因為在春節裡，新城區的漢人飯館大都關門了，維族不過春節，所以老城一直熱鬧（他們過的年，是伊斯蘭教的肉孜節和古爾邦節）。可惜老城沒有旅館，我沒能搬過來住。

和新城區相比，老城一大特色，是沒那麼多軍警巡邏。當然也不是沒有安保措施，很多街口都設了欄桿，不讓汽車進入，還安排幾個當班的老鄉執勤，反正也沒甚麼事，就是懶洋洋坐著。

老城裡有條街道，畫了很多宣傳畫，看落款，是出自各小學的美術老師之手，大概也是政府的宣傳手段之一。

有些畫像人物會被塗抹，破壞。比如有張圖中間有一位應該是漢族形



老城的街巷，很多電三輪，有自家用的，也有出租車。



很多街口都設了欄桿，不讓汽車進入。



老城街巷裡的一座清真寺



老城街道邊的宣傳畫



老城街道邊的宣傳畫



宣傳畫中人物的眼睛被刮去



宣傳畫中人物的面部被塗抹

象，眼睛就被刮掉了。開始我還想，是不是漢族形象才會被破壞？後來發現不是。總體規律是：離清真寺近的畫，容易被塗抹。

伊斯蘭教義不准刻畫人或動物的形象，原意是禁止偶像崇拜，但沒文化的老鄉們又生出很多新説法，比如，到晚上，畫像人物會變成妖怪，跑出來為非作歹，把它眼睛敲掉就好了。所以在新疆這兒，破壞石窟佛寺的雕塑和壁畫，也是一大傳統，許多著名佛窟壁畫，人物眼睛都被刮去。

這種往牆上畫畫，或者塗抹牆上的畫，都近似兒童的遊戲惡作劇，沒必要太較真。

晨逛老城

逛莎車老城，我又把皮帽子戴上了，但和逛巴扎的效果不同：巴扎裡人多熱鬧，戴上帽子便沒人注意；老城街道沒那麼擁擠，戴這帽子反倒引人注目，因為我明顯不是當地維族，他們看見外來的漢人戴這帽子，都會開心一樂。一位擺攤的大媽甚至朝我喊：「真像我們新疆人！」

這正好提供了聊幾句和拍照的機會。否則，貿然給陌生人拍照，顯得很唐突，沒禮貌。我一直當不了那種專門走街拍人像的「人文攝影師」，就是覺得自己臉皮不夠厚，不好意思貼近了給人拍照。但在南疆，我也能「人文」一把了。



老城裡電動自行車、電三輪非常多，腳蹬的自行車完全沒有了。維吾爾人喜歡懶散、閒適的生活，有省力氣的方案絕對不會放過。我後來幾次遊南疆，也基本沒見到過蹬自行車的維族。



又把皮帽子戴上了，但反倒更引人注目。

在南疆和中亞，傳統的城市街道，幾乎都沒甚麼南北方向。一般都是：老城區中心一座大清真寺，幾條大街呈放射狀向外伸展，小巷子又從大街分出來。如果從衛星地圖上看烏茲別克斯坦城市街景，這種風格更明顯。



賣肉的舖頭



賣饢餅的攤位。饢是當地人主食，便於存放，就著茶水吃，最省事兒。不同師傅做的饢，大小、味道都有區別，還有某些帶餡的饢，比如葡萄乾餡。有些農家自己做的饢，好像是發麵的，更厚實，樸實無華。



賣羊頭的，羊頭經過燒燎去毛，燉熟便可以吃。



這老兄主動請我給他拍一張



一位女店家



這老漢的形象非常酷，眼神深邃而憂鬱。其實在下一秒的照片，他就是開懷的笑了。但我更喜歡這張定格的憂鬱。



鐵器舖子，畫面下角是一個走街賣饢的小傢伙。



賣兒童搖床的店舖



樂器舖子，這種樂器好像叫都塔爾。



一個轉角樓，別有風味。



這個清真寺旁邊有很多商店和攤點



跨過街巷的建築



傳統中亞風格的建築



很有特色的街景



主街之外，居民區的小巷子。



幾個做饢的小伙子



叫「鷹嘴豆」的一種小吃，
可以算某種涼拌菜。



日常生活



賣煤的一家子



大樹下的一個鐵匠。這老兄站在一個及膝深的坑裡，便於操作。看見我來拍照，他叮叮噹噹敲打的格外賣力。產品是當地的農具，坎土曼。



賣炸魚的夫妻。開朗樂觀的老闆娘拉著害羞的老公合影。這種大塊的炸魚，在南疆很多地方都常見。



很可愛的小孩



三個花頭巾的姑娘。臉型頗似蒙古人，這裡是葉爾羌汗國的都城，蒙古裔統治者最終也融合到了維吾爾族之中。



一群兒童指著我大喊：「壞蛋！」——我戴皮帽子的形象，確實像壞蛋。

遊走中，聽老城的人説，這裡馬上要拆遷了，重建以後估計和新城區沒啥區別，老城的面貌將一去不復返。這些照片，估計是老城最後的影像記錄了。

其實，南疆缺的是水，不是土地，政府規劃新城，實在沒必要把老城拆掉，給老城居民翻新自己住宅的自由就好。這種傳統的街巷，和裡面的生活，是比十二木卡姆、《福樂智慧》之類更鮮活、珍貴的遺產。沒有了原生態的生活空間，一切藝術都會變成沒有生命的化石，猶如今日漢地的京劇。

後來，把相機裡的照片給艾比布拉看，他很吃驚，因為從沒聽説一個漢人敢跑到老城去，還逛了這麼久，讓我著實得意了一下。

還想閒扯幾句。現在旅遊業發達了，單反相機、DV 普及，遊客拿相機亂拍當地人，時而發生些讓人不快的事件，藏區尤其多一些。我見過一些組團攝影的，往往核心是一位身背高級攝影器材的中老年，被簇擁著叫「老師」，拍攝陌生的藏民毫無顧忌，幾乎要貼著人家鼻子下巴了。那樣確實可以拍出很有視覺「衝擊力」的照片，因為生活中除了情侶，誰也不會湊這麼近看人，但……

所以，旅行拍人，得注意一下待人接物的態度。進入人家的生活世界，最好學學當地人的禮節，比如在南疆，把手放在胸前、稍微欠身，便是致敬之意，對方也會給你善意的回應，能説個 SALAMALIKONG、YAKEXIMSAIS（你好）會更好。維族鄉親之間，這些行為都非常普遍。即使不照相，到別人的社區遊逛，也該有點禮貌意識。

至於照相，應該把照片回放給人家看看，他們往往很有興趣，擺個更瀟灑的姿勢讓你拍。如果時間從容，我還喜歡把相機交給當地人，讓他們自己拍，因為想法和理念不同，他們往往能拍出更令人驚奇的照片。我

以前在藏區逛，經常這樣做。玩相機這類數碼產品，年輕人、尤其是孩子，興趣都很足，而且上手很快。

補 充

上面是 2015 年初的莎車縣城。再後來我到莎車縣，網絡信號已經開通了，原來結識的艾比布拉等朋友，也加了微信和 QQ 聊天工具，時常看他們發佈個照片或動態。不過在喀什、和田，智能手機還不太普及，很多老鄉用的還是老式手機。

我住的那家「圖瑪熱色招待所」，後來聽當地朋友説，這名字來源於阿拉伯語的人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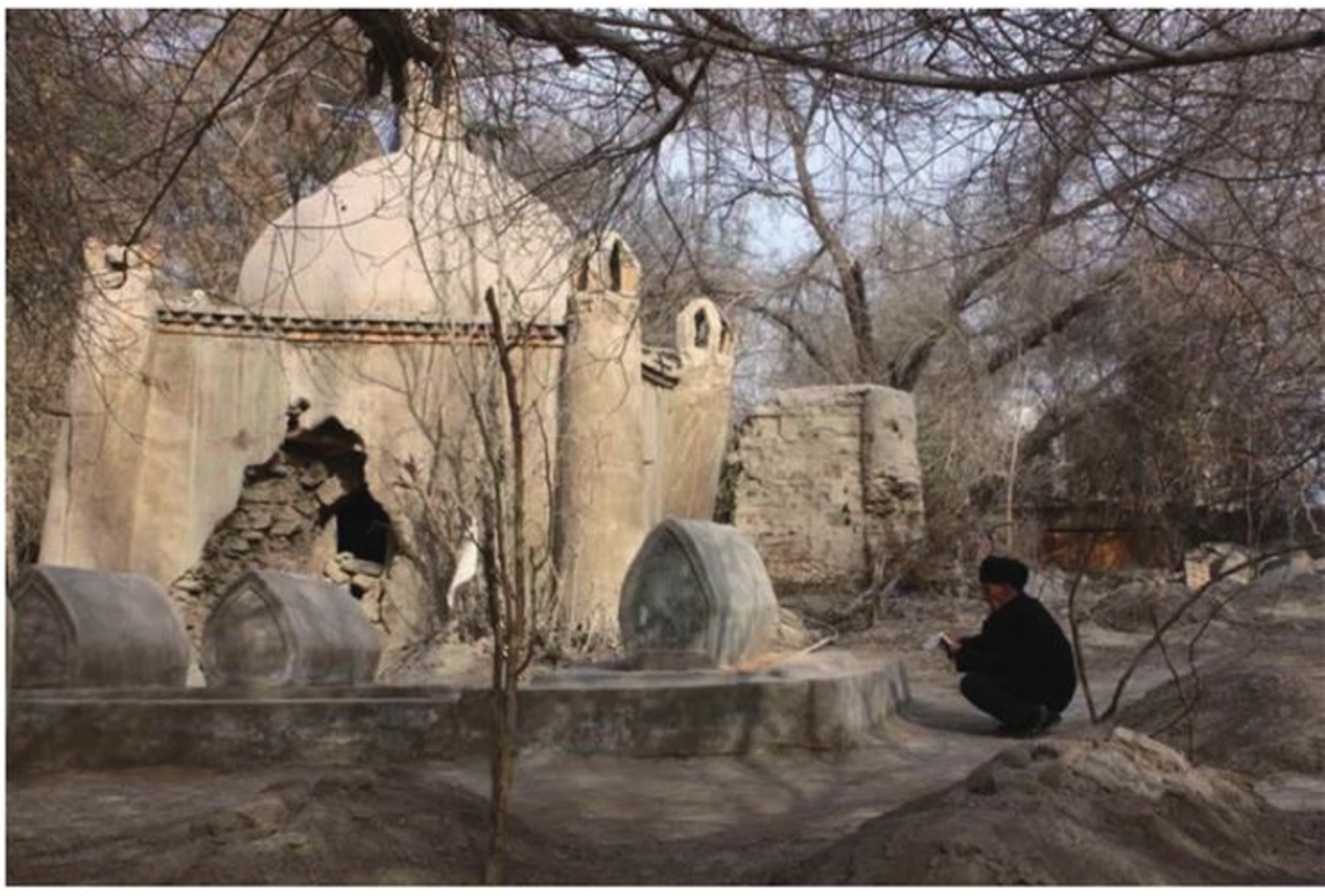
2016 年夏天我重遊莎車，老城區已經開始分片拆遷了，很多原來熟悉的街巷已經變成了廢墟，還不知道新建的街區會是甚麼樣。還新建了一座「葉爾羌汗王宮」，準備作為旅遊景點經營，建築比較有當地傳統特色，希望它營業後能比較繁榮。

「回城」的麻扎、清真寺與夜市

在老城遊走，無意間走進了一處「麻扎」——墓地。民居和墓地和平共處，在各地的維吾爾老城都很常見。這裡叫「加拉提汗尼木麻扎」，還是文物保護單位，我不搞新疆本地歷史，不知道有甚麼來歷。有當地人說，這是葉爾羌汗國後期一個王族夫人的家族墓地，「加拉提汗尼木」直譯就是「血腥女士」、「殺戮夫人」，據說她曾殺人多得「讓鮮血推動水磨」，有一部現代小說講這段歷史，漢譯本的書名就叫《魔鬼夫人》。聽這介紹，我覺得就是好萊塢大片的題材。當年華貴血腥的王室美女，現







左上圖　文物保護單位「加拉提汗尼木麻扎」，「加拉提汗尼木」直譯就是「血腥女士」、「殺戮夫人」。

左下圖　這種石棺造型，是墓地的地面標誌物，一般是土坯、磚疊砌，有的外面抹水泥加固。講究一些的墓地才會這樣，不太講究的就是一方平地。

右　圖　墓地內，一位老人正蹲著唸誦古蘭經，不知有何用意，他一直唸得入神，我也不好去打擾。



古老的阿孜那清真寺



清真寺裡，禮拜堂門前是脱鞋的地方，進去祈禱之前要脱鞋。

在也只剩了一片荒墳。

老城還有一座古老的「阿孜那清真寺」，本地人都説該去看看。我兩次去，都是黃昏時分。

第二次來時是週五，穆斯林集中做禮拜（乃瑪兹）的時間，有個中年男子指著院子角的梯子，説可以上到屋頂看看。

我踩著很陡的梯子往上走，透過牆上一扇小窗，看到了禮拜堂內景，有點昏暗的燈光裡，幾位長鬚老者，對著一面牆肅立誦經，穿的是老式條紋長袍，頭上裹著纏頭巾，和十九世紀俄國人在中亞拍的照片一樣，讓人頓覺時空穿越。清朝把現在的回族叫「漢回」，把維吾爾族叫「纏回」，便是來自纏頭巾。

順帶説一句，在新疆的維族地區逛（包括北疆），每到清真寺人氣較旺的地方，我都格外安心，因為宗教信仰虔誠的人，都比較忠厚仁義。反之，如果宗教氛圍不濃的地方，風氣往往會澆薄一些。

禮拜堂的屋頂上排列著一些半球，那是大殿的小穹頂，一個穹頂便是一根柱子。據説這個大殿的柱子數量是個謎，有時數是四十根，有時則是四十一根。(我自作聰明出主意：往每根柱子上貼個標籤、寫個序號，不就數清楚了？人家回答：早就有人這麼幹過，還是不行……)



大殿的小穹頂，一個穹頂便是一根柱子。



最高的「牌樓」



俯瞰老城居民區，燈火中的老城主街。

夜幕降臨，燈光亮起，老城的主街喧鬧起來，各種小吃攤點的三輪車從小巷裡浩浩蕩蕩駛出來，大街上頓時熱鬧起來。這是老城最歡快的時節。

夜市裡有各種小吃攤，其中還有著名的「新疆切糕」。說到切糕，在內地一度是熱點話題。前幾年在內地城市，經常有維吾爾族賣切糕訛詐人。手段是：一刀切下一大塊，讓顧客必須買走，而且謊報價格，動刀前說二十元一斤，切完就變成二十元一兩了，你不買他就掏刀子嚇你，一般人都怕，只好買了。「新疆切糕」幾乎成了訛詐的代名詞。

在新疆的維族，從來沒有用賣大塊切糕訛人的。至於在內地「切糕訛詐」為甚麼會很普遍，我想有幾方面的原因：













左上圖　這就是著名的「新疆切糕」了。有不同的質地，比如核桃、芝麻、葡萄乾，用麥芽糖粘起，切成半個煙盒大小的塊兒，根據材料，賣一元到四五元不等。新疆維族做生意有個特點，就是那些稍貴的東西，儘量分成小份、小塊，讓人花不多的錢就能買到。

左中圖　隔壁攤主的小女兒

左下圖　馬肉攤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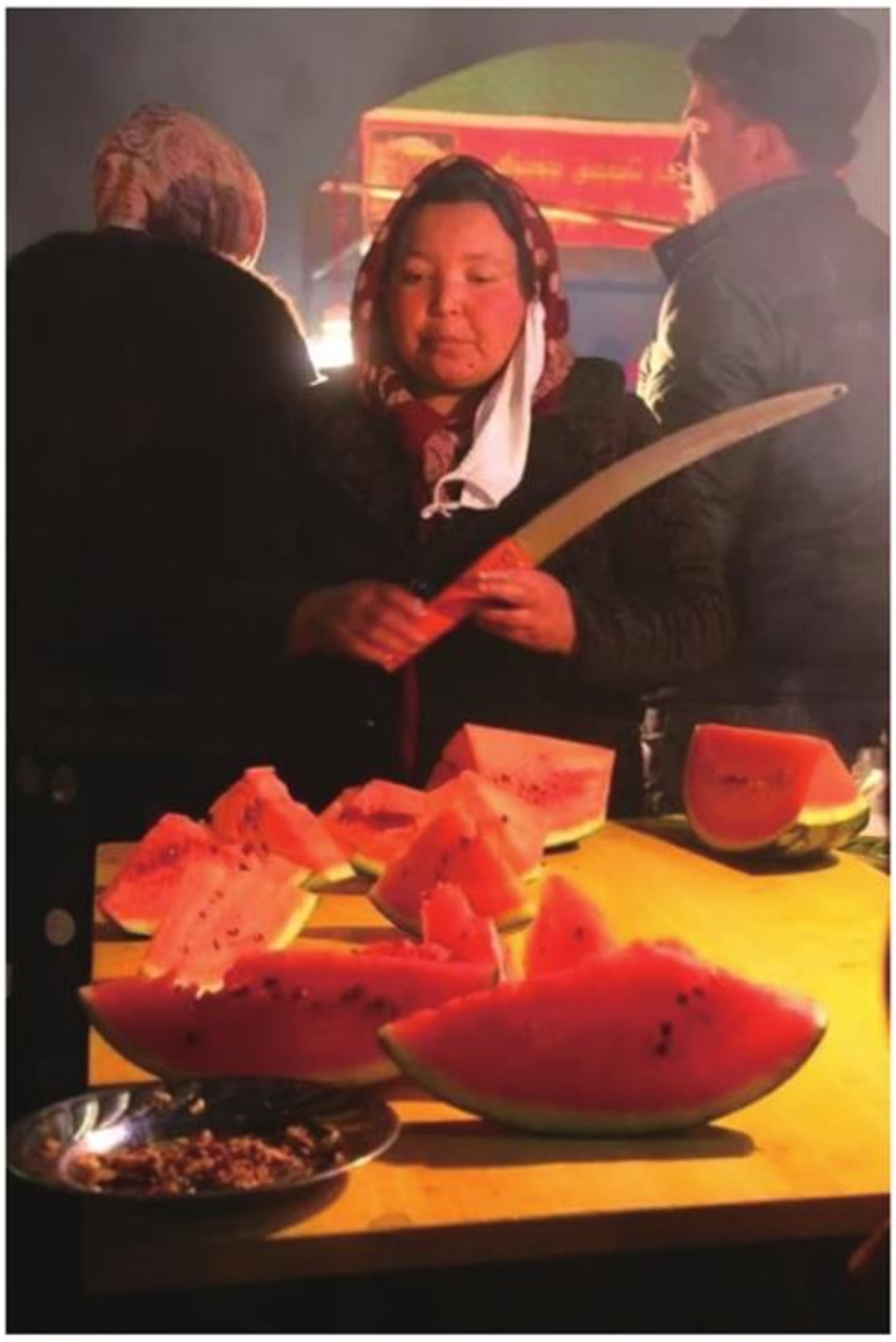
右上圖　賣雪糕的攤子，小杯的一塊錢，還有露天的桌凳，是休閒好去處。

右中圖　賣烤包子的少年。這種包子一般是純牛肉餡，在烤饢的坑裡烤熟，脆香，內地人一般沒這口福，能吃到個饢就不錯了。

右下圖　烤好的魚肉，十塊錢一份。









左上圖　馬肉攤子。維族不吃驢肉，但能吃馬肉。和牛肉相比，馬肉肉質更軟，味道更香。（北疆的哈薩克族也吃馬肉，是煙熏風乾，和南疆鮮肉燉熟的做法不一樣。）

左下圖　這是烤雞排和烤魚的。我坐這兒吃了塊烤魚，和油炸魚的風格不一樣，更鮮嫩。

右上圖　瓜攤老闆娘

右中圖　烤鵝蛋。蛋清緊緻瓷實，蛋黃大而香，八塊錢一個，蘸鹽和胡椒粉，吃著過癮。

右下圖　烤蛋的工藝，其實是用熱灰煨熟。小的是雞蛋。在別處還見過用鐵架子烤的。

第一，維吾爾族和漢族相似，都是農耕民族，社會倫理規範，都是在老家的熟人圈子裡有效，有的人到了陌生環境裡，就有點為所欲為了。

第二，漢人傳統思維是，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把外族人（尤其是相貌不一樣的）都視作不講理的化外蠻夷，自己先怕了，也給了那些闖世界的切糕黨勇氣。

第三，當然就是法制不夠啦。被訛詐的人報警，有的警察也不敢管，和稀泥、讓人掏錢了事。這是執法部門的失職瀆職，把人慣壞了。內地大城市，前些年還有維族人幹小偷小摸的，警察都不太敢管，和切糕黨一個道理。他們其實沒啥專業素養，近乎是明著來。

我在北京讀博的時候有個同學，是新疆出生、長大的漢族，會說幾句維語，一次在人民大學附近，見到個維族孩子掏人錢包，他喊一聲「巴郎子」(維語：孩子)，小跑幾步上去拽住，用磕磕絆絆的維語教訓了兩句，小孩乖乖把錢包交了出來。遙控孩子的大人其實就躲在附近，也沒敢出來作對——因為聽到維語，他們立刻回到了家鄉的生活氛圍，為非作歹的心就息了。

當然，我同學這樣的，在新疆漢人裡也不常見。他從小生活在孤兒院，和各族孩子們一起長大，經歷很傳奇。

以上就是在莎車縣的走馬觀花。

「遺老」氣質的名城：喀什

這次行程裡，我到過喀什兩次。第一次是一個人逛，第二次是和一位同事——尤努斯江教授——一起逛。他碰巧也來喀什附近訪古，於是同遊了一天。

在維吾爾歷史文化裡，喀什一直被放在中心位置，它曾是規模最大的維吾爾都市，出過很多文化人，據說各種手工業也最發達。現在新城區擴大了很多，老城區也保留了一些，老城中心的艾提尕爾清真寺，是喀什的代表景點。維吾爾人很認這個地方，別管是大學的教授，還是縣裡、村裡的老鄉，到了喀什，總愛在這附近找旅館住。

冬天不是旅遊季節，老城不太擁擠。尤努斯江教授帶著我逛，現存老城不算大，走路半天就基本逛完了。尤努斯江教授邊走邊指點：這裡曾經是喀喇汗王朝的王宮，那裡是葉爾羌汗國的清真寺和經學院……

老城裡有各種手工業的舖子，陶器作坊的招牌就有很多。此外還有很多門店，如打造鐵質農具的、製造車馬具的……很多都鎖了門，開門的也比較冷清。

說老實話，現在用工業流水線的方式生產這類東西，要比手工作坊質量好、成本低。這些作坊都在喀什老城中心，寸土寸金的地方，顧客卻都在農村，盈利恐怕連房租也抵償不了。尤努斯江教授說，這些門店大都是老闆自己的，不用考慮房租問題，才能維持。而且，這些手藝現在也



老城中心的艾提尕爾清真寺，喀什的代表景點。



老城裡賣陶瓷器的門店，不像是在這裡燒製的。



高台民居。圖片中間白色的，是結冰的吐曼河。

是非物質文化遺產，被旅遊業支撐著。

緊鄰老城的另一處「景點」是高台民居，就是一片黃土高地上的居民區。

高台民居的特色，是各種「私搭亂建」，樓上蓋樓，甚至連街道的空間都佔用了。尤努斯江教授說，以前的高台民居，其實就是喀什的貧民區，所以才有這種景觀。以前有錢、有地位的，都住在老城那邊。

在 2000 年前後的十來年中，喀什老城和高台民居曾是南疆很重要的旅遊景點。2005 年，日本 NHK 電視台的《新絲綢之路》紀錄片，壓軸的一集就是介紹喀什老城，那時旅遊業正火。但現在，不管是老城還是高台民居，已經有很多傾頹乃至廢棄的。有些已經改建成了新房，有些還在拆除之中。

喀什老城給我的感覺，還是旅遊業的味道太濃，街道和民居雖然還是傳統



高台民居的特色，是各種「私搭亂建」。



樓上蓋樓，甚至連街道的空間都佔用了。



老城和高台民居，有些在拆除之中。

式樣，但已經自覺轉向了旅遊業的定位。這有點兒像北京後海的老胡同。而且近年來新疆局勢緊張，很多遊客不敢來了，喀什老城會變成甚麼樣子，現在真不好説。相比之下，南疆很多縣城，如前面的莎車，後面的庫車，不像喀什有這麼多歷史遺產，或者説歷史包袱，就顯得更從容。

我不想住漢人多的新城區，也不想住旅遊味道太重的老城區，就在老城北邊找了一家旅館，但也有點失策，這附近是一家很大的「人民醫院」，醫院附近的小飯館，都是糊弄那些進城求醫問藥的老鄉的，很差勁。

尤努斯江教授帶我去過一個不錯的飯館，在艾提尕爾清真寺旁邊小巷子裡，裝修很漂亮，抓飯好吃，一份 18 元，還有免費紅茶，玻璃茶壺用小蠟燭加熱，還有方糖和彎曲的攪拌勺。尤努斯江教授説，這是土耳其風格的茶具。

以前就聽説過，維吾爾族在文化心理上頗認同土耳其，語言比較相近，



艾提尕爾清真寺旁邊小巷子裡的飯館，土耳其風格的茶具，喀什傳統街景的油畫。

而且土耳其也是伊斯蘭國家裡比較世俗化、經濟比較發達的。維族人做生意賺了大錢，許多人移民土耳其。

飯館牆上還有很多油畫，都是喀什街景，有些地方我曾逛過。油畫裡面生活氣息很濃，實地卻有點蕭條了。這飯館讓我領略了喀什的文化底蘊。我一個人逛的話，總喜歡往比較草根的地方鑽，這一面看的較少。（2015 年夏天，我帶一對藏族喇嘛師徒遊歷新疆，又在這家飯館吃了一次晚餐，爺兒倆都嘖嘖稱奇，長見識了。）

一個晚上，我獨自在旅館附近逛夜市，小吃攤上認識了一對塔吉克父子，兒子在喀什郊縣讀中學，現在放寒假，父親來接他回家。父親幾乎完全不會漢語，兒子則能說一些。

說來也奇怪，本來這父子倆很低調，縮在小吃攤的燈影角落裡，但就是這低調和默不作聲引起了我的注意。牧人都有一種坦誠、直率的氣質，別管是甚麼民族，在夜市的喧鬧中，我立刻感受到了這不一樣的「氣場」，那是在喧囂輕浮裡的一種厚重沉穩。他們家在塔什庫爾干縣縣城附近，距離喀什三百公里，還邀請我去家裡做客——後來真實現了。這留待後文詳述。

當時喀什街頭的安保很嚴，武警的防暴車一直在巡邏，城郊公路上則是拉著武警的綠篷軍卡。在喀什附近的疏勒縣城，麵包車帶著一隊穿迷彩服的「民兵」在巡邏。民兵都是維吾爾族。好像在三個月前，這個縣城發生了一起投擲爆炸物的暴恐大案。

南疆的公路上，還有很多檢查站，坐長途班車的話，每經過一個縣，至



巡邏中的武警防暴車。發生暴恐事件後，喀什街頭的安保很嚴。（2015 年）

少要經過一座檢查站，當地人用漢語稱之為「卡子」，班車上的人都要下去刷一下身份證，老人一般不用下車，婦女有時也不用，執行標準也不是很嚴格。

從喀什去莎車縣，要經過一片沙漠。高速公路上汽車很少，經常跑一兩分鐘，對面也見不到一輛來車，火車則更稀少。南疆地區人少而分散，經濟總量也不大，運輸量估計餵不飽一條鐵路。



從喀什去莎車縣，要經過一片沙漠。在長途車上眺望南疆鐵路。

草湖鎮：生產建設兵團的一個團場

南疆巴州、阿克蘇、喀什、和田四地州，各有生產建設兵團的一個農業師。喀什地區的兵團主要在東北部，靠近阿克蘇地區。在喀什地區腹地，其實兵團數量不多，只在疏勒縣有兩個團，我去一個團看過，團部所在地稱為「團場」，近年剛剛建成了「草湖鎮」。

名曰兵團，其實都是農戶的生活，鎮上主要是漢人，聽到最多的是河南話和四川話。到草湖鎮時，我已在南疆遊逛了十來天，滿目淒惶異鄉景，悲涼最是晚來風，忽然進了這漢語世界，不禁萬念交集。再往後，在南疆遊逛一個月之後，我卻有點樂不思蜀了，綠洲上閒適的生活，友好的民風，讓人覺得長住此地亦可樂。



草湖鎮街景



草湖鎮街景，可以看出
統一的規劃。



草湖鎮上的菜市場



天上時而飛過巡邏的
米-171 直升機

草湖鎮這個團下面有若干個連，以前每個連都像一個村子，最近在鎮上統一建了樓房，把分散的各連農戶都集中了起來。聽說新房子是白住的，不用花錢。

天上時而飛過巡邏的直升機，是從俄國買的米-171 運輸機。前面已經提到，直升機在當地老鄉中有很大的聲威，流傳著很多它消滅整個村子的謠言。（再後來逛南疆，直升機見的就越來越少了。這是形勢在走向緩和。烏魯木齊也是，2013 年我剛來工作時，直升機整天在頭上轉，後來不知道甚麼時候就沒有了。人都很難意識到這種不經意的變化，我是看到以前的照片，才能想起這些。）

草湖鎮偶爾也能見到維族人，據說在毛澤東時代，建設兵團也會招募一些維吾爾族職工，這些人就是他們的後代。但九十年代以來，兵團就只從內地招漢人了。

兵團職工種地，要交納「包地費」，直說就是地租，好像每畝兩百元，此外還有水費一百元，機耕費幾十元，此外，收穫物要統一交給兵團，價格都比市場價低，所以兵團底層的職工，都盡量找機會離開，父母一代是兵團人的，子女輩一般都不會繼承父業（能當官當然除外）。於是兵團繼續去內地招新職工。

其間認識了一位來自河南的老李，在兵團種了幾年地，覺得收入不理想，又把地退掉了。他自稱沒上過學，不識字。我以前在內地，還真沒見過不識字的人，來新疆後則見到了好幾個。

南疆的另一種漢人農戶，就是不屬兵團、直接落戶在地方縣、鄉的，就很不一樣了。我在莎車坐鄉間巴士進山，碰巧和另一個河南的老李同坐，聊了半路，他是落戶在了莎車縣的一個鄉裡，又在縣城買了房子，冬天都在縣城過，兩個孩子也在城裡上學，這次從縣城回鄉下，是因為家裡養著幾條看門狗，得定期回去餵狗。他還有兩個兄弟，都在莎車做

生意，一個賣調料，一個賣農藥。

關於種地，老李說他開墾了一百多畝土地，種植果樹：核桃、大棗、蘋果和桃，他說一畝地能收入一萬多，核桃和棗子最好，因為一時賣不掉也不會壞，桃子就棘手些。他這個村子幾十戶人家，都是從內地遷來的漢人，山東、甘肅、河南、江蘇、四川的都有，他說南方人聰明，會過日子，北方人比不了。

現在種地沒甚麼費稅，要交的主要是水錢，他們這種戶口遷到本地的，用水便宜，每立方幾毛錢，每畝一年也不到一百塊錢，如果是沒戶口的人承包地，水費就要貴三倍以上了。還有一個小開支，是每戶每年交一百元的「義務工費」，因為南疆農村有派義務工的做法，就是傳統的勞役，冬季農閒，政府會調農民無償修路、挖渠、平整土地、種樹等等，連飯食也不提供。（編按，關於義務工的政策 2017 年初已改。）漢族農民不願幹這活兒，就交一百塊錢代役。另外，村裡也有維漢通婚的，當然數量不多。

按老李的說法，他這年收入有一百多萬，我很懷疑，種果樹也沒這麼大利潤，他可能誇大了三倍左右，但一年能掙二三十萬也很可觀。關鍵是他樂觀、昂揚的生活態度。可惜當時我急著進山，不然隨他去村上看看住住，應該有點意思。

我發現新疆的漢人有個特徵，就是在北疆和兵團，漢人聚居，接觸不到甚麼維吾爾人，不少人的日子都過得萎靡消沉，不知進取。但那些零散分佈在維吾爾鄉間的漢人移民，好像發現了致富的新大陸，生活熱情一下子全迸發了出來。這個現象值得深入研究。

庫車縣的維族老城

旅行的後半段，我到了阿克蘇地區。阿克蘇市已經經歷了拆遷和重建，維族傳統的老城都拆沒了，新城區大街上漢人居多，但也不顯繁華，可能是春節放假的原因。所以我沒在阿克蘇市多待，直接到了三百公里外的庫車縣（屬阿克蘇地區）。這是因為曾聽一個同事說，庫車是個很有味道的縣城。

阿克蘇地區的一大特色，是街上標語口號多，都是關於維穩、反暴恐的，也算一景。我在阿克蘇市見過一個大幅標語：「暴恐分子的最終下場



庫車縣城

是下火獄，並永居其間！」至於庫車的標語，比阿克蘇市花樣更多，更值得看看。這兒不光牆上、廣告牌上有標語，花壇上、乃至商戶的招牌上都有。

一條標語是：「寧為真理而屈辱，不為罪惡而光榮」，意思似乎有點不通。還有不讓在農田裡做禮拜的標語。在喀什郊外公路邊，常見立著個小木牌子，貼張 A4 紙，用維、漢語寫著：「此處禁止做禮拜！」。（按，2016 年遊喀什，就再沒見到這種小木牌子了。）

還見到一條標語的內容提到「最難的是民族團結問題」。我覺得，民族不團結是症狀，而非病因，根源在於社會是否公正、公平。和新疆各族有點文化的人聊，普遍都說，民族出問題的根源是腐敗，腐敗問題解決了，民族問題也就解決了一大半。



標語「在棉花地做乃瑪孜是違法的」



兩條標語，其中之一似乎有點不通。



「最難最長遠的還是民族團結問題」



臨街的招牌都統一換了新的，把標語口號加了進去。



「民求我應，民需我做，民難我幫」這才是公僕應有的目標和自我約束。

庫車縣也分老城和新城。新城在東，維漢雜居，老城在西南角，全是維族。老城有不少維吾爾傳統風格的民居建築。臨街的招牌都統一換了新的，把標語口號加了進去。比如一家摩托店，招牌下面不光加了句標語，還有軍警的造型。別的商店都如此。這種統一換招牌、加標語，簡單化了點兒，而且不知道是否要求商戶出錢了，如果因此讓老百姓掏錢，就很不應該，甚至可能有腐敗的空間。

至於甚麼樣的標語才算好，上面這個有點年頭兒的低成本標語可以做參考——「民求我應，民需我做，民難我幫」。這才是公僕應有的目標和自我約束，而不是簡單的發號施令，同時浪費掉一大筆納稅人的錢。



老城傳統的優雅建築



一條河分隔了老城和新城，這是河邊的一座大清真寺。



清真寺前，總少不了閒坐的老人，這裡也是老年人的活動中心。



清真寺內景

在一個小飯館吃飯，邊吃餛飩（維語叫蚰蚰兒），邊聽老闆娘和人聊天，語氣頗興奮。他們說話我不懂，但能聽到「漢族」這個詞出現的頻率很高，這是音譯的。估計平時來老城的漢族太少，他們偶見一個都覺得稀奇。（維語裡「漢人」還有個老詞，「黑大衣」，據說有貶義。但我從沒聽人說起這個詞，也沒在乎過甚麼貶義，我覺得在意別人怎麼稱呼自己都是弱者心態。）

阿克蘇地區的物價水平，要比和田、喀什便宜。比如餛飩，和田、喀什多十塊錢一碗，庫車這裡只要六七塊；烤全羊一公斤，和田、喀什是 140 元，庫車只要 110 元。住旅館，價錢也差了三分之一。（南疆各地，我對和田市的旅館意見最大，稍微好點的都貴，便宜的髒亂舊。周邊郊縣都比市裡好。我有次從和田離開時得了很嚴重的腮腺炎。）



橋下河灘上都是攤位，有人群在鬥雞。



鬥雞動作比人快，跳得高，不光用嘴啄，還用爪子抓，用脖子互相壓制。



這是羊市。在這兒見到了唯一一位漢族大媽，其實很可能是回族，想買隻羊回家養。



巴扎中的烤肉攤檔

這天碰巧是巴扎日，橋下河灘上都是攤位。有許多鬥雞的賣家，時不時便會來一場較量。看慣了拳擊散打再看這個，覺得更過癮：鬥雞動作比人快，跳得高，不光用嘴啄，還用爪子抓，用脖子互相壓制。還有羊市。在這兒見到了唯一一位漢族大媽，其實很可能是回族，想買隻羊回家養。（補充：庫車縣橋下這個巴扎，在 2015 年夏天遷走了，據說是要建個景觀公園。）

看過繁華的綠洲城鎮，該進山了。

第二編：深山裡的維吾爾、柯爾克孜與塔吉克

- 風雪進山路
- 即將淹沒的山鄉
- 柯爾克孜人的新生活：紅山鄉
- 深山裡的王冠：在塔縣
- 炎黃子孫：和塔吉克學生們
- 崎嶇蔥嶺道
- 薩伊谷鄉裡的玉石和漢武帝
- 宣講會——如果能有一兩千名塔吉克幹部
- 塔爾鄉一夜
- 重返阿爾恰拉：誰是突厥？
- 南疆陰影世界

風雪進山路

山裡的風物更荒涼些，沒綠洲熱鬧。但人少了，人和人之間的距離反而拉近，更有些奇異的經歷，看到些更深層、複雜的東西。有些層面，大概從未被外界接觸、報道過。

有一點要提前説明，偏遠山區的鄉都人少，老鄉們的生活圈子很小，互相熟識。我擔心有些敘述，可能會對當事人的生活產生影響，所以會對地名、人名，甚至基層幹部的職務，做一些「模糊化」處理，希望讀者理解，也不必去過分求索，打擾老鄉們寧靜的生活。至於他們的照片，就不打碼了，讀者體量吧。

首次離開莎車縣，我打算去和它相鄰的一個鄉，阿爾恰拉。

此鄉屬於「克孜勒蘇柯爾克孜自治州」——這個名字長而繞口，新疆人常簡稱克州。柯爾克孜是族名；克孜勒，紅色；蘇，河水之意。意譯過來就是紅河州，和雲南的紅河州重名了。也巧，那裡的老鄉都愛抽雲南產的紅河煙。

新疆漢人多抽雪蓮煙，所以維、柯、塔吉克的煙民，見了抽紅河煙的來客，多有親切之感。

為何選了這麼個小鄉，是因為我想去塔什庫爾干縣，且要走一條不常用的路。

正常去塔縣的路只有一條：從喀什出發的 314 國道，也稱中巴公路。但在汽車還沒普及之前，從南疆上克什米爾、帕米爾高原，有很多道路可選——也談不上甚麼捷徑，都很難走。

我這次想走的，是沿著葉爾羌河的一條路。當年唐玄奘和尚從印度取經回來，曾途經塔什庫爾干縣，我是想試著找找玄奘那條歸國之路（最後的結果不太理想，跟他《大唐西域記》裡講的都有點對不上）。另外，也是想看看河流上游的環境，和人們的生活方式。葉爾羌河從山中流出，滋潤了南疆最大的一片綠洲，養育著莎車、澤普等縣的上百萬人口，它是綠洲生活之源。

但這條路不那麼知名。首先，從莎車縣去阿爾恰拉鄉，並不通班車。我只能坐到最盡頭的鄉鎮，再想辦法。還有四五十公里山路，大不了就走過去，看地圖上，中途有個小村落，可以投宿。

在莎車客運南站坐上班車，同坐的就是上集那位種果樹的河南老李。他中途下車，我坐到盡頭的喀群鄉，吃了午飯，死活問不到去阿爾恰拉的車，但坐上了一個村際小巴士，看地圖，它能載我到最後一個路口，那裡叫蘭干村。

插一句，南疆各地，有很多叫「蘭干」的地名，有維族老鄉說，蘭干維語意思是「必須要過的地方」。他們漢語不太流暢，所以我猜是關口、卡子的意思，甚至懷疑是引進的漢語「欄桿」。後來，同事萬雪玉教授告訴我，關於維語中的「蘭干」地名，原為客棧之意，發音也小有區別，已有人專文論述。林則徐在新疆有詩云：「卻賴回官安亮噶，華人錯喚作闌干」。意即，多虧維吾爾人的地方官設置了「亮噶」（客棧），卻被漢人錯叫成了「闌干」。

跟車上人打聽，我該在哪裡下車，基本都不懂漢語，靠比劃，好在地名



這老兄看我的眼鏡好玩，要戴上留個影。我用兩個食指搭在一起，比劃著問下一個路口在哪兒，他對這個急中生智的手語表示讚歎。

誰都能聽明白。大家很熱情，七嘴八舌出主意。

按照眾人指點，在正確的路口下了車，一片雪野。緊緊背包，開始走緩慢的上坡之路。

越走雪下的越大——南疆綠洲雪少，大雪更稀奇。是開始進山的氣候了。而且我的電信手機也沒信號了，這是純原生態的旅行。

身邊也曾開過兩輛農用車，應該是附近老鄉的，不跑遠路，所以我沒攔。嘁哩喀喳走了一個多鐘頭，忽見後面開來一輛傷痕纍纍的大眾途觀！試著招個手，車停了，車裡三個維族漢子，司機漢語不錯，說他正好也去阿爾恰拉鄉，讓我上車了。

開途觀的，是個跑生意的老闆，另外二人是夥計。沒好意思問老闆做啥生意，不過聽他口氣不小，說隨後還要從新藏線去拉薩，可以捎上我。（後來想到，他們可能是收購玉石的。）

車裡扔著一台尼康 D80 相機，三人都不太會用。我曾偶爾用過這機器，



做生意的老闆載了一程順風車，他們的商務旅行，更像輕鬆的自駕遊。

所以替他們拍了不少照片。南疆人較少見大雪，他們不時下車玩雪、照相。看他們這商務旅行，更像輕鬆的自駕遊。

我這次遊走，在路上搭車，還遇到過兩三次這種跑生意的維族老闆，一般是老闆自己開車，會漢語，甚至說得很好，而且比較世俗化，煙酒都沾；跟班的則幾乎不通漢語，宗教方面也更傳統一點兒。這種老闆一般都腦筋活絡，見識廣，待人接物甚為得體，連開車都從容、有修養。他們算是維吾爾人在體制外的精英了。

路滑，不敢跑太快，途觀在雪野裡走了一個多小時，進入真正的山區了。這裡坡陡雪深，途觀死活爬不上去。他這車不光沒四驅，連防滑鏈都沒帶。我看倆前輪，胎紋幾乎磨平了。後胎倒是好點兒，但沒動力，使不上勁兒。就這行頭，您還想上新藏線？

一車四人玩命折騰，推車，鐵鍬鏟雪，挖土墊輪胎下面。一個過路的白鬍子放羊老漢也自願來幫忙（沒羊，就看他打扮像放羊的）。奮戰許久，汽車爬行了幾百米，又不爭氣的滑下去了。大雪裡折騰，大家身上早已是雪化成水、水結成冰，一團狼狽。

已近黃昏，最後老闆決定放棄，返回莎車，我則決定繼續步行。聽老闆翻譯，這老漢家就在前面的村子，還有十來公里（後來發現遠不止，老漢大概對公里沒概念）。我和老漢同行，晚上可以住他家。這些都靠老闆翻譯過去，因為老漢一句漢話都不會。

途觀掉過頭，忽又停車，老闆從車上拿下了幾個饢餅，塞給我和老漢，那情態頗為悲壯，他可能猜我倆要在路上過夜了。

和老漢蹣跚而行，路慢慢變成了盤山道。穿過了一個黑洞洞的隧道，裡面居然有兩個兒童在玩耍。還有一輛掉到雪溝裡的雙排座，兩個維族司機正抓耳撓腮。也許隧道裡那倆孩子是這車上的。

雪下面是土石路，凸起的石塊不少，雪裡看不見，踩上去難免摔一大跤。我連摔了幾次。當天沒感覺異常，三天後到了個能脫衣服洗澡的地方，才發現摔得胳膊腿好幾處黑紫，肘後還有一大塊結痂。老漢雖然顫顫顛顛，一次也沒倒地。

走了個把鐘頭，還沒見人影，我有點絕望了。老漢打了手機，跟我說「巴郎子，摩托」，意思是叫家裡的孩子騎摩托上來接我們。但這大雪山路，摩托車是畫餅充飢。

天無絕人之路。後面駛來一輛皮卡。老漢沒搭車的意思，我忙攔了下來，管他去哪兒，能坐一程是一程。

這車有經驗，輪子上綁了副防滑鏈。車裡已經坐滿滿的了，我們只能坐後廂，在行李堆中找地兒放腳。風大雪猛，老漢漸漸凍成一團，我從旅行包裡翻出一件抓絨上衣，他裹到了頭上，還抱著旅行包，擋風。從北疆過來，這點兒風雪不算甚麼。我背靠護欄而坐，點上支煙，舒心愜意，如列子御風而行。汽車真是個偉大發明啊。



和老漢蹣跚而行，老漢的背包是個尿素袋子。



搭到車，開心地為老漢拍了一張照片。



沿途兩側嶙峋的石頭山

汽車又走了一個多小時，才到老漢家的小村，他下了車。

司機說，他這車是到阿爾恰拉鄉，我正好坐到終點。車裡人使勁兒擠了擠，也讓我坐進了車內。後來我老納悶，這老漢，難道當初就準備一路走回家麼？也許，如果不下大雪的話，他可以等來「巴郎子」的摩托吧。

跟車裡人聊才知道，我今天的行為有多荒誕——他們這輛車，就是往返阿爾恰拉和莎車縣的營運車！阿爾恰拉是個小地方，所以莎車人多不知道這條線的車況。

不過，我去這無名之地，又不是經商、出差、探親訪友，不就是為了跟陌生人打打交道嗎？那今天的經歷，確實不算虛度。

不知又顛簸了多久，車到阿爾恰拉，天已全黑了。從莎車到這裡每人五十塊錢，我給司機一百塊，大方地說不用找了。有錢，任性！(我是覺得這車救了我半條命)

這天匆忙，都沒注意司機長啥樣，但司機牢牢記住了我。當十餘天後，我第二次到這個鄉，跟這司機還有不少故事。這是位五毒俱全的主兒，很好玩。

補 充

後來某次坐火車，曾遇到一位搞水電施工的工程師，就在阿爾恰拉附近工作，他告訴我，現在莎車到阿爾恰拉附近已經修上柏油路了，我走過的那條艱辛土石路已經成了歷史。

另外，從莎車縣去阿爾恰拉，要經過一片無人區，地貌特徵非常奇怪，都是特別荒涼、顏色怪異的丘壑，那種淒涼無人煙的景象，很像月球或者火星。這種感覺照片拍不出來，只有身臨其境才行。一般來説，新疆不缺荒涼的地方，但能到阿爾恰拉那種程度的，我還沒見過。在那位水電工程師的記憶裡，也沒有比這段路更怪異的地方。

即將淹沒的山鄉

暗夜裡，皮卡司機把我拉到臨街的一戶人家，說這就是鄉上的「招待所」。其實就是老鄉開的家庭旅館，老兩口，兒子兒媳，兩個娃娃，臨街的房子收拾出一間做客房，其餘日子照舊。住宿費每人二十元。也給做拌麵，一盤十塊，配著不多的一點燴白菜。

居然已經入住了一位客人，漢族，四川人老趙，原來在阿克蘇的兵團種地，後來離職出來，在這山裡的小煤礦管庫（主要是炸藥，別的沒啥好管）。他今天趕到鄉上，明天準備坐班車奔阿克陶縣、喀什市，他女兒在那兒安家了，回去過團圓年。

旅館唯一的小房間，擺了五張床。爐子燒的挺熱，我烤上球鞋、鞋墊、襪子、褲子，全濕透了。其實爐子就是晚上燒一會兒，所以被褥都挺濕冷。後半夜冷，多加條被子就行了。



鄉上的「招待所」以及四川人老趙

和老趙同坐聊天，聽他講了不少本鄉的掌故，和各種傳言。比如，九幾年的時候，曾有一夥人到這山裡藏身，私造兵器，被開礦的發現、舉報，武警來一網打盡了。從那之後，似乎都還太平。（兩天後，我到了有手機信號的地方，搜了搜，真有當年的新聞報道，不是老趙杜撰。）

這鄉雖屬於柯爾克孜族自治州，但鄉民主要是維族，只有極少一些塔吉克人和柯爾克孜人，而且都在很偏的山溝裡。老趙在這裡待了幾年，也結識了幾位維族村民朋友，他說來鄉上，本來也可以去朋友家住，但怕給人添麻煩，不如在招待所自在。我也是這想法，有旅店盡量住旅店。

老趙和維族老鄉打交道多些，對他們比較了解，不像一般漢人那樣盲目的膽小。說起南疆近來頻繁出事兒，他也不樂觀：關鍵是死過一些人了，那些死者的家屬，都沒法過日子了，死一個人，就有十個人跟你結仇了啊！說到這兒，老趙瞪起了四川男人那警覺而焦慮的大眼珠子。

冤冤相報何時了。這確實是個死結。出路何在？

正神聊著，房東老太太——這應該比「老闆」準確點兒——抱著一個巨大的登記簿來，讓我自己寫下身份證信息，來此事由。這本子從 05 年開始用，正好十年了，看登記的信息，維族、漢族都有，維略多於漢。這山裡有些小煤礦，所以有些來打工的漢人，現在過年，都回家了。

房東兒子會幾句漢語，打著手電，帶我和老趙去派出所。我抵達這鄉的消息，皮卡司機已經報告派出所了，所謂天網恢恢，疏而不漏。在民警值班室（宿舍）登記，也是自己填本子。那位民警對我倆不太關注，我邊填邊想，這要是亂填，他也不檢查啊。

第二天起床，老趙要坐一輛營運皮卡去阿克陶縣了，據說路上要翻達坂，走四五個小時。在滿街維族老鄉的圍觀下，我們兩個漢人依依惜別。



在滿街維族老鄉的圍觀下，我們兩個漢人依依惜別。



阿爾恰拉鄉街景

我四下走走，看看周圍環境。這是片稍微開闊的河谷，四下大山合抱，山頭霜雪熹微。說來也怪，一路大雪，但這鄉上一點沒有下雪的意思。據老趙說，這片大山裡，數這鄉上暖和。

這鄉村裡多是土石房子，唯一的小樓是鄉政府，派出所跟鄉政府同院，一排平房，養了好幾條大狗。

然後出鄉村，往山裡走。看那荒涼的山頭上，居然也有雲氣蒸騰起來。

聽老鄉説，往塔什庫爾干方向走，十二公里外還有一個村子，再走，經過四十公里沒人煙的路段，便進了塔縣境內。跟我之前從衛星地圖上看的情況差不多。這個鄉沒營運車去塔縣，包車的行情是 2500 元。就算往返四百公里，每公里六塊多錢，比北京出租車都貴幾倍。

老趙昨晚幫我問過一個當地司機，説今天正好有個人包車去塔縣，可以捎上我，開價五百。我説太貴，我不到縣城，就到四十公里的村上。那也要二百。我覺得不划算，沒答應。

我的出行原則，是盡量按當地老鄉的常態方式來，看他們過日子，不「搞特殊化」。這倒不全是錢的問題，是沒必要。我又不是在探險、玩挑戰自然或者自我。

如果是三十公里，我還有勇氣走過去，四十公里就算了，這大冷天，萬一在外面過夜，豈不凍死。我很羨慕玩戶外那些人的體格，背著帳篷、睡袋、鍋灶到處亂走，我受不了，更喜歡舒舒服服的逛，住老鄉家有爐子的房間。

於是，決定走到十二公里外那個村子看看。之前的經驗，十二公里，是大半天裡的最佳活動半徑，溜溜達達，走走拍拍，時間從容，中間不吃喝也扛得住，能有一頓嗟來之食更好。這次在山區，有過三次這種遊逛，分別是維吾爾、柯爾克孜和塔吉克人的鄉村。

説來也怪，這鄉府和相鄰的村子（有時也是末梢的），為甚麼都是十二公里？背後難道有甚麼玄機？

正邊走邊看，一個騎摩托的瘦維族漢子喊住我，問我從哪兒來，到哪兒去云云。説話間，見一高一矮兩個民警急步追了過來，要搞清我的來歷。



荒涼的山頭上，有雲氣蒸騰起來。



兩個前來查問的民警幫我拍下了這張照片。

原來，昨晚的登記還不算完事。倆民警今早上班，看到我的登記，覺得大有來頭，又聽說我要去塔縣，便到「招待所」找我，看人不在，以為我真奔塔縣了，打問著一路追來。他們也沒個代步車，實在辛苦。騎摩托的漢子，似是本村的治安員，受命先來找到和拖住我。

我介紹信和旅行包都在招待所，只好快快跟兩個民警回去。這倆民警都挺客氣，一路邊走邊聊。這鄉僅有四千人，卻有七個民警、七個輔警，好像只有所長是回族，其餘的教導員等人都是維族。鄉小，民風又淳樸，基本沒甚麼案子，民警們都閒的難受，來一個戴眼鏡的外人，自然是解悶的好機會。

聽高個子民警說，他剛工作四年，每月掙六千多。輔警一個月兩千七。他的收入讓我羨慕嫉妒恨。

維族的基層幹部，人普遍比較爽朗、熱情，和頂頭上司不對付這類事兒，都能跟外人聊起。相比之下，漢人基層小吏都是滿腦子人情世故，謹言慎行，見生人盡量躲著，讓官場給異化了（倒不止新疆）。

我想聽他們說點本地的案子、趣事，沒有反恐的，哪怕打架鬥毆、抓賭抓嫖也行。可倆人都想不出來。

到了招待所，倆人看完各種證件，說按規矩，要扣下我身份證，等我離開時再去取。這倒不全是他們整治我，而是這裡的普遍規矩，後面我還會遇到。倆人還看我的大背包好奇：「你沒帶刀子吧？」

我說我好歹也是個當教授的文化人，出門帶刀子像甚麼話！（而且車站安檢也過不去啊。）

倆人忍住了翻看旅行包的好奇心，提醒我：塔縣邊界那兒有個武警的卡子，得有邊防證才讓過，不然，就是這阿爾恰拉鄉的人也過不去。這又讓我犯難了，因為只有喀什市辦邊防證。

應付完警官們，我再次向塔縣方向溜達。

山路左側就是葉爾羌河，昨日費了一番周折，終於見到它了。河水呈深藍色，清晨飄著很多浮冰，隨著白天溫度上升，冰就漸漸少了。

這裡風物太荒涼，河水是唯一能讓人養養眼的東西。據說河水裡常有玉石。我昨晚在派出所登記，看登記本的「來此事由」，不少人填的是「買玉」。本地老鄉們有閒了，會在河灘上轉悠找玉，機率很低，他們就拿這當遊戲，或者買彩票。

玉石實際來自上游，塔什庫爾干縣境內的玉石礦脈，風化崩裂後墜入河水，被一路沖刷到下游，這個過程中會磨去棱角，接近卵石形狀。後來我去塔縣，真見到了玉石礦。

倒騰玉石的人，都分所謂「籽料」和「山料」。籽料是河灘上撿的卵石狀玉；山料是山體上開採下來的、有棱角的玉。據說經過河水的浸泡，玉質會變得更潤澤，所以籽料價格遠遠高於山料。



風物荒涼，葉爾羌河景色養眼，據説河水裡常有玉石。

我有點懷疑這説法。第一，用水浸泡能改變礦物的性質，化學上不太講得通；第二，如果泡在河水裡會變潤澤，那山體上的石頭，可是被地下水浸泡的，那純淨度要比河水高多了。

其實，山料和籽料的區別，是獲得方式不同，籽料在河灘卵石裡翻撿，一萬塊石頭裡未必能找出一塊，數量少，人工成本高；山料是山上的玉礦成批量開採下來，量大便宜。如果雕琢成飾物，應該沒啥區別。

溜達了三個多小時，到了小村子。村子和鄉上差不多，都是泥牆的房子，石頭壘砌的畜欄。唯一的區別是這裡人少，民居更稀疏。

到一老鄉家小坐。叫吾麥爾江的小伙子和他母親招待了我。

這個鄉的人，模樣似乎和下面綠洲的維吾爾族有點不同，女性尤其明顯，皮膚白皙，身材也顯高大。



村頭的歪脖大樹



村中的房子和畜欄



國旗是土黃世界裡唯一的亮色



吾麥爾江和他的母親

聽吾麥爾江説，這裡都是荒山，可利用的土地極少，人均耕地遠低於一畝。往往是一家四五口人，只有一畝多地。也養點羊，但草場少，每家只有一二十隻。十隻羊和一百隻羊，都得有個人照看，所以效率也低。而且，不光此村，阿爾恰拉鄉幾乎都是如此。

但希望還是有的——這裡馬上要建大水電站，全鄉要整體搬遷出去。新定居點在山外，離這裡五六十公里，現在正在興建。那邊土地多，也有灌溉渠，現在全鄉人都盼著住上新房子，有足夠的土地耕種、放羊。

到那時，老阿爾恰拉鄉就只存在於照片中了。

和小伙子聊天時發現，他的大拇指，是中間分開成兩根，到指甲這頭又基本合攏起來了，兩手都是如此。《莊子》有一章叫〈駢拇〉，以前我總想像成枝狀「六指」的樣子，又覺得不切實，現在才算理解。

又據史書記載，南北朝時，疏勒國（今喀什一帶）六指之人非常多，民眾習以為常，反視五指為怪，生子五指的，甚至都不願養大。這和現在未必有關，暫附記之。

吾麥爾江説，以前去過烏魯木齊，是去學漢語，以後可能還會去。還説和一個表妹戀愛，但雙方家裡不願意。他漢語也不太熟，我只能明白這些了。

和母子倆道別，回到鄉上，吃下午飯。這鄉上不僅有「招待所」，還有個「食堂」，其實是老鄉家裡開的小飯館。

「招待所」、「食堂」這些名稱，都是毛澤東時代流傳下來的。彼時，這些新事物伴隨著新政權，進入了原來一窮二白的深山，也融入了老鄉們的詞彙。



鄉上的「食堂」。屋角的紅衣少女是老闆家女兒，在和田讀大專一年級，學英語，寒假回家，也是「食堂」的主廚之一，捏包子抻麵，樣樣拿手，而且長得非常漂亮，可惜害羞，沒拍張清晰的。

還有一個常用詞，「勞動」，顯然也是毛時代的遺物。維、塔等族老鄉們使用這個詞，比漢語的原意要廣泛一點兒，比如問我：「你在哪兒勞動？」意思是在哪兒工作。如今意思又有了擴展，嫖娼打炮也是「勞動」，小姐們向少數民族老鄉攬客，都是：「勞動勞動？」

南疆風俗業的這些門道，是我第二次離開阿爾恰拉的路上，偶識了一位老於此道的「媽咪」，從那裡得來——簡直是窺探到了南疆的另一個隱秘世界，無比新奇，大有學問，後面會詳細說。

這鄉上的「食堂」，是在小屋裡擺了一張大桌，三條長凳。早飯蒸一鍋肉包子，一塊五一個，其餘的就是拌麵和麵條了。到了飯點，老闆一家人也在這裡吃飯，跟食客吃的一樣。

另外，看這牆壁可知，不是普通老鄉的土房子。聽說這兒原來是鄉衛生院（夠小的），至於這戶老鄉是買還是租的，就不知道了，反正全家住在裡面，跟別的過日子人家一樣。一年半載之後，這裡也要淹沒在幾十米深的藍色河水之下了。

在我住的「招待所」家庭旅館裡，我給老奶奶和孫子拍了照。



老爺爺鄭重地和這張共和國偉人像合了一張影。這張照片裡，我能認出來的至少有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鄧小平。

對招待所家的老爺爺，我也說想給他照張相，結果出乎意料——他很鄭重地帶我到外屋，和一張共和國偉人像合了一張影。

在南疆遊歷，時常能感受到老鄉們對毛澤東時代的好評和留戀。我以前在藏區，極少見到這種現象。

老漢對自己的兒子很自豪，說是村裡的民兵副連長，還有個甚麼職務，每月有四百塊錢的補助，很是體面。

鄉上有幾家商店，商品還算齊全。這裡的維族商店都不賣煙酒，那癮君子們怎麼辦？有個鄉政府的漢族幹部，租房開個小店，主要經營煙酒。紅河煙，山外賣五塊，這裡加點運費成本，賣六塊。

由於商店是兼職的，不是一直開門。我斷煙了沒轍，偷偷把房東家的公子「副連長」叫到客房，開出十塊的價錢，買到了一包紅河。這小伙子抽煙都是背著爸媽，不敢讓老人看見。

還到鄉政府閒逛了一趟，晚飯時間，幾個人正坐在食堂裡吃飯。這不是臨街的那個小飯館，是鄉政府自己的真食堂。兩個維族鄉幹部得知我是有正經單位的人，立刻讓伙房盛了一碗飯菜出來，我其實已經吃過了，盛情難卻，又陪著他們吃了一碗。

書記是個漢族，穿一件迷彩軍服大襖，也來食堂吃飯，見我寒暄兩句。我說，這裡快拆遷了，可以請點搞攝影、攝像的，給老鄉們和舊居拍個照留念，自願來就行，政府不花錢。書記指著一位維族幹部說：很好！這是我們人大主任，你們聊吧……立刻端著碗躲回自己宿舍了。他大概是「防記者」的心態。

後來在山裡逛，見到的鄉幹部基本如此，不敢跟我多聊。我想去村裡

轉，他們多會提示一句：下面危險；說起別的鄉鎮，則是「那邊比我們這兒危險」。在山區十幾天，沒怎麼遇見大大方方待人接物的漢族幹部。當然，這是春節前後，很多漢族都回家了，能遇見的概率本身就低。希望是這個原因。

在阿爾恰拉鄉住了兩晚，打聽不到去塔縣的便宜辦法，又有邊防證的困擾，只好先放棄這次葉爾羌河之旅，改從喀什方向進塔縣，再從上游轉回來，完成一個「圓圈」之旅。

其實，從葉爾羌河上游下來，真有「經濟」的辦法。因為上游有「小半個」說維語的塔吉克鄉，那些老鄉和外界的聯繫，多要經過這段路。他們的車雖經過阿爾恰拉，但不走鄉主街，所以這裡的老鄉也都不太清楚。我後來便坐塔吉克老鄉的車，再度來到了阿爾恰拉。

後話不提，先說眼下的行程。阿爾恰拉有去阿克陶縣的班車，我不急於去縣城，而是想去一個柯爾克孜族聚居的克孜勒陶鄉看看。於是上了班車。更快的方式是像老趙那樣坐皮卡，但我不趕時間，選擇了大車。

沒走通葉爾羌河之路，心情頗有點怏怏。在班車上用手機按了一首打油詞《添字長相思．出莎車》：

鴨兒看，鵝兒看，看盡黃沙到古縣。絲路兩千里，汗國五百年。
大蘭干，小蘭干，雲橫塔什庫爾干。客裡添新歲，一卡鎖重山。

鴨兒看，莎車縣的古稱，見上文的解釋。鵝兒看，吉爾吉斯斯坦古城「訛跡刊」，聊用其諧音。兩千里，我此行所走。蘭干，地名。



有點雪山的肅穆了。汽車爬坡有點累，時而停下休息休息，司機不停地搗鼓發動機。



這是柯爾克孜牧民的石頭房子。家家有國旗。

柯爾克孜人的新生活：紅山鄉

傍晚時分，來到了克孜勒陶鄉。克孜勒，紅色；陶，山。本地老鄉說漢語，有時也稱「紅山鄉」。

這「招待所」，跟阿爾恰拉的真有天壤之別。格局其實是個單元房，總共放了十幾張床，有衛生間和熱水器，能洗澡。每天三十塊錢。這裡有點像高原氣候，日曬充足，還能見到高原動物氂牛。

招待所臨街，老闆家有四層，一層開小賣部，二層自住，三四層做招待所。在一樓的小賣部裡，我買了頂柯爾克孜族的氈帽，三十塊錢。哈薩克氈帽好像跟這類似。這裡柯爾克孜人的相貌，比維族更接近哈薩克、蒙古人。



克孜勒陶鄉街景



買了頂柯爾克孜族的氈帽



鄉上的牧民院落，像是統一新建的。

這個鄉臨街的樓房都很新。看告示牌，原來是 2013 年才完成的改造。原住戶，每家不僅分上了新樓房住宅，還分到了臨街的商舖，所以開起了飯館、小賣部乃至招待所。這裡也有小煤礦，平時有些外來人，經濟也顯活躍。老鄉的商舖都不太大，飯館裡擺三四張桌子，但春節裡都在開門，蒸包子的熱氣讓人頗感溫暖。

後來我查谷歌的衛星地圖，此鄉顯示的還是改造前的舊照片。

開「招待所」這家，大兒子在本鄉的中心小學當老師，他們家在八十公里外的山上，原來教書也在山裡。前兩年合併學校，遠處的小學都集中到鄉上，他也跟著搬了過來。如果我沒記錯的話，他說學校有一百來個老師（好像有點多？），大概六成是家在外地的維吾爾族，其餘的是本地柯爾克孜族，漢族極少。

新疆的維吾爾、哈薩克、柯爾克孜三族，語言都屬阿爾泰語系的突厥語族，區別不大，打個比方的話，可能就和上海話、廣州話、閩南話的區別差不多——剛聽是不懂的，但學起來也快，有心人一兩個月就通了。一般都是哈薩克、柯爾克孜人會說點兒維語，維族會說哈、柯語的很少。在哈薩克、柯爾克孜的基層縣鄉，維族幹部、老師都不少，因為維族的教育水平比這些民族高些。

至於塔吉克語，和突厥語沒親緣關係，必須從頭學。但塔吉克人也都多少懂一點維語（其實中國的塔吉克人，有些已經徹底改說維語了），塔吉克地區的維族幹部、老師也不少。後面會詳細說。

街上還有家漢人開的商店，來自河南的老兩口。柯族老鄉的商店都不賣煙酒，只能在漢人商店買。開店老大媽說，柯族老鄉做生意都很聰明，和漢人相處得也不錯。不過她還是告誡我，別跟年輕人「巴郎子」們住一起。我對這類說法從來不相信，覺得都是漢人無謂的膽小，而且現在也沒人陪我住旅店。

鄉上的牧民院落也像是統一新建的。所以他們有好幾個家：養牛羊的平房院子；居住的樓房；做生意的商舖。這還不包括山上的夏季牧場。這些柯爾克孜牧民，顯然向新生活的轉軌比較順利，也好好利用了各種機會。

我跑過幾趟新、藏的牧區，覺得不管哪個民族，牧民向現代生活的轉型都比較快，也比較成功。這可能有好幾個原因：

第一，最近這些年，政府對邊疆民族地區的扶植力度很大，俗話說就是投了很多錢。而牧區地廣人少，人均受惠的幅度也大；

第二，傳統的遊牧生活太辛苦太單調，不光沒電，連聊天的鄰居都少，所以定居和城鎮的生活方式對他們很有吸引力，能主動去適應、利用。

第三，遊牧民多無文字和書面文化，所以民族本位思想也很淡漠，能主動接受新生活方式和外來文化，比如說漢語。

反過來，農業綠洲裡的維吾爾族，就不太一樣了，人多，經濟上很難有迅速提升，還有基於自己語言和宗教的一整套傳統文化，所以和正在建設的新都市生活有些抵牾。

當然，這個問題很複雜，比如現在新疆的都市化進程，維族獲得的公平發展機會較少。維族老城區搞拆遷，老住戶一般都被遷到了郊外，新建的房子貴，買得起的大都是漢人商戶。如果像紅山鄉這樣，老住戶能在新城區獲得住宅、商舖，他們應該也能逐漸融入新的都市生活。但這樣搞的話，用來賣的房子少，官員和開發商推進城市化的熱情也就低了——算來算去都是難解。

也有人說了：傳統的遊牧生活多好啊，親近自然，天人合一。如今都後現代了，要保護各種傳統的生活方式，不能被庸俗的現代化大潮一掃而光！

我覺得，第一，說這話的人，最好能去沒電和自來水的地方住上個把月，看後現代人到底是不是真喜歡前現代的生活，是不是願意自己的孩子永遠生活在這種地方，然後再替別人代言。第二，牧區地方大了，新城鎮佔地很少，想過傳統遊牧生活的老鄉，還有自己選擇的機會。政府不搞強制即可。

在鄉街上開店的人們，放羊的「家」往往還在很遠的山裡。這裡去最遠的村子，大概有一百公里，那裡是和塔縣的交界處，公格爾峰和慕士塔格峰東側。和幾個年輕人聊了聊，考慮要不要去村裡的老鄉家住住，但現在是冬天，比較閒的季節，老鄉們在家也沒啥事兒，所以打消了這個念頭。依舊是往山裡走走，去十二公里外那個村子。

偶爾見到趕羊去草場的。這裡是山地，草場都在河灘上，範圍很有限，都用石塊砌成了圍牆，防止別人家羊吃了自己的草。每家羊的數量也不多，幾十頭的規模。沒看到有農田，也沒聽老鄉們說過種地的事兒，但在個別人家的院子裡，見到過玉米秸稈，所以可能也有一點點農業。

遇見個給煤礦看門的漢族老鄉，老李，陝西榆林人，住在一座彩鋼小板



這點兒草看著好可憐，羊卻都挺肥胖。給煤礦看門的漢族老鄉説，別看這草灘荒涼，草很適合養羊。



礦工們的帳篷宿舍



陝西榆林人老李，看守煤礦設備。



再往裡走，這天雲霧頗大，有霧凇景觀。



靜悄悄的「二小隊」

房裡，給煤礦看守設備。用的是太陽能電池，吃水去河裡砸冰。燒煤倒不用考慮。冬天裡就他一個人，閒的沒事兒，白天也躺被窩裡。他說近來煤價不行，每噸賣兩百左右（根據煤質有差別）。

這條山溝裡，煤礦小而多，據說分屬兩大私營公司，老李這家叫「九鼎公司」。這裡的煤礦，不是埋在地下，而是在山體上，時而能看到一點裸露的煤層，鑿個洞橫著挖進去，用一輛農用三輪往外拉煤，一個「礦」往往只有十幾個工人，三十人就算是大礦了。

告別老李往上走，看見遠處山體上有個黑洞洞的礦口。下面幾個無人的帆布帳篷，還有一堆空酒瓶子，應該就是礦工們的宿舍了。

這景象真不那麼「現代」。老李也說，除了炸藥和風鑽，別的跟古代差不多。工人收入跟挖煤的數量直接相關，礦脈無常，每日產量不是很穩定，平均下來每月大幾千塊錢。這是吃大苦的工作，雖然收入不低，維、柯等族的老鄉還是不願幹，都是靠內地來的工人。漢人的吃苦耐勞，估計在全世界都排前列。

走到村子了，當地人稱「二小隊」。靜悄悄的，沒見到幾個人。一路雲霧籠罩，到這村子就有太陽了。

有個老鄉看見我，請我去他家裡坐坐，喝茶，屋裡陳設很簡單。語言不通，沒好意思照相。看來能在鄉裡住新房子、開店的，也是少數，其他老鄉的日子變化不大。對這裡老鄉來說，變化主要是煤礦帶來的，為了拉煤，修了條能跑汽車的土石路，還拉了電線進來（電線是溝裡面的煤礦公司拉的，不是老李所在的公司，所以他那兒還沒用上電）。

在紅山鄉住了兩天，坐車去喀什市，然後從那裡去塔什庫爾干縣。

深山裡的王冠：在塔縣

塔什庫爾干，是塔吉克族自治縣，當地人常簡稱「塔縣」。它在中國最西端的帕米爾高原上。離最近的城市喀什也有三百公里山路，交通很不方便。但一路風景不錯，冬日是另一種洪荒之美。

路上能看到公格爾峰和慕士塔格峰，兩座巨大的雪山在天上遙遙相對——真的感覺是在天上，它倆在地圖上還很遠，當你看到他們，會覺得自己是個嬰兒，正仰望兩位白頭老者對坐談心。任何影像都裝不下這真實的現場。



雪山腳下，公路兩側，有亙古寂寞的荒原，也有蓬勃張揚的生命。



塔什庫爾干的風物，讓人感到更接近天界。



塔什庫爾干的街景

到縣城了。藍天，雪山，高高的白楊，茂密的柳叢，彩帽絲巾、身材頎長的女子，這就是塔什庫爾干的街景。

這塔鄉風物，我覺得和藏區很像，甚至人的氣質也像。可能高原更接近天界，遠離了下面塵世的蠅營狗苟、爾虞我詐，就像《莊子》裡說的「天民」。

塔縣不大，但很新，多數樓房都是新建的，而且沒太高的，多數是兩層，超過三層的極少，佔地也都不算大，讓人有逛兒童樂園或者縮微公園的感覺。這裡畢竟人少，全縣一共三萬人，放在內地，就是個小規模的鄉而已。

最近幾年，政府的財政支持力度比較大，所以縣城一派新面貌。當地老鄉的生活也沒太大壓力，在縣城做點小生意的，很多人都住進了新建的「廉租房」小區，我遇到過幾個司機、小店主，都是如此。這在其他地方應該不常見。

塔吉克人的面貌，在中國各民族裡面最有「西方」特徵（如果不算俄羅斯族的話）：長臉，深眼眶，最顯眼的是極高大的鼻子，眼珠是很剔透的黃色或灰色，也有藍色和黑色的，頭髮則多是黑色。維吾爾人的模樣，則介乎於塔吉克人和漢人之間。

高原上的塔吉克牧人與鷹為伴，生活中處處有鷹的符號：跳的是鷹舞，吹的是鷹骨笛，長的是老鷹鼻子，甚至他們驅趕羊群的啾啾聲，我也覺得嘹厲如鷹之長嘯——但他們說不像，他們還能模仿得更真切。

好了，抒情適可而止，說說在塔縣的見聞。

在喀什，我坐了一輛營運皮卡到塔縣，這裡路不好，皮卡車很多，因為實用，能拉人拉貨跑山路。跑這條路線的司機，漢、維、塔族都有，



塔吉克漢子的形象。這是偏遠山村裡的兩位老鄉。



塔什庫爾干的地標：飛鷹塑像，當地人喜歡叫「鷹雕」。
它背負蒼天，俯瞰縣城。

我坐了個漢族司機的車。聽司機說，他每次上塔縣，都住同一家旅館，因為旅館老闆以前也是跑車的，這旅館幾乎成了塔縣—喀什線的司機俱樂部。司機們都想省錢，不住標準間，只住二十塊錢的床位。我聽著心動，也想跟他們住一起。

到了縣城，司機先把我拉到旅館，粉色二層小樓，一個大院子，停的皮卡車不少，讓人想起老式「大車店」。旅館名字我忘了，一條街上有好幾

家同名的，沒司機指點，還真不好找。

這兒的普通間有四張床，帶單獨的衛生間，熱水充裕，其實舒適性堪比標準間，而且還有人作伴，不悶。至於二十塊錢的住宿費，那是給司機們的優惠價，老闆想收我四十，還價還到了三十。

旅館老闆兩口子是河南人，還雇了一個本縣的塔吉克婦女打掃房間。這塔吉克大姐幾乎一句漢話都不懂，卻能領會老闆娘河南口音粗聲大嗓的吆喝，隨時把房間收拾的乾乾淨淨，床單被罩每天都洗換，衛生間的瓷磚也拿刷子細細刷過。

高原陽光充足，床上的被褥被曬得滿是太陽味，非常愜意。我在這兒住了三天，還抽空洗了幾件衣服，半天工夫就曬乾了。

冬天遊客少，縣裡很多旅館都關門了，開門的也很冷清。我住的這家卻天天客滿。房間裡每天都換一撥維族或漢族司機。頭天晚上，有個同住的司機老劉，從八十年代就在國營運輸公司跑車。我打趣說，你老婆肯定很漂亮。老劉驚詫：你怎麼知道的？

其實在八十年代，運輸公司的司機是很熱火的職業，多能娶上漂亮老婆。那時候開車也爽，不查超載，沒攝像頭罰款。但老劉說，也不全好：那時路爛，比現在慢好幾倍，還有車匪路霸啊，司機最頭疼過河南，特容易被訛，看見馬路中間搖搖晃晃騎自行車的，都不敢按喇叭，你一按，他立刻栽倒，然後路邊衝上來一群人，不掏幾百塊錢你走不了。還有安徽，收費站多，收錢特別貴，路還差；江蘇、浙江也有收費站，但便宜，路也好。

至於當年在新疆跑車，老劉說，各族人都很好，很熱情，你出點兒甚麼故障，老百姓爭著幫你。



我住的房間，兩位都是跑車的司機。



同住的那位老闆在製作乾果醬，現賣。四人誰是顧客？看帽子就知道了。塔吉克人都戴平頂帽。

還和兩個賣乾果的維族老兄同住。他們家在阿圖什市，開輛皮卡來塔縣，在商業街路邊擺攤，現場用乾果磨製「果醬」。皮卡後廂裝著發電機，給果醬機供電。他說頭天賣了一千六，打算明天賣兩千，然後收工回家。

乾果商老兄漢語不太好，連猜帶比劃，互相也能明白。他今年四十歲，三個孩子，大兒子已經讀大專了。又壞笑著低聲說，還有個「女朋友」。估計是二奶。

聽說我三十八了還「羊缸子吆克」（沒老婆），這老兄驚得從床上彈了起來。我說快了，這次來塔縣，就要在本地找一個。這老兄卻搖頭擺手，說這主意大大地不好……

乾果老兄說的，其實是南疆維族對塔吉克人頗為普遍的觀念，覺得後者落後，這次轉悠，也曾聽維族基層幹部表露這種態度。

說到這兒，就要進入一個更「敏感」的話題了，它就是新疆各少數民族之間的關係。漢人評說這個話題，得比談論維漢關係更慎重，所以需要先解釋一下。

我的立場，第一，是不迴避那些民族間的偏見，如實記錄；第二，是做

一些理性的分析，討論各種偏見產生的原因，以及它掩蓋了哪些事實。把這個來龍去脈講清楚，各種偏見、誤解其實就不攻自破了，更「有利於團結」。

反過來，如果幹部、學者們都迴避這類問題，裝作沒聽見、不存在，可它們照樣在民間流散、盛行，這就不是甚麼好事。抓住這些問題，解剖它、化解它，才是學者該幹的事。在這方面，我這搞歷史的更有優勢。

新疆各民族間的互相看法和偏見，其實和漢地也有相通之處，原理都是一樣的。所以先說說漢人之外的南疆民族結構：

南疆盆地，維吾爾族生活在綠洲平地上，主要搞農業，養羊是輔業——在很多不了解新疆的人印象裡，維族是遊牧民族，這是很大的誤會，一定要更正，不然你對新疆的印象整個都是亂的。

南疆盆地邊緣的山裡，有塔吉克族、柯爾克孜族、蒙古族，主要是遊牧生活（塔吉克人其實有一點農業，後面會說）。維吾爾族人口很多，塔吉克、柯爾克孜人、蒙古人就很少了，加起來也不到維族的十分之一。

所以，維吾爾族和周圍山地民族，就是農耕民族和遊牧民族的關係。農耕民族人口多、密度大，一般都有自己的文字，有繁華的城市，有一套社會組織，所以總把遊牧族看做粗野的蠻夷（歷史上，漢人也是這麼看待北方草原民族的。這幾乎是所有農業民族的的共同偏見，進入現代社會，才開始慢慢修正）。這使得維吾爾族有很強的自我中心觀念。漢族人的到來，難免產生某種失落感，這在知識分子身上表現的更加明顯。

那塔吉克人對維族的觀念呢？下面也試著說說。

近代以來，農業社會向遊牧地區擴張，是世界性的大趨勢，小說《狼圖



塔縣的塔吉克人既種一點地，也養一些羊和氂牛。到夏天，就趕著牛羊去較遠的高山牧場了。村子都在低點兒的地方，羊群在這裡過冬，氂牛不適應低海拔，冬天也留在山上。

騰》也記錄了這個過程。在南疆，塔吉克人、柯爾克孜人也都受到了維族人口擴張的影響，靠近山外的牧區被開發成了農區，那裡的塔吉克人、柯爾克孜人逐漸被維吾爾族同化。現在新疆有約五萬塔吉克族，生活在塔縣的近三萬人還在説塔吉克語，其他靠近山外的相當部分，都是説維語，已經不會説塔吉克語了。

因為這個歷史糾葛，就產生了某種抵觸。在大學裡的教授，和跑塔縣的漢族司機，都給我講過這些。但塔縣的塔族老鄉，倒極少表露這種情緒，他們性情太仁厚，不喜歡在背後談論別人（沒喝醉的情況下）。

但在山裡見過兩個塔吉克漢子，已經喝得醉醺醺的，大概是怕我緊張，就拍著胸脯子，用極差的漢語説他不是維族，又説：「他們就知道這個……」用手做出拈錢的動作。

我在維族社區生活過，覺得在最基本的待人接物方面，維族、漢族其實沒本質差別。塔吉克老鄉觀念的來源，應該是在塔縣做小生意的維族。

有些小商人做生意，嘴皮子很好使，稱兄道弟，賺小錢的念頭太強烈，在新疆的旅遊景點，經常能見到這種人。高原上淳樸的塔吉克人比較煩這個，在人情中混入錢的因素，他們很難接受。

如果雙方交往增多，上述這些偏見應該能逐漸消除。至於歷史上的恩怨，更不該影響現實生活。要是甚麼歷史舊賬都要算清楚，任何人的日子都沒法過了。我們梳理歷史，是為了化解現實中的糾葛，而不是相反。

和前面說的柯爾克孜地區一樣，在塔縣，除了商人，來當幹部、老師的維吾爾人也不少，所以本縣的塔吉克人，多多少少都懂一些維語，維語水平遠遠高於漢語。其他方面受維族的影響也不少，比如我在喀什認識的中學生，買買提江，他這名字就是維吾爾風格，他給我解釋的時候，還顯得有點不好意思。

清朝和近代以來，滿、漢官員進入新疆，也是通過維吾爾人了解塔吉克人的，比如「塔什庫爾干」這個地名，就來自維語，塔什是石頭，庫爾干是城堡，意為石頭城。塔吉克語的石頭城就不是這麼說。

由於這種有點複雜的關係，塔吉克人對漢族的態度非常好，對中國的認同和感情也非常之深，因為漢人的到來，讓他們看到了某種「制衡」的希望。在塔縣的漢族，主要是幹部、軍人和生意人，他們也都愛談起塔吉克人的友好、愛國。

但漢人也帶來了些消極的東西，最明顯的是酒。

塔吉克人雖被維族老鄉視為落後，但從淵源上說，他們可是中國人裡最「洋氣」的，歷史的悠久、燦爛，甚至不遜於「五千年文明史」的漢族。

拿很枯燥的學術話來說，塔吉克人的語言，屬於「印歐語系」的「印度—

伊朗語族」。說通俗點兒，今天歐洲的英、法、德、俄、意、西等等各種語言，加上伊朗語（古代的叫波斯語）、印度語（古代的叫梵語，正版佛經都是梵語），他們都是一大家子，所謂「印歐語系」，牛吧？

印歐語系裡，塔吉克語屬於伊朗語（波斯語）這個分支，和印度的梵語也比較近。

波斯文明非常古老，或者說，它是人類歷史上第一個超級大帝國，曾地跨亞、非、歐三大洲，西頭挨著著名的古希臘，一群哲學家在那兒吵吵嚷嚷，不得志的，就跑到波斯帝國的宮廷裡謀職，有些希臘小城邦乾脆就被帝國給吞併了；帝國東頭還包含了古印度的一部分，印度人把大象進貢給波斯帝王——大帝還看不上眼呢，因為他還有非洲大象，個頭更大。

那還是伊斯蘭教、基督教出現之前，中國的春秋時期，所謂華夏文明，就是一些華北的小國，華南都算蠻夷世界了。比得過人家嗎？

再到漢武帝的時候，中華帝國空前擴張，張騫開通西域，發現從新疆的喀什（那時叫疏勒國）再往西，就都是說波斯語的地盤了，漢朝給他們叫「塞人」，他們有很多城市，在羊皮紙上橫著寫字（漢朝人豎著寫字），鑄造金銀錢幣，還都擅長經商，男人普遍怕老婆。西漢的新疆本地人還沒有文字（至少現在沒發現呢），漢武帝感興趣的西方，就是波斯語世界的文明。

為啥叫「世界」呢？因為漢武帝那會兒，波斯帝國已經終結了二百多年，變成了很多中小國家。它是被古希臘著名的亞歷山大大帝征服的，於是又接受了很多希臘人的文化。

從漢朝到唐朝，中國和西方物質文明、精神文明交流的主渠道，都是波斯語世界。說波斯語的人還大量進入南疆定居，所以印度的佛教、羅馬

帝國的基督教（唐朝叫景教），乃至伊斯蘭教傳入中國，也往往經歷波斯語的中介。和漢代不同，魏晉隋唐的中國人，把波斯語人叫「胡人」，比如鬧安史之亂的安祿山，他血統是「胡父，突厥母」，突厥和胡分得非常清楚。

但唐朝之後，就慢慢不行了，北方草原上的遊牧人，一批批進入南疆和中亞的農業綠洲，他們説突厥語，逐漸把綠洲居民的語言給同化了。這個過程長達數百年。有些比較「頑固」的波斯語人，只好退避到了荒涼的大山裡，半農半牧，生活遠不如綠洲富裕，甚至連文字都忘光光了。只有今天的伊朗，雖然地盤遠不如當年的波斯帝國，但還保存了一些老波斯文化。

以上是塔吉克人的歷史淵源，很多細節也説不清了。現在他們主要分佈在塔吉克斯坦和阿富汗，都是深山國度。昔日波斯文化的輝煌，在塔吉克人中已經沒有甚麼痕跡了，他們沒有史書，現在文化人也很少，波斯帝國對他們，恐怕還不如《小蘋果》熟悉可親。只有這個民族的名字，「塔吉克」，波斯語是「王冠」的意思，還依稀殘留了一點昔日的華麗，也許是古代一支退避到大山裡的王族吧。

塔吉克男女，哪怕窮山溝裡沒上過學的文盲，他們的神態舉止，獨特的服飾，我老感覺有某種底蘊。這感覺和維吾爾族不一樣，和哈薩克、蒙古族、藏族也不一樣，但我很難表達清楚。

塔吉克人見面的禮節也頗有特色，就是各種親嘴：倆男的見面，是握手的同時、互親手背，如果覺得親一下不夠意思，還要三下、五下，這動作完成很快，不知他們怎麼就有親幾下的默契；男女相見，是女的親吻男的掌心；倆女的相見，是互相親吻臉頰；長輩見晚輩，是親一下晚輩的臉頰或嘴。



塔吉克人見面的禮節，男女相見，女的親吻男的掌心。後面那兩位戴帽男子，正在互親手背。

這些禮節生活中很常用，滿大街都可以見到，我倒沒特意拍攝過，相信網絡上很容易搜索到。

走在塔縣街頭，路人説的是維語還是塔吉克語，基本也能分辨出來：維吾爾語輔音用的很多，聽著是「嘁哩喀喳」的感覺；塔吉克語元音運用更多些，聽著是「梯哩禿嚕」的感覺。

我也學了幾句簡單用語，如你好，是「塔姆西斯恰而焦」或「掃卡套」，你是「頭」，我是「瓦茲」，謝謝是「塔夏庫瑞」。塔吉克語也有謂語、賓語倒裝的現象，「我打你」説成「我你打」，這和突厥語族、藏語相似，和漢語、英語則不同。

炎黃子孫：和塔吉克學生們

在喀什的時候，結識了中學生買買提江，約好到塔縣聯繫他。他家離縣城兩公里，父親在縣城開了家農用車修理店。

寒假裡，學生們會到縣城的少年活動中心玩，學習塔吉克傳統的舞蹈、音樂。這是縣文化部門傳承民族文化的舉措。和買買提江短信聯繫，說





上圖　兩人一組輪流學吹鷹笛。鷹笛好像是用鷹的腿骨製作，聲音短促而尖利，需要很大的肺活量，看孩子們吹的非常賣力，也許是他們還不熟練吧。這是買買提江（左）和他弟弟阿克木江正在練習。

下圖　這位老先生不時指點一下

上圖　左邊這孩子的翻毛羊皮襖很有特色

下圖　幾個孩子跟我合影。學生們每人都有一根鷹笛，都是塑料的仿品——畢竟老鷹骨頭不是那麼常見。





左圖　去買買提江兄弟家做客。就是這座土房子。

右圖　這是剛蓋好的新房，還沒入住，聽他們介紹，主要是政府給的補貼，自己家就出了幾千塊錢。這房子沒有窗戶，採光通風靠屋頂的天窗。新房的外飾圖案，也像藏區建築的風格。當地人説，這不是塔吉克的樣式——他們就是土石房子，也談不上有傳統特色，所以我猜就是借鑒的藏式。縣城周邊的農村，時而見到這種新房，應該是政府統一資助的。

好在活動中心見面。我逛到那裡，恰好碰上一位老師，很熱情地帶我到他們活動室裡。學生們在這裡學吹塔吉克鷹笛。

上午的學習結束，幾個孩子跟我合影，還讓我戴他們的帽子。塔吉克人戴的帽子不適合漢人，塔吉克人臉部線條粗獷、鮮明，和圓而平的帽子正好互補。黃種人戴，就有點顯得團頭團腦。另外，這帽子也貴，三五百塊錢一頂，我沒捨得買。

午飯和買買提江兄弟一起吃，他們帶我去一個本地人開的奶茶館，小小的門店，只有兩張桌子。奶茶和青稞麵厚饢餅管夠，一個人六塊錢。

好像漢人對當地人的生活不太了解。我剛到塔縣時，就想找個奶茶館（直覺，這個地方像藏區，應該也有藏式的奶茶館），但旅店老闆説沒有。其實這茶館跟旅店只隔了一百多米。這旅店老闆夫婦，還算是在塔縣「落地生根」的本地通了。

第二天，買買提江兄弟請假不吹笛子了，帶我去他們家做客。

在家裡午飯，奶茶泡饢餅，再加一大勺子酥油。饢比較酥鬆多孔，應該是青稞麵的。青稞耐高寒，在藏區很常見，在塔縣也有種植，但和藏區



午飯是奶茶泡饢餅，再加一勺酥油。



牆上的照片鏡框。那黑白老照片，讓我想起了老電影《冰山上的來客》和電影中彈著冬不拉唱的那首《花兒為甚麼這樣紅》。

不同，塔吉克人不吃青稞炒麵（糌粑）。

家裡陳設還是比較簡陋，電器不多。我這次在南疆轉悠，到老鄉家做客，別管是維吾爾、塔吉克、柯爾克孜，家裡的陳設都差不多：一個木板搭的大床，猶如華北的大炕，白天是沙發，也是餐桌，鋪上塊「餐布」就開飯，北疆的哈薩克也是如此。

孩子上學倒沒甚麼壓力，現在民族地區都大力扶植教育，小學到高中，都一分錢不花，吃飯住宿都是免費的，往往比家裡都吃的好。

買買提江非常好學，他成績好，所以能考到喀什的中學去讀書。兄弟倆又抱出一摞書，向我「請教」。有《新疆地方歷史讀物》、《中國塔吉克知識》。書都翻得很舊了，有些文章被圈圈點點，細讀過很多遍。買買提江還朗誦了一段。

他很喜歡歷史，看書也有疑惑：咱們中國人是炎黃子孫，祖先是黃帝和炎帝，可史書怎麼還說他倆打仗呢？而且還是黃帝打敗了炎帝！

還有歷代的中國歷史故事，買買提江也很愛看，然後總結：就是老打仗，

然後老換王朝……他對這些表象有點煩了，想了解更背後的東西。

少年的問題，竟讓我有無言以對之感。

買買提江還有一本《伊斯蘭知識讀本》，普及讀物，都是勸人向善的訓導。買買提江説，村裡有阿訇，常給村民講解做人的道理。

塔縣的塔吉克人，好像分為三個支系，或者説部族，買買提江跟我説過，網上也容易搜到，名字我就不羅列了。縣城一帶河谷中的塔吉克人，根據世代流傳的説法，是從阿富汗一個叫「古麗斯坦」的地方，遷到中國這一側的。跟塔縣的塔吉克老鄉聊，他們都能説起這掌故。

所以，對買買提江來説，他當然知道，自己跟漢族血緣上並沒有聯繫，他認同自己是炎黃子孫，其實是對中國這個共同體的認同和感情。在塔縣各地轉悠，老鄉們對中國的這種情感都表達得直白而強烈，有時甚至變成對漢族的高度讚揚（我竊以為，把漢族誇得有點過了）。

另外，我還有個胡亂的聯想：古麗斯坦不知道是甚麼具體地方，但「古麗」意思好像是花，「斯坦」是「地方」，直譯就是「花國」。阿富汗讓人印象最深的花，應該就是罌粟了，中亞山區本來就是罌粟的原產地。這些塔吉克人的故鄉，也許是阿富汗某個罌粟花盛開的山谷？我這不是考證，隨便想到的。

兄弟倆還帶我去河谷「金草灘」逛逛。之後因為家裡還有事兒，同遊半日就道別了。我獨自在河灘上遊逛，看群山映襯下的河灘景致。這裡海拔高，日照強，風中已經有了一絲暖意，春天不遠了，到草綠花開，這裡風景應該非常優美。夏天時候，這裡遊客最多。

在縣城逗留三天之後，要去下面的鄉村了。



這手勢應當來自鷹舞，是老鷹飛翔轉彎的姿態。



這是塔什庫爾干河，這片河谷，是全縣最開闊和宜居的地方，河灘上水草豐美。其他的塔吉克鄉，都在很逼仄的大山裡面。塔什庫爾干河最後注入了葉爾羌河，所以這裡也是葉爾羌河的上游。

崎嶇蔥嶺道

我選了一個比較偏遠的薩伊谷鄉，離塔縣縣城兩百公里。

去薩伊谷鄉的人少，不是每天都有車，我這天幸運，碰上了一輛皮卡，司機叫穆合塔爾。一個乘客一百塊錢，他要湊夠三個乘客才能保本。等了半天時間，終於又有了兩位。

一位是個鄉政府的警察。當地是「邊防派出所」，屬於編制獨立的武警序列，而非政府的公安警察序列。但鄉政府裡，也有個別協助治安的警察，這老兄便是，我這裡叫他「老鄉警」。另一位農民老鄉，穿一身 USA ARMY（美國陸軍）的制服，就叫他「美國大兵」。他這體格相貌，扔美國軍隊裡去，只要不開口說話，真沒人懷疑。



與「老鄉警」和「美國大兵」同行，把一大鐵桶不知是柴油還是汽油搬上車。



中途在小賣部吃喝休息

我上車最早，佔了前排座，那兩位只能坐後排。我本意是前面拍照方便，後來卻給我省了大事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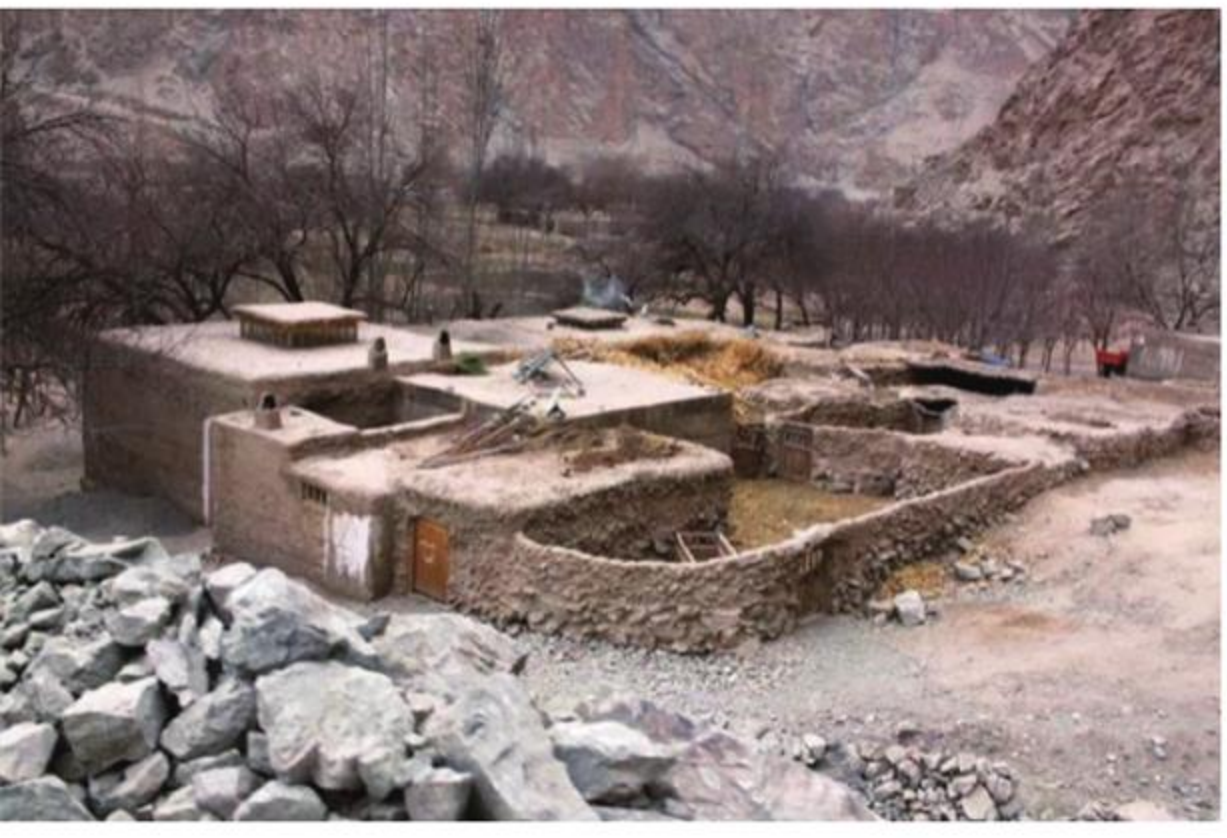
皮卡開到「老鄉警」家，往後廂裝了很多貨物，還有一大鐵桶，不知是柴油還是汽油，還在滴滴答答漏下來。看他們叼著煙捲搬油桶，我真捏把汗。山裡的各種生活用品，都得這麼零星運進去。

出縣城不遠，塔什庫爾干河的河谷迅速變窄了。汽車沿著山谷一直往下游開，沒有柏油路，全是土石路面，兩側都是大石頭山，景色荒涼。還穿過了兩個隧道，編號是蔥嶺一號、二號。帕米爾高原，古稱蔥嶺。

偶爾有一小片稍微平坦一點的河灘，便會有一個小村子，或者幾戶人家。沿途有好幾個水電站工地，都停工回家過年了。

走了一個多小時，汽車停在了一個小賣部旁邊，吃喝休息。小賣部臨著一個水電工地，老闆是個塔吉克老漢，應當主要是供應工地的，現在門可羅雀。「美國大兵」買了一瓶白酒，兩個塑封雞腿，連吃帶喝。其實這還不是正經午飯。

又走了一個多小時，到了一個鄉上的小飯館，才正式吃飯，每人一盤拌麵。這小飯館也賣東西，櫃台裡商品不多，跨度不小，從（非智能）手



沿途經過的村落與杏樹，春天應該很美。



村落與杏樹

機到白菜大蔥。「老鄉警」悄沒聲替我付了飯錢。

這一路上，每經過一個鄉派出所，甚至是村子的警務室，「老鄉警」都要跑進去，待上一支煙時間，不知道在幹啥。

沿途的小村子種著杏樹，開春時杏花開放，我想像了一下，那景色，應該是在荒涼大山合圍中的一抹粉色和新綠，配著黃土房子，跟「杏花煙雨江南」完全不是一種感覺。

這次出行前，遠在京城的老友張金城，寫了個《臨江仙》詞，我也和了一首，其中有「前世杏花村」一句，居然應驗在此了。

臨江仙．迪化殘雪步張金城韻

飄蓬誤沾葉葉水，長安孰與日近。疏雲殘雪杳難分。月下博達嶺，前世杏花村。
羌女胡兒歌舞地，蒲桃一醉深沉。箧中書信夢中人。酒泉安敢望，碎葉冬正深。

用典較多，不一一解釋了，湊合看吧。

在小賣部裡，「美國大兵」已經喝了半瓶酒，剩下的半瓶在車上幹光了，開始興奮起來，時不時大叫一聲，還扒拉著我嗚嗚哇哇想說甚麼。我在

前座一直忙著看景、照相，沒太關注後座的動靜——反正他們說話我也聽不懂，只感到「美國大兵」一直在胡言亂語，到處亂抓。

有時後面傳來 pia 的一聲脆響。開始還沒太在意，有次偶爾回頭看見了——原來是「老鄉警」在抽「美國大兵」的嘴巴。這廝酒瘋犯大了，居然想抓司機的方向盤，在山路上可不是鬧著玩的，「老鄉警」估計把擒拿術都使出來了，還是制服不了他。

汽車在顛簸，後座在打鬥，後廂裡還有一大桶汽油。到路險的地方，我就心裡打鼓：這要翻下去，真連火化的錢都省了。這就是後半截行程。

停車「放水」，「美國大兵」一頭栽倒在地，不肯起來，司機和「老鄉警」合力抬起這廝，他還掙扎著不肯上車，他個頭瘦高，胳膊腿兒長，就像個長腿大螞蚱，死活摺疊不到車裡。最後我在車裡拽，那兩位在外面塞，等這工作完成，汽車開動，天也快黑了。



中途下車休息，「美國大兵」喝醉了。

經過這番折騰，「美國大兵」終於乏了，呼呼大睡起來。盤點一下，我損失最慘重：當初，我老開窗照相，車裡冷，看「老鄉警」衣服單薄，就把羽絨服扔給了他。結果，再從醉漢身下翻出羽絨服，發現帽子已經扯掉了。

在黑夜裡奔馳了近兩個小時，過了一個小檢查站，終於到達薩伊谷鄉。「美國大兵」先下車，他不光瞌睡醒了，酒也全醒了，跟車上各位熱情道別。

我事先問過「老鄉警」，鄉上有沒有旅館，他說只有鄉政府的招待所，其實就是鄉政府裡面的幾間房子，還沒暖氣，很冷，要我跟鄉裡的工作人員一起睡宿舍。我當然從命。

車外全是黑暗，啥也分不清，我糊裡糊塗下了車，跟「老鄉警」進了一個大院，這裡還算燈火通明，一排平房，門上都釘著各科室的牌子。「老鄉警」把我引到一間「社會保障事務辦公室」，除了辦公桌，還有兩張雙層鐵床。這大半天的行程，身上、包上滿是塵土。

薩伊谷鄉裡的玉石和漢武帝

放下旅行包，「老鄉警」說這裡沒飯店，要帶我去老鄉家吃晚飯。

出了政府大院，摸黑走了幾分鐘，拐進一個土牆院子民宅。屋裡居然滿滿當當坐了十來個武警，都是本鄉邊防派出所的，其中有一個漢族尉官，大學學的是維語，在這裡已經工作了五年，聊起來，我們認識的人還有交集。其餘官兵都是維族和塔吉克族，他們都用維語交流。

看過我的通行證和證件，眾人示意我吃飯，一張長條矮桌，擺著兩大盤沒吃完的抓飯，一堆吃完的碗筷，還有奶茶，我和「老鄉警」補上了這頓晚飯。看得出來，這些人納悶我跑這裡來幹甚麼，尤其是大過年的，這裡沒幾個漢人了。但職業習慣使他們比較謹慎，很少和陌生人交流。他們告訴我，明天還要去邊防派出所辦登記手續。

當我動手寫遊記時才想到，「老鄉警」這麼做，一方面是盡地主之誼，另一方面，他漢語不好，難以判斷我的身份，以及來此的真正意圖。這樣「過堂」一次，基本就有把握了。而且住在鄉政府裡，也在他們的可控範圍之內。

僻遠的邊境地區，外來者可能是財迷心竅的淘金漢，可能是在逃犯或外國間諜，也可能是我這種純吃飽了撐的旅行者，待人接物真是大有學問。

回到鄉政府宿舍，同屋睡的是兩個獸醫，可能算是事業單位編制，不是



到鄉政府宿舍住宿



鄉政府大門，後面黃色樓房是新蓋的幹部宿舍，還沒通暖氣。

公務員。這兩人都是維族，家都在很遠的阿圖什市，和他們聊了幾句，漢語都不太熟練，也是把塔吉克老鄉想像成生番。鄉裡分工不嚴格，兩人好像都有值班巡邏的任務，晚上經常拿著大手電出去。

兩人都睡下鋪，我爬到上鋪睡了，被褥俱全，暖氣也熱。

在薩伊谷鄉政府住了三天，這裡有電，是剛從山外拉過來的電線，目前只接通了鄉政府和派出所，還沒到農戶家裡。沒自來水，鄉政府定期用汽車拉河水，每個辦公室一個塑膠大水桶。我的中國電信手機也沒信號，這裡只能用中國移動的。

在這兒洗臉也有點困難。中亞、新疆是缺水地區，傳統上沒有用臉盆的習慣，都是用一個大茶壺一樣的壺，蹲在地上，一隻手掬著水洗臉。NHK 紀錄片《新絲綢之路》裡，拍過一個吉爾吉斯斯坦的卡車司機，就是這樣洗的，中亞各民族都差不多，兩位維族獸醫也是。好在我帶了一包茶語濕巾，聊當洗臉。

鄉政府的政務公開欄裡，有全鄉幹部名單，幾十個人，大概漢族或回族和其他少數民族各佔一半，從名字上，不太好判斷是塔吉克還是維吾爾族。我住的這幾天，一個漢族幹部都沒看見。有人解釋，冬天事兒少，所以分成了兩撥，輪流上班，等春節結束，就恢復正常了。

這鄉只有一千多人，分成四個大隊（村），都分佈在深山溝裡，民風淳樸，治安很好，這裡主要是警戒越境者，特別是從綠洲跑上來、想去參加阿富汗、敘利亞「聖戰」的。好像在我到這裡的半年前，這個派出所打過一個小仗，擊斃了六七個用石塊拒捕的維族越境者。

這裡山大溝深，幾十名軍警遠遠守不過來，主要靠老鄉們當「巡邊員」。邊境上的塔吉克、柯爾克孜老鄉對國家都很有感情，忠誠而警覺地守護著帕米爾的大小山口。想從他們眼皮底下溜過去，不是完全不可能（這裡畢竟人稀），但肯定要吃很多苦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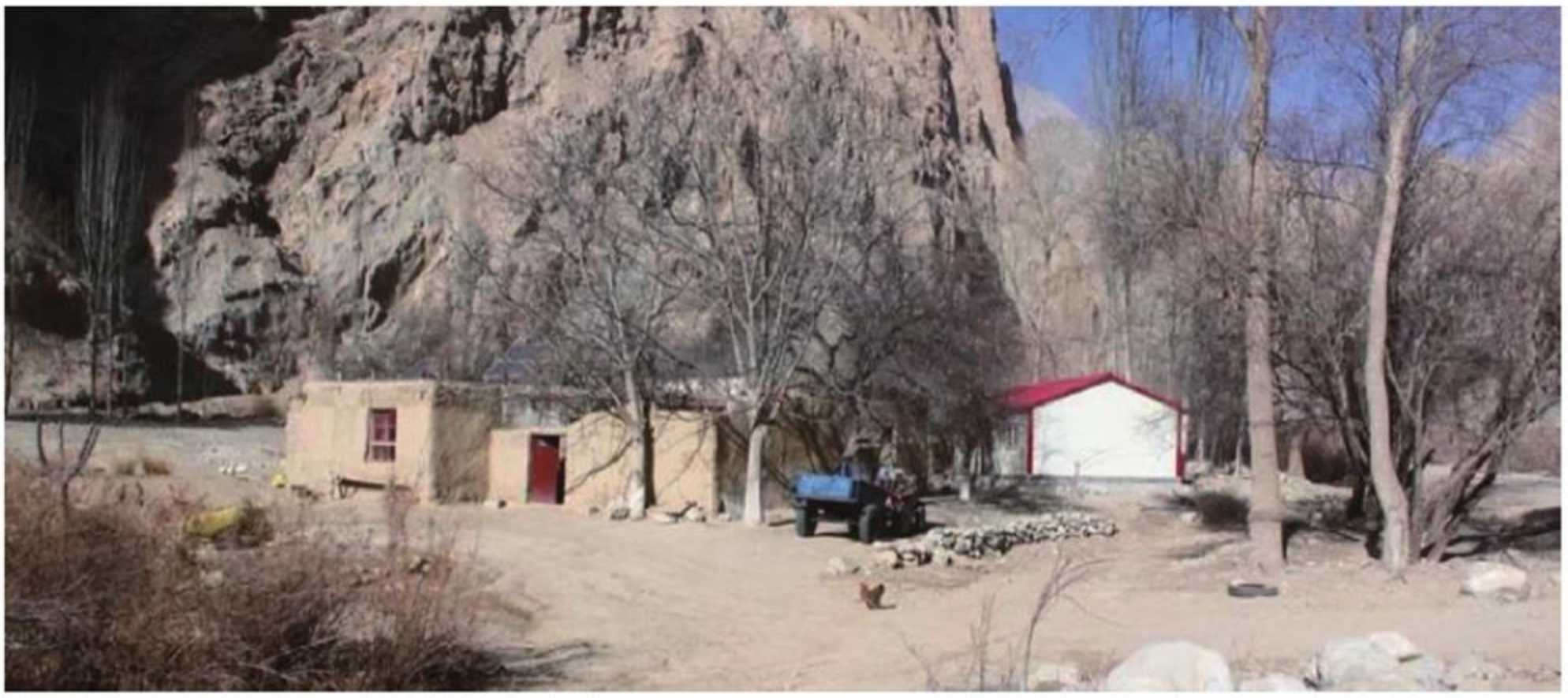
第二天起床，天還蒙蒙亮。等鄉政府的食堂開飯還早，我就沿著山谷的路往上走，又是十二公里，走到了最裡頭的一個村子，當地人稱「一大隊」。沿途經過一個不太大的玉石礦，過年收工了，留下幾個人看門，正圍坐著打麻將。聽鄉政府的人說，這礦解放前就有了，經歷過政府國營，經營不力，幾年前賣給了私人。

之前在莎車縣見過一個玉石商人，他說薩伊谷鄉產青白玉，品質不高，商人去收購的話，一般一公斤二三十塊錢。

沿途經過一些零星的人家，都是石塊砌成、外表抹泥的房子，石頭壘的畜欄。北疆的哈薩克人常住木屋，南疆森林少，就靠土石建房子。

偶爾和遇到的老鄉聊幾句。常有人比劃著要我去家裡坐坐，喝茶，吃饢。這天的早飯和午飯，都是這麼解決的。這裡杏樹多，老鄉家常有杏仁做小零食。還要給我口袋裡抓上一把。

有的老鄉，我給點上支煙，他卻手足無措不知道怎麼抽，原來是從不吸煙的人，又不好拒絕我，民風淳樸至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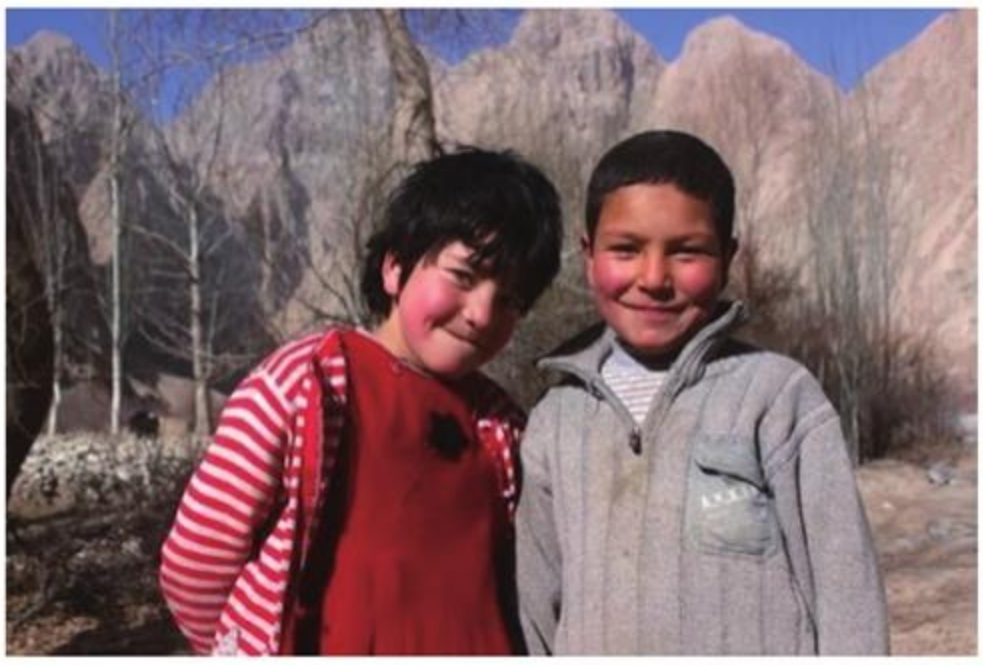


鄉村主要用土石建房，背後那彩鋼活動房，是政府統一建的，每家都一樣，三開間，村民自己只出一千多元。鄉政府的公告欄裡有開支表，政府出錢是 9.18 萬。後來上網搜，彩鋼房每平市場價是五百元左右，這房子遠到不了一百平米，算上交通和人工成本，也不至於要九萬多。



兩個做十字繡的美女





山裡孩子都靦腆，見的生人少。

可愛的孩子



鄉政府前的直路，可算是本地的「商業街」。

遊逛回鄉政府，已是下午。我去邊防派出所辦登記。這派出所是個大院子三層樓，寬敞亮堂，比鄉政府氣派多了。管事兒的是個漢族中校，姓牛，問我需要「調研」幾天，我說這裡有四個大隊，就四天吧，於是給我開了一張「流動人員登記卡」，填了停留天數和所去的大隊，又扣下了身份證。這登記卡，應當主要是針對礦上的漢族工人。看他們桌上有一大冊子，「礦山爆炸物管理冊」，似乎頗有一些小礦。

派出所門廳裡有值班表，看名單，好像有三四十人（有點記不清了），大約三分之二是漢族。

鄉政府前有條一百多米的直路，兩三家小賣部，就是本地的「商業街」，站著一些沒事兒閒聊的老鄉。下午常能看見幾個醉醺醺的漢子。

有家河南人開的小商店，賣各種雜貨，包括煙酒。本地人不賣這個，但消費量不小。有次，聽櫃台後面有兩個塔吉克漢子，明顯是在喝酒聊天，似乎也不願太公開。這兒還給泡方便麵，也算兼小飯館。聽說，曾有一個維族大媽來鄉上開小飯館，這兒消費水平低，維持不下去。

一次我在小商店裡吃泡麵，進來一位矮個子塔吉克老者。見到我這陌生



河南夫婦開的小賣部

漢人，老者興奮起來，抒發他對漢人的感情，對偉大中國的熱愛。而且，他是從歷史的角度來闡述的：

「外國人……給中國叫甚麼？——漢國！」

平頂圖馬克（皮帽子），鷹鈎鼻高聳，閃亮的灰褐色大眼珠子，這塔吉克老漢拍打著骯髒的小賣部櫃台，吭吭哧哧用漢語措詞兒：「就是漢武帝……漢武帝！是咱們中國人的祖先！」

在中國最西端，帕米爾高原深處的小賣部裡，居然聽到了這種版本的鄉間野史。

和中學生買買提江一樣，老者看重的，不是漢人、塔吉克人血統上的不同，而是同屬中國人的自豪。血緣上，漢武帝並非所有中國人的祖先，但他開創了更宏大、包容的中國，影響直至今日。老人的漢語表達不了這些，但他應該是這麼想的。

當然老人也有憂慮。他沒直說跟漢人的關係，只是感歎，現在娃娃們都在喝酒了，漢族、維族，喝點酒也能「勞動」，我們塔吉克的娃娃，喝了

酒就不「勞動」了……老人的漢語只能表達這麼多。他對年輕人的憂慮，揭示了塔吉克人在步入「現代社會」時遇到的困惑。

薩伊谷鄉的宗教氣氛不濃。鄉裡有個小清真寺，門一直鎖著，冷冷清清，也沒聽老鄉們談起過和宗教有關的話題。我在這裡三天，唯一見過一次有點宗教色彩的舉動，居然是和武警們吃抓飯那次：吃完時，人們同時舉兩手在面前，唸誦一句經文，包括那個學維語的漢族小伙子，我也入鄉隨俗一下。這似乎不是本地塔吉克人的普遍習慣，而是外來維族幹部的影響。

中國的這幾萬塔吉克人，也有什葉派和遜尼派的區別，塔縣的主要屬什葉派。新疆維吾爾族都是遜尼派。

逛完一大隊這天，黃昏時分，我正想晚飯怎麼解決，被一位瘦高的醉漢拉住了。他叫卡布里，上午曾在野外遇到我，比劃著聊了兩句，邀請我去他家裡，說要送給我玉石，我當時要往山裡走，說等我回來再去。當時沒太在意，就當隨口一說。

沒想到他很認真，見我一直沒去，很有意見，又嘟嘟囔囔說了些「我不是維族」之類的醉話。於是只好安慰他，跟他一起回家。

一路上，他吭吭哧哧都在說，他最愛和漢族交朋友，認識漢族老闆誰誰，漢族實在太好……路過河邊，一輛玉石礦的皮卡車正在裝水，卡布里為了顯示他和漢族的交情，跑過去跟車上兩位漢族套近乎，讓那兩人頗驚而且煩。所以，我覺得卡布里想像的漢人過於完美了。

卡布里家離鄉上有兩三公里，走到他家，天已快黑。他家在一個平緩的山坡上，沒有圍牆，範圍大如足球場，都種了杏樹。開出這片土地很不易，因為石頭特別多。卡布里說，都是老爸爸的功勞，老人太能幹了，

而且最愛毛主席。

房子有年頭了，屋裡陳設也顯老舊。一個裹著舊軍大衣的白鬍子老人正看電視。看卡布里和我進來，老人只轉頭看了一眼，有賭氣之色，又埋頭看電視——電視也老，顏色失真，播放的是「富饒關中」的漢語紀錄片。老人不讓換別的頻道，他肯定不懂漢語，但無疑是在領略祖國的富強。

這天直到告辭，老爺子都沒說幾句話，一個人躲在角落裡。我覺得這不是針對我這客人的，可能天性如此，或者對兒子酗酒生氣——我覺得後者可能性大點兒。有意思的是，卡布里在外面東倒西歪，一旦進了家門，立刻規矩了。

卡布里大哥顯得比較老，穿一身舊武警制服。他先小心地問我：去派出所辦證件了沒有？得到肯定的答覆，才顯得放心。又拿出來一個紅皮「巡邊員證書」給我看，舊得都成散頁了，上面有領取津貼的記錄，只記載了 2010 年的幾個月，每月好像是三百元。

卡布里真的拿來一塊拳頭大的青白玉——是從屋外的樹底下拿的。這玉石棱角分明，不是河灘裡的「籽料」，估計是從玉石礦那裡撿的。我推辭不過，要給他一百塊錢，搞得卡布里很生氣。我解釋半天，這不是買玉行為，是請他和朋友喝酒（低聲說的）。最後他收了錢，高興得跑到屋外，拿給正做饢餅的媽媽看，那開心勁兒，像是李逵遇到了宋江哥哥。

等卡布里再進屋，手裡又拿了一塊玉石，大如羊頭，也要給我，還把兩塊玉在一起比較：大的更有色澤，摸起來更細膩。我說太重了不好拿，我還要走好遠的路，才推辭掉了。

卡布里家八口人，老爹老娘，他兄弟三人，只有大哥有老婆，有一對兒女。這哥倆沒結婚，估計和經濟條件不太好有關。



女孩和三叔（卡布里的三弟）跳舞。屋裡燈光其實沒這麼亮，是電腦處理的結果。



羊肉包子熟了，全家開飯。從左至右是卡布里的侄子、大哥、三弟、媽媽。

晚飯是羊肉包子。等包子出鍋的時間裡，家人跳起了舞，用手機放《小蘋果》伴奏，這舞蹈大概是塔吉克鷹舞和小蘋果舞的融合。當初在喀什，買買提江就用賓館房間的電腦給我看一段視頻，是塔縣各單位的人跳《小蘋果》集體舞，看來這歌舞在老鄉中很有市場。（其實在維族鄉間，那陣子《小蘋果》都很流行，有維、漢語夾雜的各種翻唱版，巴扎裡賣家電的攤位歌聲震天，孩子們對這歌尤其熱衷。）

家裡用的電，是自家的微型水力發電機，老爸當年安裝的。近年來政府扶貧，又發放了太陽能電池板。但有些人家在山谷背陰處，太陽能好像用不多。

包子熟了，一家人開飯——吃在嘴裡疙疙瘩瘩的，可能是羊頭肉，便宜些。包子這食物很普及，我之前在藏族老鄉家吃過包子，這次逛南疆，又吃了塔吉克包子、維吾爾包子、柯爾克孜包子。

卡布里和大哥吸煙。大哥是用末合煙粒捲煙，我遞給他一支紅河煙，他吸得極為珍惜：抽小半截就小心地滅掉，飯後又點著慢慢再吸。

吃過晚飯，天已漆黑。一家人要留我睡覺，但我怕晚上不歸，鄉政府的人以為我失蹤了，這裡又沒手機信號。婉拒了他們送我，拿個手電筒往回走。年根底下沒月亮，聽著水聲又怕掉河裡，摸黑走錯了路，把一位打手電走來的大媽嚇得大叫一聲，後來她給我指了路——基本不懂漢語的老鄉也知道「鄉政府」這個詞。虛驚一下，終於回了鄉政府。

沒想到，一個胖大的塔吉克中尉正在鄉政府等我，要我立即跟他去派出所。心中納悶，隨胖中尉到了派出所，下午見過的牛中校正坐在辦公室裡。

寒暄幾句，牛中校在屋裡來回踱了兩趟，說到了正題上：根據我們剛剛收到的情報——具體內容，還不能跟你透露，反正呢，邊境形勢吃緊了，這裡非常危險。你明天必須回塔縣，不然，出了事情，責任我們承擔不起！

他下午剛給我開了四天的登記卡，晚上就改了主意，讓我大惑不解。我白天所見所聞，這裡根本沒甚麼「危險」。出來這一路，常有基層幹部跟我說「危險」，老百姓從沒這麼說的。再者，我就住鄉政府裡，難道也不安全？

胖中尉也在旁邊幫腔，說這裡局勢多麼的複雜，還頻頻摩挲腰裡的手槍——我這時才注意到，原來倆人都別上槍了。

我解釋：逛過一大隊之後，我也沒太大興趣去別的大隊了，就是想等個車，沿著葉爾羌河往下走，回到當初的阿爾恰拉鄉，而不是走原路回塔縣。

聽到這兒，牛中校又衝動了：你怎麼敢去阿爾恰拉！我都不敢去！我們這兒有順路車去那兒，我都不敢坐！我就不知道那兒去莎車買東西方便？那兒出的事兒，你知道嗎？

他說的，應該還是九幾年私造兵器那事兒。我在阿爾恰拉已經待過了，這嚇不住我。而且實在是弄不明白，這中國的地盤，朗朗乾坤，善良忠誠的百姓，再加上幾十個有槍的武警，召之即來的米-171 直升機，究竟能有甚麼「危險」？

吵了半天沒個結果。兩人的底線是，明天我必須領回身份證、離開本鄉派出所的轄區範圍。其實這裡只有去往縣城的車，我真沒的選擇。

滿頭霧水回了鄉政府，看這裡一切照常，也沒「危險」起來的味道。直到鑽進被窩，我還在想，按照法律，派出所沒有強制我的理由和手段，只要中國沒宣佈軍管狀態，他們就不能怎麼樣我。

——但問題是，我住在鄉政府，他們可以給鄉政府施加壓力，不讓我住宿。這裡老鄉對政府、派出所都敬重且怕，他們肯定也不敢貿然收留我。手機沒信號，我又懷疑山外發生甚麼大事兒了，想電話聯絡一下都不行。那種感覺，恰如宋江刺配江州、路過揭陽鎮的遭遇。

第二天一大早，我去派出所交出登記卡，領回身份證。昨日那兩位都不見了，換了個年輕小伙子辦手續。辦完手續出來，穆合塔爾那輛跑塔縣的皮卡就停在鄉政府前面。我忽然徹悟了——

原來，牛中校要回塔縣。

他已經換了一身便服，佔了皮卡前排的座位。他家在喀什，這是春節要回家休假，先到塔縣，再從那裡換車。

這皮卡車，是要湊夠三個人才上路，人少不走，除非你多掏錢。如果我今天離開，坐皮卡的便又多了一個人。

但我還想去阿爾恰拉鄉。所以跟穆合塔爾說，我只坐到去阿爾恰拉的那個路口，路近，我只肯掏三十塊錢。他點頭答應，說要再湊倆人出發。

其實，我已經不是司機眼裡的優質客戶，他首選出一百塊錢去塔縣的，耐著性子等了一上午。牛中校也一直守在車邊。我看得好笑——按他這身份，囑咐司機一聲，給自己留好座位，然後在派出所舒舒服服等著，何樂不為？（後來我才想到，他頭天晚上不肯告訴我同行之事，第二天又一直守在穆合塔爾身邊，可能都是擔心自己的行程被泄露出去。）

怕牛中校看見了拉我上車，就一直躲在鄉政府裡，鴕鳥一樣。最後聽說，司機又搜羅到了三個去塔縣的乘客，開車走了。從此我消消停停住在了鄉上。

宣講會——如果能有一兩千名塔吉克幹部

在薩伊谷鄉的後兩天，這裡來了一個「宣講隊」。好像是縣上組織的，他們一行四人，開了一輛皮卡過來，住在鄉政府裡，由鄉政府的人陪著，輪流到各大隊「宣講」。

由於牛中校的事兒，我沒敢出去造次，在鄉政府裡老實待了一天。到第三天，我跟著「宣講隊」去看了一次他們的宣講會。

地點是在二大隊村委會的活動室，彩鋼板搭的大房子，像是倉庫。宣講人是塔縣某鄉的人大主任，叫巴圖爾江，他是塔吉克族，但老家不是塔縣，而在克州那邊，所以他不會說塔吉克語，是用維語給老鄉們做宣講。老鄉們都很習慣，維語可以算塔縣基層最常用的官方語言。

講的內容我聽不懂，估計是講「自古以來」新疆屬於中國的歷史、民族團結、依法治國。趁機給老鄉們拍了不少照片。平時不好意思拍人，現在我就像隨團的攝影師，沒人在意我。

宣講結束，和巴圖爾江主任聊了會兒，又一起在鄉政府食堂吃午飯。他這名字「巴圖爾」明顯是蒙古族（「江」字是加在男性名字後面的後綴），他笑著解釋：自己生在毛澤東時代，那時全國各民族之間關係極親密，互相間也都很有興趣，父母不知看了甚麼電影，或者聽了甚麼廣播，就給自己取了這麼個蒙古名字。









上圖　宣講會現場，內容聽不懂。

下圖　女性頭巾的顏色，不知是否有甚麼講究。

上圖　老鄉們秩序不錯。記得我河北老家村裡開會，孩子大人鬧成一團。

下圖　有些老鄉，估計能冒充南歐、東歐人。這兩位堪稱雅克和伊萬。

我在烏魯木齊學校裡，也常能見識些名字有趣的學生。比如有個哈薩克學生，叫「也斯寶．革命漢」，點後面是父名，即父親的名字，伊斯蘭文化中比較普遍。可見這位父親就叫「革命漢」，他應該是 1960 年代生人，彼時，漢族幹部帶著「革命」的新理念走遍了天山南北，甚至變成了老鄉中新潮的名字。

1980 年代之後，馬列主義的意識形態逐漸淡漠了，各族（包括漢族）的文化心理又回歸保守，這些新潮的名字就逐漸少了，但也沒有消亡。比如我認識的一個二十多歲的哈薩克姑娘，就叫「卓婭」。年紀稍大的人，應該記得當年很流行的蘇聯小說《卓婭和舒拉的故事》，這姑娘說，因為爺爺對蘇聯很有感情，才給自己取的這名字。

北疆多民族雜居交融，還有更「奇怪」的現象。比如一個蒙古族女生叫

「某某某·巴特爾」，我有點好奇：好像蒙古族沒有名字裡加點和父名的習慣吧？她說：確實沒有，當年父母去派出所給她上戶口，戶籍警是個哈薩克族，就按哈薩克的習慣，把父名也綴了上去。她父母可能不識字，當初沒發現，後來發現了，卻不好改了。

巴圖爾江主任早年學醫，後來當幹部。塔縣教育不發達，本地幹部缺乏，他便調來塔縣工作了。近年來，他轉而對塔吉克人的歷史與文化感興趣，寫了很多文章，還出了本詩集（當然都是維語寫的）。他老家那邊的塔吉克族都說維語了，他也不會說塔吉克語，說起這些，巴圖爾江主任略有些小尷尬，但他試圖強調：民族的主要特徵是服飾、風俗，語言倒不太重要。

可見說維語的塔吉克族，仍對自己的民族身份很重視。

說到塔縣教育的落後，我覺得是個非常遺憾的歷史欠賬。塔吉克人不僅高度熱愛中國，而且天資非常聰明，如果有更好的教育水準，他們可以大有作為。

或者，說嚴重點兒，中國的新、藏邊疆地區，可能會有不同的局面。

塔吉克都有語言天賦：母語是塔吉克語（波斯語），都會說點維語，上學又學漢語，這樣，亞歐大陸上三大重要語系：印歐語系、阿爾泰語系、漢藏語系，就都通了一門，再學別的語言非常順手。（三家之外，還有一個閃－含語系，主要是阿拉伯語和希伯來語。至於中南半島那邊的語言文化，影響就低得多了。）

我在塔縣見到一個讀大一的男生，除了會塔、維、漢語，還在學英語、俄語，他好像還不是專門學語言專業的。在漢人看來，俄語是非常難學的，字母不一樣，詞的性、數、格、位的變化非常多，很難記住。但這

小伙說，他覺得俄語比英語還容易，因為很多語法規律和塔吉克語一樣。

還有塔吉克老鄉的聰明，經常大大超出我的認知範圍，讓我驚歎。

比如，他們這深山裡一直不通電，要靠自己安裝水輪發電機。那些一天學都沒上過的文盲老鄉，都自修成了水利發電專家：設計好落差，在屋後山坡上挖好蓄水池，引來山泉水，接一條鐵管子到低處，安裝一個小小的水輪發電機，再經過一系列變壓器、穩壓器、整流器，來點亮家裡的兩隻燈泡……技術高的，能帶得起電視。

別小看這工程，除了電工、機械技能，還涉及土石施工、水文和流體力學。搞不好的話，別說發電，自家土房子可能都讓水給泡了。

塔吉克人普遍農牧兼營，這在中國（乃至世界）各民族中也比較少見。他們農田和草場都不多，要「兩條腿走路」才能維持生活：一般人均只有一畝薄地，每家有二三十頭牛羊，多是家裡有分工，誰在村裡種地，誰趕著牛羊去遠山裡放牧……

農業和遊牧，是完全不同的兩種生產生活方式，互相都不熟悉，甚至都將對方視作異類，彼此敵對。一般的漢族幹部，都不了解牧區的生產生活習慣，更談不上有管用的發展思路。牧區出來的少數民族幹部，一般也不適應農區的工作（藏族是農、牧業都有，但往往是各有側重，不如塔吉克人「腳踩兩隻船」這麼均勻）。塔吉克人這方面的知識儲備，也欠開發利用。

中國的新疆和藏區，最缺的是人才，尤其是幹部人才（內地人、尤其是經濟發達地區的，可能不太理解這觀點，覺得應該是「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但在邊疆，經濟文化不發達，社會自發成長的動力弱，政府對社會的影響力、控制力格外強大，俗話說就是有「拔苗助長」的能力。

看過我前面的遊記，讀者可能會對此有所體會）。可漢族幹部一般都不懂民族語言；少數民族幹部往往是粗通漢語，英語等外語就很陌生了。所以，外來者不了解基層的情況，本地人又難以學習漢地乃至國外的先進事物，上下兩層皮。如果大量培養能説漢、維、藏乃至英、俄等語言的塔吉克幹部，對中國的邊疆建設有重要作用。

説具體一點，如果塔縣能有十來所高水平的小學，幾所高水平的初中，中學生能夠像維族一樣，考到內地去讀「新疆班」，再給他們設置專門的大學課程，強調多語種訓練，以及綜合實用的專業知識，應該能培養一大批高水平的幹部、知識分子。

在新疆、藏地的廣大基層，如果有一兩千名高素質的塔吉克幹部供職（比如處級、科級），局面應會有不同。結合目前正大搞的國際反恐和「一帶一路」外交政策，中國對中亞、南亞、西亞的經營佈局也會更得力。現在中國急缺懂內亞諸國語言、文化的政經人才，塔吉克人本應發揮的作用，任何人都無法替代。

十年樹木，百年樹人，這本是毛、鄧時期就該著手的工作，但好時機已經白白流失了。現在開始的話，要二三十年後才能見成效。

當然，教育問題本身也很複雜，不光是砸錢搞硬件建設的問題，這裡就不細説了。

塔爾鄉一夜

吃過午飯，宣講團一行要返回塔縣縣城。巴圖爾江主任説，車裡還有一個座位，建議我和他們同行。他贊同我走葉爾羌河之路、去阿爾恰拉的計劃，決定把我送到阿克陶縣的塔爾塔吉克鄉，那裡是他的老家。

駛出薩伊谷鄉約兩個小時，皮卡車抵達塔爾鄉。巴圖爾江主任的一個侄子已經接到電話，做好了待客的準備。一車五人被迎到家中，脱鞋上炕。男女主人端著溫水壺和水盆，請客人們輪流洗手，然後端上茶水和拌麵，吃了頓下午飯。

巴圖爾江主任一行繼續去往塔縣縣城，我則被安頓在了一戶人家，男主人叫卡吾力（和薩伊谷的卡布里，可能是一個詞的不同漢語寫法）。

塔爾鄉的主街比較「蕭條」。因為九幾年的時候，這個鄉遭了一場大洪水，一大半人家的房子都被沖毀，政府在上百公里遠的山外建了新定居點，安頓災民，鄉政府等機構也都搬出了山。現在留在這山裡的，只有「小半個」塔爾鄉的人了。

卡吾力在小學教書，在老鄉中，算是漢語説得比較好了，但也不太流暢。他家裡有一台塵封的老電腦，還有個佳能 550D 單反相機的包裝盒子。我想跟他交流一下使用佳能的心得，他説很久不用了——原因有點悲劇，這裡沒通電，也是每家安裝小水輪發電機，某次山水暴漲，電流大



隨卡吾力去他家。民居多是這種土房子和土牆，分佈在一面山坡上，面對著塔什庫爾干河的河谷。卡吾力家緊鄰一所小清真寺。

增，把相機充電器、電池都給燒了。

好像是兔死狐悲，到了塔爾鄉，我的佳能 500D 相機也開始罷工，不肯對焦。這小相機伴我五年，去過不少地方，高原上捱過凍，戈壁裡吹過風，如今也垂垂老矣。所以在塔爾鄉拍的照片較少。

到了晚上，屋裡坐滿了親戚、街坊，因為別人家的水輪發電機功率小，帶不動電視，所以都到這裡來看電視。主人把我安頓在客房裡，鋪了厚厚的被褥。

我不太習慣人多熱鬧的環境，在薩伊谷鄉政府住了三天，整天是來來去去的人，搞得有點六神無主。這裡睡了一夜才算恢復過來。

第二天一早，天剛蒙蒙亮就醒了。起床到四下逛逛，看到一群老者正從清真寺走出來，應該是剛剛做完晨禱。可見此鄉宗教氣氛頗濃厚。

關於判斷一個地方的宗教氛圍是否濃厚，或者說，「世俗化」程度的深淺，我總結出來一個簡單的辦法：看街邊扔的煙頭數量。塔爾鄉這裡幾乎見不到煙頭。老鄉們說，這裡的商店都不賣煙酒。因為鄉政府等機構都搬到山外了，這裡基本沒甚麼外來者。

塔爾鄉都是塔吉克族，但都是說維語，教派屬於遜尼派，和塔縣的塔吉克也不一樣。這裡人見了漢族來客，也不像塔縣老鄉那樣興奮，當然熱情還是有的。

早飯是奶茶和饢餅。奶茶有杏仁的苦香味兒。卡吾力說，這裡種杏子和核桃多，所以喜歡把杏仁和核桃仁打碎了沖茶喝。

塔爾鄉人去阿克陶縣城辦事，都要走沿著葉爾羌河、途經阿爾恰拉的那條路，這裡到阿爾恰拉有七十多公里。卡吾力給我打聽了一輛去縣城的皮卡，老鄉家自己的非營運車，這裡到縣城的行情是一百塊錢，我到阿爾恰拉，和司機談好是五十。當初百般努力都沒走通的葉爾羌河之路，終於敞開了大門。

沿著葉爾羌河的這條路，地圖上幾乎都沒有標出。在薩伊谷鄉曾聽小賣部老闆說，以前這條路非常艱險，最近四五年來，交通局時不時用推土機修整一下，現在跑車還算方便了，他們以前進貨，是包車走塔縣、喀什，現在已經改成了走葉爾羌河、去莎車。

我胡亂猜測，也許是從安全角度考慮，不想多開一條去塔縣邊境的道路。但這山裡小礦多，以後還要建水電站，州縣政府為了增加地方財政收入，卻有修通這條路的動力。還曾聽說，也有將這條路建成戰備公路的規劃，不知能否實行。

其實，葉爾羌河之路的開通是個大趨勢。從交通便捷的角度講，可以把塔



群山裡的葉爾羌河，一路都是洪荒蒼涼的風景。



葉爾羌河的一個大拐彎。聽説以後要修水電站，蓄水以後的景致就很不一樣了。

縣的薩伊谷等幾個鄉，和阿克陶縣的塔爾、阿爾恰拉、恰爾隆等幾個鄉，劃給莎車縣，或者在山外單獨建一個新縣城，成立一個塔、維、柯三族共處的新縣。但這樣做的一個結果，就是塔吉克、柯爾克孜老鄉們維吾爾化的進程會大大加快。之前，他們能保持自己的民族特徵，主要靠的是山區閉塞、交通不便，現在交通通訊大發展，估計難逃全球化的洪流。

解放前在西藏山南地區，非常偏遠的深山裡，有門巴、珞巴族，被藏族視為野人生番，但建國以來，這些人已經逐漸被藏族同化了。海外常有反華的人抱怨，說藏族、維吾爾族在被漢族同化，但他們沒看到那些小民族被藏族、維族同化的現象，也沒看到現在的漢族也都在學英語，學著過聖誕節、情人節，甚至改宗基督教。現代化、全球化大潮浩浩蕩蕩，其中的現象很複雜，不能簡單地肯定或否定。

重返阿爾恰拉：誰是突厥？

路況差，跑的慢，用了近兩個小時才到阿爾恰拉。能走通這條路太難得了，而且風景奇詭怪異，我很滿意，給了司機一百塊錢。司機把我送到鄉街上，又去了派出所，估計還是報告有生人到此。

阿爾恰拉一切照舊。還是入住那家「招待所」。我四五天沒洗臉了，忍無可忍，讓房東給我備洗臉水。老太太很快端出一隻長嘴塑料壺，裝滿溫水。我蹲在地上，掬水在手，按當地人的套路洗了手臉，感覺如受了洗一般，徹頭徹尾重生，是個正宗的中亞人了。

去派出所、鄉政府逛逛，當班民警已經認識我，也不再登記和扣身份證。還跟一位鄉幹部閒聊，他建議我取個維族名字，老鄉們好記。

我有點納悶：維族名字要帶父名，總不能兒子給老爹也起個維族名吧？

鄉幹部說那倒不必，光自己的名字也行。於是請他給想一個，不要「買買提」這種太常見的。他冥思苦想了好幾分鐘，最後提出：「普拉提·李」。這名字簡短上口，我很滿意。

後來我從別處知道，「普拉提」這詞是有意義的——維語鋼鐵之意，我當然沒鋼鐵那麼強硬，有時倒更像根皮條。

再後來，還有個年輕人主動給我起名字：「艾孜買塔洪」，不知道甚麼意

思，也很酷，但有點兒長了，不好記，不如普拉提方便。（按，一年後我得知，這名字是「勇者」的意思，讓我著實汗顏。不過這也能看出來，這些深山裡的維族老鄉對於一個獨身遊歷的漢人的感觀。）

第一次來阿爾恰拉，就感到這裡人和外面綠洲的維吾爾族不太一樣。這次從上游的山裡下來，我對阿爾恰拉人有了更準確的定位：這裡其實是維吾爾、塔吉克、柯爾克孜三者的交融混合，其中塔吉克的成份可能還多一些。不光相貌，這裡人的有些服飾習俗、半農半牧的生活方式，都和塔吉克人接近。

從薩伊谷鄉到塔爾鄉，再到阿爾恰拉鄉，體現了塔吉克人和維吾爾人、柯爾克孜人的逐漸融合，語言風俗則呈現維吾爾化趨勢。

阿爾恰拉人其實自己也有意識，就是他們和山外的維吾爾族不太一樣。據說上世紀搞民族成份鑒定的時候，這裡的老鄉不認為自己是維族，傳說他們的祖先，是從土庫曼斯坦那邊遷來的，所以他們想定成「突厥族」，當然被政府給否決了，最後還是成了維吾爾族。

另外，在莎車縣，我還聽過一個說法：在葉爾羌汗國時期，一些和田的維族人不甘忍受汗王的暴政，就逃到了阿爾恰拉的山裡。我覺得這和上面的土庫曼說並不衝突。因為任何地方的人都不會是純粹單一的來源，而是各種人的混合。

最後說說「突厥」，現在最容易產生歧義的一個概念，也沒人能真正說明白過。

現代的「突厥」是個語言概念，沒這個民族。正版原裝的突厥族，是在北朝、隋唐時候統治北方大草原的阿史那突厥部族。被它統治的各草原民族，都被同化得說突厥語了，但還沒變成一個大民族。阿史那突厥不

會認為那些被統治民族也叫突厥。

其他説突厥語的民族，如回鶻、黠嘎斯、沙陀、薛延陀、葛邏祿等等，中國古代史書常統稱為「敕勒」、「鐵勒」，一個詞的不同譯法，歷來史家都説不清含義。其實我猜，這個詞應該就是「被統治者」的意思，突厥人早期也是「鐵勒」之一，那時草原的霸主還是柔然人。

阿史那突厥在崛起之前，被柔然人統治了上百年，他們的語言很可能也是柔然語，比如把大頭領叫「可汗」，就是柔然人開端的（再之前的匈奴人稱「單于」），以後突厥語諸民族都沿用，還傳給了蒙古人。

至於草原通行的語言為啥叫突厥語，而沒叫柔然語，則純粹是歷史的偶然。就像漢族為甚麼沒叫周族、秦族、唐族一樣。

把突厥這個部族名，擴大到説突厥語的各民族，是古代波斯史書的糊塗。中國的史書分得非常清楚。為啥？跟中國比起來，波斯農業文明的塊頭很小，被周邊強大的遊牧鄰居包圍著，惹不起的都是大爺——突厥就是大爺，大爺就是突厥，也就不分那麼細了。

阿史那突厥早湮沒於歷史了。現在土耳其人愛標榜自己是正宗突厥人（土耳其和突厥，就是一個詞的不同漢譯），其實他們也是「鐵勒」，和阿史那突厥沒甚麼親緣關係，給自己戴一頂歷史悠久的高帽子而已。以前的土耳其人把自己也不叫突厥，叫奧斯曼，突厥是當初歐洲人對他們的蔑稱。另一個和「突厥」詞源相同的土庫曼人，也是波斯人給的稱謂，當初都是他稱，不是自稱，後來被叫習慣了，也就接受了。

要説當今世界哪個民族裡融合的阿史那突厥血統比較多，我覺得還是漢族，因為唐代中後期，突厥衰微了，被翻身的「鐵勒」們追著暴打，大量遷居到中國內地，慢慢都變成了漢族。

唐朝將領安祿山是「胡父、突厥母」，哥舒翰是「突厥父，胡母」。這裡的突厥還是狹義的阿史那突厥。他們的後代如果延續到今天的話，也都是漢人了。當然，跟漢人總量相比的話，突厥人的數量極少。

另外，跟現在很多人的想像不同，當初生活在草原上的突厥語諸民族，其實主要是蒙古人種特徵（黃種人），他們雕刻的草原石人，多是大圓臉、小鬍子、大顴骨，明顯的黃種人特徵。中國古代的史書，也從未提及他們和漢人相貌不同（其實更早的匈奴人，長得跟漢人也沒啥區別，猶如今日之蒙古人）。

現在突厥語族的維吾爾、烏茲別克、阿塞拜疆以至土耳其人，都不同程度地有點白種人特徵，其實是後來移居到農業綠洲，慢慢混合了印歐語人（尤其是波斯語人）的血統之故。現在的土耳其人，在突厥語各民族中白種特徵最明顯，恰恰說明他們的草原血統已經很稀少了。

以上是從生物學的血緣意義上說的，不代表我反對或支持文化上的「泛突厥」主義，那是另一個問題，別和血緣問題綁定就好。另外，我沒用基因這個詞，因為「基因」在史學圈裡快被弄成偽科學了，比如搞甚麼曹操基因，純胡扯——曹操他爹本來就不姓曹，姓夏侯，過繼給了個姓曹的太監而已。更何況挖出來的那塊骨頭是不是曹操還另說呢。常識問題搞明白之前，別扯甚麼科學。

南疆陰影世界

臨近春節，阿爾恰拉幾乎沒有了漢人，煙酒也成了稀缺之物。我斷了煙，房東家公子也愛莫能助。我正在街頭躑躅踅摸，一個戴塔吉克平頂帽的精瘦漢子招呼我，他就是之前大雪裡載我的皮卡司機。（見前文《風雪進山路》一節）

其實，我跟他早有一段天知地知的淵源，只是彼此都沒點破：我旅行包裡常備一個礦泉水瓶，裝著高度白酒，因為出門在外，有個跌打損傷、頭痛腦熱，白酒都能派上用場。上次在雪地裡坐他的皮卡，旅行包一個拉鍊壞了，瓶子漏在了後廂裡。當晚發現了，我也沒去要，因為如果司機不喝酒，提這事兒就有點讓人不爽；如果他喝酒，就不算浪費，權當老天掉下來的禮物吧。

果然，這司機是個酒徒，那瓶近七十度的散裝白酒讓他如癡如狂，刷新了對酒的認識。這次見到我，自然引為知己。我想從他這兒買包煙，他說也快沒了，給我點上了一支，一邊說他叫賽爾巴。我有點兒不爽，以為他想佔我便宜——在傳統中亞，SAHIB 是「大老爺」的意思，當年到中亞新疆探險的歐洲旅行家，常被尊稱為 SAHIB。

可後來看到他的身份證，確實是這名字。後面我就叫他「大老爺」。在新、藏民族地區周遊，跟生人結交，交換看一下身份證，表明大家都是「有身份」的人，能迅速拉近關係。這現象很好玩，背後包含了某種層面

的、自願或非自願的「國家認同」，限於篇幅，不多說。

「大老爺」常跑山外，也偷偷倒騰點兒煙酒。這天，他要帶我見識一下本地的酒風。

受宗教觀念影響，這裡人不敢在家喝酒（怕老人看見），也不敢在公共場合喝，要躲到野外沒人的地方。他騎摩托帶上我，直奔村外。僻靜無人的山坡下有個大變壓器，旁邊停了兩輛摩托，坐了兩個三十來歲年輕人，看樣子，就等著司機的酒來呢。

「大老爺」從口袋裡掏出一個半斤裝的白瓷瓶。兩位酒客早備好了一隻紙杯子，一瓶康師傅紅茶。沒下酒菜，就是一口白酒、一口紅茶。他們還邀我同喝，我謝絕了。

兩位小伙子慢慢喝完了酒。一位把瓶子遠遠扔到山崖下，數出幾十塊錢給了「大老爺」。另一位有點醉醺醺了，扶著我的肩膀，湊到耳邊低聲說：「朋友，麻煙——要不要？」

麻煙？難道是美劇裡經常出現的、最近又禍害了不少影星的大麻？這東西居然能出現在葉爾羌河上的小山村裡？

後來曾向老鄉們打聽，有人描述：像是鹽粒兒，用香煙蘸著吸，那應該是冰毒。但又有漢語好點兒的說，就是大麻，像煙葉一樣捲著抽的。雖然不清楚到底指啥，但可知冰毒和大麻都有消費。（按，現在基本確定是大麻，在南疆消費的歷史也很久了。）

這次商業行為結束，「大老爺」還要召集一次真正的酒局。騎摩托回街上，這裡停著一輛雙排座客貨車，他拿鑰匙開了車門，我倆鑽進後排，這裡藏了幾瓶「古城」白酒。司機摸出一瓶，讓我在挎包裡藏好。我旅



酒徒們向村外集結，分乘幾輛摩托呼嘯駛出鄉街，
沿途老鄉投以不屑或豔羨之色，「望之若神仙焉」。



這河灘上就是好漢們的露天酒館。



左邊是「幹部」，大臉盤長得像柯爾克孜族、蒙古族；「大老爺」窄臉、深目、高鼻，像是塔吉克族，而且他還戴個塔吉克帽子。當我說他像塔吉克人時，他嚴肅聲明自己是維族；右邊那兩位，則是較常見的維吾爾族。可見在人種特徵上，維吾爾族比漢族的跨度要大。



酒瓶快要見底，天色也變了：雲遮了太陽，細細的砂土從天而降，灑的人滿頭滿身。
法源寺裡賞花客，而今寥落對羌河。狐朋狗友酒一杯，紅塵為我從天落。

行包裡新灌的半瓶白酒，也貢獻了出來。

酒客們得到了消息，幾輛摩托車嗚嗚駛出鄉街，有得意忘形的甚至打開了警報器。滿街老鄉估計都知道這幾個閒漢要幹啥，投以不屑或豔羨之色。用魏晉名士的説法，這叫「望之若神仙焉」。

這次不是去變壓器那裡，而是更遠的河灘上，當地人叫「河壩」。除了我和「大老爺」，還有三位酒客。在石頭上坐定，「大老爺」挨個兒介紹：這位是幹部，這位是玉石老闆，還有一位是大老爺的同行，營運司機。看來本地政界、商界和江湖中人都到場了，規格很高。

群山霧列，摩托星馳，河壩有夷夏之交，賓主盡西域之美。全鄉都斷了煙酒，這裡何其奢侈。

還是白酒配康師傅紅茶，不過多了一袋葵花籽。沒杯子，鄉幹部抓起裝酒的礦泉水瓶，拿刀子切下半截，便是酒杯。

這個五人酒局就比較正式了：「大老爺」是主持人，負責每次倒酒，要説上一通祝酒的話，然後遞給酒客。後者接過，滋滋哈哈兩口喝光，再喝口紅茶。如此轉著圈來。

説來湊巧，在我離開阿爾恰拉鄉的這幾天裡，一位大領導來這裡視察了，所以老鄉們的話題常和大領導有關。「大老爺」聽説我是烏魯木齊來的，便推定我認識張春賢書記，要我給張書記帶個話兒。我説我認識張書記，可張書記不認識我。

原來，這裡就要因水電站而搬遷，「大老爺」關心的是補償款問題。幹部成了他揶揄的對象，每次給幹部上酒，「大老爺」都要控訴：你們這些幹部，肚子現在都飽飽的了；我們這些老百姓，肚子還空空的呢……

看來大家都在關注搬遷後的新定居點和新生活，雖然關注的角度有所不同。如果搬到了山外，離繁華的縣城近了，跑遠途客運的生意可能就不那麼紅火，至少是談不上掌握甚麼稀缺資源了。「大老爺」可能對此有所擔心。

也許是這幕天蓆地、山圍水繞的環境之故，五個大老爺們兒，一瓶半白酒，竟有了薰薰然之感。

酒闌人散。「大老爺」說，明天要帶我去幾十公里外的一個山村，那裡有人結婚，我可以去當攝影師。能有這開眼界的機會，我當然答應。

回到旅館，房東爺爺又邀請我看他收藏的玉石。從櫃子裡抱出幾個布包，裡面都是河灘裡撿的「籽料」，大的如枕頭，小的如鈕扣。老漢專門買了一隻強光小電筒，比劃著給我看玉的透明度。

和上游的塔吉克人不同，這裡人都會對玉石做些技術處理，外面塗厚厚一層油，顯得更光滑（玉石市場裡都這樣）。估計老漢希望我能買點兒，但我真沒這愛好。我把卡布里送我的那塊玉石給老漢看，他比劃著說，可以加工成一個腰帶的套環。

這裡還產黑色的石墨，老漢自己加工成眉筆，說是專門賣給上游的塔吉克人，每個三四十塊錢。

吃過晚飯，天已全黑，閒在房間裡沒事兒，正看民國人寫的西北遊記，「大老爺」又揣著一瓶酒來找我了。這次他比白天還醉醺醺的，說今天就有結婚的，現在就去看。

按他的囑咐，把白酒藏在挎包裡，上了他的摩托。同行的還有一個戴白色羊皮帽的小伙子。白帽子說，今天結婚這家，是他一個拐了幾個彎的親戚。

兩輛摩托開上了山路，大燈刺破黑暗。顛簸了二十來分鐘，停車方便，「大老爺」和白帽子似乎在爭論甚麼，而且越來越激烈，對話中頻頻出現「漢族」，別的我就不懂了。看樣子最後是談崩了，白帽子掉頭要返回。我問他咋回事兒，是不是我這外人不適宜？

白帽子卻不管我，只和「大老爺」嚷了幾句，然後徑直掉頭返回了。

黑咕隆咚的山野裡，我還真有點兒緊張和狐疑了：難道「大老爺」想綁了我搞點錢花，和白帽子卻達不成一致？從情理上又不大可能，這鄉太小，大家互相都認識，來個生人也都知道，我失蹤了他肯定逃不了干係。在這鄉裡，「大老爺」算是見過世面的人，絕不會貿然把自己搭進去。

我正糊塗著，「大老爺」催我上車，說沒事兒，我倆去就行。於是又上了車，在羊腸小路上顛簸了一陣子，終於看到了遠處人家的一點燈光。

到近處，下車叫門，許久才開，極為簡陋的傢具陳設，裡屋一張大通鋪，主人家都已經睡下了，就一個小伙子披了衣服招待我倆，在床鋪一角擺上茶、饢、煮羊肉。他和大老爺說了一陣子，「大老爺」轉頭對我說漢語：「來晚了，婚結完了！」

我心裡納悶：你們本地結婚，你還能不知道甚麼時候辦事兒嘛。兩人訕訕告辭出來，摩托車又走了幾分鐘，到了一戶人家。一個小伙子披衣出來，站著和「大老爺」說了一通，又是訕訕告辭。

這次騎到一塊大山石下，「大老爺」下車方便，然後跟我透了底兒：原來，他跟今天結婚的這位新娘是相好，還想再幽會一次，想靠我給他創造個機會——謊稱摩托車壞了，請新郎把我送回鄉上，他趁機和新娘打一炮。

這廝居然想打著我的旗號幹這種事兒，關鍵還是人家結婚當天，天理難

容啊！當初來的路上，他應該也是和白帽子商量這事兒，結果白帽子不願配合，自己回去了。

他還想厚著臉皮回那家去，我堅決不答應，說我寧肯走路回鄉上，也不陪他演這齣戲。「大老爺」苦苦哀求許久，最後要求降低，哪怕我引開新郎五分鐘十分鐘，他也能完成好事兒。氣的我想踹他：就他媽這點兒本事，還不如換我來呢。

看我實在不從，「大老爺」只好拉上我回程。然後的事兒更聳人聽聞——原來這廝在山裡有很多「相好的」，每每看到遠處的一點燈火人家，他就歪著腦袋憧憬，想過去試一試。我掐著他脖子威脅：直直的給我回鄉上，別搞歪的邪的！

初來乍到時，覺得這裡山村都是挺傳統的生活方式，沒想到還有這麼花哨的一面。估計跟「大老爺」的職業也有關係：藉著跑車拉客的機會，能結識不少大姑娘小媳婦兒，而且他手裡有各種嗜好品，也容易勾引女人上手。

當然，「大老爺」如果根本不給我交底，我稀裡糊塗跟著他走下去，說不定真有他試驗成功的時候。從這個角度說，他也不算大奸大惡之徒，本質上還是一淳樸的小花花。

路上還有個小插曲：一隻野兔子被摩托車的燈光搞暈，在車輪前跑了很久。山裡野物經常有這種現象，俗話叫讓燈給「罩住了」。我倆停了車追下來，想捕獲這兔子，結果兔子很生猛，雖然捱了一記石子，還是跑樹叢裡去了。

回了鄉上招待所，大老爺還惦記著明天的那場婚禮。我勸他幹點兒正事兒，老實開皮卡跑縣城，把我也拉過去。他滿腦子全是別人的女人，不答應。最後從他身上搜繳了大半包紅河煙，算是這晚上唯一的收穫。

送走「大老爺」，把房東家公子「副連長」叫到客房，讓他也過過煙癮。在本地的好漢裡，「副連長」是排不上名次的，早斷煙好幾天了，久旱逢甘霖，對我仰慕得如 SAHIB。他說，明天想去水電工地看望一個漢族朋友，過年了（明天年三十），也藉機到那裡煙酒一下，輕鬆輕鬆。

看來，漢人過春節的習俗，也在影響著深山裡的維族老鄉。鄉上的漢人都回家過年了，電視裡的年味兒也越來越濃，所以老鄉們也受感染，覺得有必要藉機開心一下。尤其是這些煙酒客們，對他們來說，由漢人最容易聯想到煙酒，或許還有麻煙。

同樣的節日，對不同的人群含義也不同。比如洋人的聖誕節，是他們舉家團圓的日子，類似咱們的春節。中國人也學著過聖誕，就變成了情侶約炮。

後來，在和田的一個鄉上，我跟一個開煙酒店的四川于老師聊天，曾討論過這問題：在春節假期裡，維族老鄉們的消費會不會增加？

于老師攤開大賬本子，說沒感覺啊，春節期間的銷售量，和平時是一樣的。

我說這就對了：你這鄉裡的漢族幹部、老師，是平時煙酒消費的一大塊，這些人雖然數量不多，但基本都沾煙酒，而且消費能力高。如今放假他們都走了，銷量還跟平時一樣，正好說明維族老鄉的消費量增加了啊！于老師接受了這個結論。

話題回到阿爾恰拉鄉。「副連長」要去的水電站，正是去往縣城方向，於是我決定先跟他去那個工地，看看那兒的漢人怎麼過年。

第二天上午，「副連長」在商店灌了一壺汽油（裝色拉油的塑膠壺），說



到了好路上，「副連長」整理油壺。

是那漢族朋友讓代買的。還有一塑膠袋凍肉，是送朋友的過年禮物。

然後騎著摩托出發，我坐後面提著油壺。開頭的山路太顛簸，我只好把油壺放兩腿中間抱著。這壺蓋子不嚴實，汽油漏出來，在「副連長」後背上濕了一大片，我倒一點兒都沒沾。

半個多小時，騎到了一個大水電工地，都回家過年了，就剩了一個東北人老孫，住在一座大彩鋼板房裡看門，他還開著一個小賣部，擺著些低檔煙酒。跟老孫寒暄幾句，果然是東北人，說當年在烏魯木齊做大生意，讓人給騙了一把，賬沒要回來，就到這裡開小店了……

「副連長」把塑膠袋包著的凍肉送給他，老孫還沒反應過來是啥，「副連長」說是「大肉」（豬肉）！搞得老孫抓耳撓腮又驚又喜，我也頗為驚詫：這維族聚居的阿爾恰拉鄉裡，哪兒來的大肉？難道除了煙酒，他們還有個運輸消費大肉的秘密渠道？我的世界觀有點崩潰了。

袋子打開，是兩隻凍雞。「副連長」平時貌似不苟言笑，原來也是個能尋開心的人。至於他來這兒是不是想蹭點兒大肉吃，就不知道了，因為我沒待到他們開飯。

不過我在塔縣的時候，跟一個開鹵肉店的四川老闆娘聊，她說本地各族人，也有偷偷來買大肉消費的，鹵大腸尤其受歡迎，而且總希望老闆娘說一句：「這是牛腸子！」

按照馬克思主義的自然辯證法原理，天下事物，但凡有向陽的一面，就有背陰的一面，猶如突厥語地名裡常有阿克（白），也就常有喀拉（黑）。兩者拼起來，才是完整的陰陽世界。這一集裡，居然都是南疆喀拉的一面。

我買了瓶半斤的白酒，一包花生米，請「副連長」喝，老孫又拿了兩袋下酒小零食，算是他請老朋友。「副連長」是家裡的乖孩子，一邊抽煙喝酒，一邊愁眉苦臉擔心爸爸媽媽知道了怎麼辦——以他這點兒情商，和老爺子的精明，肯定是瞞不住的。

三人正聊著，老孫接了個電話，要去附近的村上一趟，估計是操辦今晚年夜飯的事兒。村裡還住著四五個工地留守人員。

老孫騎摩托走了，剩我們兩位客人在店裡吃喝抽侃。沒多久，外面停了個雙排座客貨車，進來一個圓滾滾的漢子，石家莊人老王。沒想到在這裡碰到了河北老鄉，聽老王說，他和人合股開了個小礦，這是給留守的人送吃喝補給品回來，要回縣城。我臨時改了主意，決定不在工地過年了，搭老王的車同行。

這個決定，讓我領略到了南疆更「喀拉」的世界。

老王車上坐著個頗豔麗的女子，個頭不高，前凸後翹，據說姓韓，安徽人。能看出來，倆人是露水夫妻。老王得知我要一個人在外面過年，慫恿女子給我找個伴兒。女子說都三十了，誰不過年啊，不好找，不過還真有個東北姑娘，一晚上六百。

還沒等我開口，老王就抗議說怎麼漲價了，不能這麼欺負我老鄉！

女子說大過年的，多要點兒也是應該的吧？上班的還有加班費呢。多的這一百我不要，全歸 XX——我這才明白，原來這女子是個「媽咪」，專門給風俗業女子當中介人。

車開了沒一個小時，停在一處緩坡上，四下都是殘雪荒原。老王熄了火，倆人都掏出手機來玩。原來，這裡全縣都沒有網絡（見本書第一編），但就在這條路的這個坡上，手機有網絡信號。我估計是阿克陶縣那邊的某個基站，可能大山碰巧有個缺口，信號可以遠遠飄過來。

媽咪今天跟老王跑出來，就是為了到這個地方上網，下載電視劇，她正在研究《武媚娘》和《甄嬛傳》。於是我給二人科普了一下古代的後宮和太監制度。我的中國電信手機在這兒也能上網。

媽咪今年三十出頭，離婚了帶個女兒出來闖世界，已經在南疆五六年了，換過很多縣市，大大小小的娛樂場所都混過，從洗頭妹幹到聯繫著二十多個維漢小姐的媽咪，簡直就是一本這裡的「風俗志」。

我索性把身份也亮明了：鄙人，教授，專門研究南疆流動人口性（打炮）問題的，這次要專門「調研」一下媽咪，請務必配合。喏，工作證、介紹信在此，大紅公章，還是維漢雙語的。

老王和媽咪都不相信，知道有教授這東西，可怎麼會有研究這東西的教授？

要在別處，我還真沒辦法解釋，但這兒有網絡，現場給他們百度「潘×銘教授」「李×河教授」，倆人跪服了——媽呀，原來這也是學問吶，您要調研啥吧，有我們不知道的，沒我們不能說的。

曾看過新疆師範大學 08 年的一篇碩士論文，研究烏魯木齊各民族之間（漢、維吾爾、哈薩克等）男同性戀的。本來，談論新疆各民族之間的關係，有很多敏感詞。但放在同性戀這個大背景下，民族身份又顯得不那麼敏感了，別的場合不好說的話題，在這環境裡卻可以高談闊論。

三人正聊得歡，媽咪電話響了，一位維族客人想「勞動勞動」。媽咪正在報價，那邊電話掛了，看來是嫌貴。

過年這幾天，漢族客人的生意少了，維族客人卻多起來，可能跟煙酒一樣，消費的興致上來了。

上網將近一個小時，又繼續朝縣城進發，一路上還在聊南疆的風俗業。南疆縣市裡的風俗業，有高中低檔和小店、洗浴城、賓館等不同形式，應該和內地大同小異。但這裡也有些自己的特色。

媽咪說，她現在跟一家賓館有「合作」關係，給她留著一個房間當辦公室（不是接客的地方）。以前是給客房打那種騷擾電話，後來有了更省力的辦法：客房裡放一張「按摩保健」的廣告，留著她的電話。在南疆普通城市裡，她這些小姐的質量和收費標準，算中等偏上的。如果是星級的高檔賓館，價錢還要貴點兒。不過，前面那報價是春節裡的行情，平時要便宜一百。

小姐們平時不在賓館，在自己租的住處。客人要小姐，一般都是由媽咪帶到客人房間去，收百分之三十的提成。媽咪生意好的時候一天能掙一千多，春節客人少，也有四五百（另外，我估計她也要給賓館老闆交點兒錢，這個沒細問）。媽咪一般自己不接客，因為接洽聯絡的事兒還忙不過來呢。但似乎偶爾也會親自上陣，像她和老王，應該就是從生意關係加深而來的。

她這生意也有競爭：這賓館看門的保安是個酒泉老漢，也認識幾個小姐，會偷偷向客人推薦，掙一點兒提成。媽咪很不滿，因為她和賓館老闆有合作關係，類似於壟斷經營權，但又不便和老漢挑明鬧翻，只好沒事兒就在大堂裡盯著老漢，不讓他跟客人搭訕……

媽咪之前是在一個桑拿洗浴城做管理，價位和這賓館差不多，但那個自由度低，收入也少，所以她積累了一些小姐人脈之後，就跳出來和賓館合作了。據她說，那家洗浴城以前是漢、維族的小姐都有，但老闆發現了一個問題：常有些維族客人不愛戴套，一般要有安全意識，不能接受，但維族小姐有時客人說幾句好話，或者多出百八十塊錢，也就答應了。洗浴城老闆擔心出事兒，就把她們打發走了。

在洗浴城或賓館，客人維、漢都有，比例也差不多。這個消費檔次，客人一般是在縣城裡上班或做生意的，倒沒有特別土的鄉下農民。小姐們覺得維族客人不少是「嘭嘭嘭」幾下就完事兒，工作輕鬆。說到這兒，我想起了昨晚的「大老爺」。

又想起幾年前我在藏區轉悠，結交了一個藏族生意人，也是「大老爺」那種花花，某次聊起男女之事來，他從口袋裡掏出幾個小盒子、小袋子，都是「延時久戰」之類的藥，問我：「這東西，到底有沒有用？」看來也是有類似的困擾。西部地區，可能觀念普遍比東部保守，周公之禮的總體質量也要低一些。

關於被洗浴城打發走的那些維族小姐去哪兒了，我有點好奇。媽咪說，大都去了維族人自己開的「大盤雞」店。這就是檔次比較低的小店了。而且，這種店一般是維、漢分開經營的，漢族開的，一般叫「按摩保健」、「足療」之類；維族開的，一般叫「酒館」或者「大盤雞店」，老闆、小姐都是維族，客人也是，因為他們多不懂漢語，跟漢族客人也沒法交流。

說到這兒我有點印象了，以前在喀什和周邊縣城逛，發現有些小街上有成排的小「酒館」，門店很小，玻璃門內坐著個少婦，而且時而有民族的。當時我還納悶，他們一般的小商店都不賣煙酒，怎麼還公然開酒館呢？至於「大盤雞店」，是一些風氣更保守的縣城，不敢公然掛酒館的招牌，其實裡面和「酒館」是一樣的。之前我還誤入過一家：很小的門面，迎門一個貨架子，擺著各種白酒果酒，破沙發上坐著一個大媽、一個少婦。估計他們也沒怎麼來過漢族客人，不知道怎麼對付我，大媽用很差的漢語跟我解釋：不賣大盤雞，只賣酒。我那時還真以為是酒館，問酒多少錢。結果是都很貴，沒低於五十的。

正比劃酒價，裡面出來一位瘦子維族老兄，把我拉進去了。原來裡面都是隔成了小小的「包間」，有點像 KTV，更小而已。最裡頭一間大些，坐了三四個閒漢在抽煙。我跟大媽說，要罐啤酒吧。結果他們還沒啤酒，是到隔壁小商店現買的，這個便宜，五塊錢。坐著的這幾個閒漢都漢語極差，拉我進來那位瘦子大哥，鼓動我買酒請大家喝，他掰著手指頭算酒錢，七算八算，最後的結果是一百塊。這大哥表情豐富，用手捂著自己心口，意思是難受的不行，喝了酒才能好。我則裝聽不懂，喝完啤酒，就告辭了。那時還不懂這店的門道，聽了媽咪的講解才明白，那大哥算的一百塊錢，應該正好是供他去「消費」一次用的。

媽咪以前還去過塔縣，她說那裡旅遊季節生意特別好，價格也貴，比外面綠洲上要貴一倍多，掙錢容易，但一年裡就那麼幾個月有生意，不如在外面穩定。

一路聊到了莎車縣，我要在這裡住宿，繼續去找艾比布拉，便和二位道了別。

補 充

後來逛南疆，也打聽點風化業的趣聞。上面説的情況，主要是喀什、和田那邊的特徵，阿克蘇、吐魯番相對就開放一些，這和經濟發展水平、和外界的交往程度以及宗教氛圍有直接關係。另外，據説這兩年從內地傳進來的新花樣也不少了，風化業的「水平」也一直在提升。

2015 年初的南疆行程，我想就寫上面這些。

有些行程我沒有寫，是因為感覺時間倉促，看的不夠細緻，草草寫出來意義也不大。比如我去過庫爾勒，去過和田市和它沙漠盡頭的一個鄉，塔瓦庫勒，結識了一個「上訪」成功的老漢，在鄉政府的門房裡睡了一夜，本來想從那裡徒步到墨玉縣，時間不夠取消了。

還去了阿克蘇地區的溫宿縣，到了比較遠的一個山區小村，博孜墩鄉的阿克布拉克村，在一個維族老鄉的牧場小屋睡了一晚，看他們放羊，還帶走了兩隻跳蚤——後來被我發現都弄死了。

2015 年的暑假，我帶了一老一小兩個藏族喇嘛師徒遊歷新疆，本意是想拍個紀錄片，拍完沒時間剪輯，遊記也只寫了一部分。

2016 年初的寒假，我又一個人在南疆跑了一個月，都是在喀什、和田地區，主要是尋找鄉間製作羊毛氈、羊毛地毯的手工產業，想訂做藏族風格的毯墊，往藏區推銷。後來的結果不太理想，因為南疆本地的羊毛質量比藏族牧區差太多，這種羊毛氈雖然便宜，對藏族老鄉沒甚麼吸引力。

至於地毯，經過十幾天的奔波，我看了各種和田手工地毯製作，有純粹

的家庭主婦自產自用，有中小規模的鄉間手工工場，有旅遊業窗口性質的示範企業，也有規模化的機器製毯。這中間，有時在農村老鄉家投宿，但在縣城裡住的時候多。朋友都是一路隨機結識的，比如在和田市的除夕夜，我在市中心廣場上閒逛——這廣場，2015 年初我就到過，看各族市民放風箏休閒；2015 年夏帶著老小喇嘛來和田，小喇嘛在這裡調皮，還被我教訓了一頓；而這次除夕夜，居然遇到了個曾一起坐長途車的巴楚年輕人，還有他的三個老同學，這晚上五個大男人睡一個標準間，他們給我提供了看各種地毯生產的機會。到年初二，聽說那廣場上又砍了幾個人……這一圈走下來，基本上把和田手工地毯的工藝、工序和成本摸清了。

下面，就寫寫我 2016 年初旅行的前半段，主要在莎車縣米夏鄉坎木拜村（五大隊）生活的 3 天，主要是看民間手工藝人怎麼做羊毛氈。第一次到坎木拜村的這幾天裡，我結識了村裡學美術的大學生艾爾肯，後來約好暑假一起去藏區旅行，艾爾肯專門畫藏區題材的寫生，我則給他拍紀錄片。這些都比較圓滿的實現了。在本書最後，我將寫寫暑假之初，我們一起從喀什大學回他的家鄉，在坎木拜村生活的幾天。

這樣做有幾個考慮：第一，之前寫的南疆行紀，還沒有關於農村生活的內容，應該補上；第二，冬天和夏天我都在這個村裡住過了，這點經歷相對完整，而且之前的南疆行紀都是在冬天，風景太單調，應該補充點綠色。第三，我住在艾爾肯家的這幾天，正是穆斯林的「肉孜節」，也叫開齋節，是很隆重的節日，正好多了些平常難以遇到的見聞。

第三編：再訪莎車・坎木拜村的花氈匠

- 巴楚、色力布雅和莎車
- 外來者和家庭生活
- 放假的大學生
- 半日遊走
- 花氈製作

巴楚、色力布雅和莎車

2015 年寒假走南疆，是初來乍到，泛泛一覽。到 2016 年初，就有了比較明確的目標——目標之一，是「考察」南疆維吾爾族傳統的羊毛氈製作工藝。新疆各少數民族，幾乎都有使用地氈、地毯的習慣，日常起居吃飯睡覺都在上面。加上花紋裝飾的羊毛氈，就是「花氈」。

從烏魯木齊坐火車到巴楚縣，停留了一天，到鄉下的一個「恰仙巴扎」轉了轉，然後坐班車到色力布雅鎮，逛了當地星期四的巴扎，都沒找到賣花氈的攤檔。未必是沒有，而是我不懂羊毛氈或花氈的維語說法，老鄉們又聽不懂漢語詞，所以瞎轉了一路。



色力布雅鎮週四的巴扎。這個鎮子離縣城比較遠，又在交通幹線上，是個五臟俱全的麻雀小鎮，光旅館就有好幾家，一條小河（灌溉渠）穿城而過，使這綠洲小鎮平添了幾分江南水鄉的韻味。



色力布雅巴扎的賣魚攤檔



賣烤魚的白鬍子店家仙風道骨。

也是誤打誤撞，我這兩天逛的這兩個巴扎，在南疆居然都是頗有名氣的。後來我到了近千公里外，和田地區民豐縣非常偏僻的一個小鄉，安迪爾鄉，和旅店老闆聊起來，他居然也逛過這兩個巴扎，是為了買羊。他還讓我放這兩個巴扎的視頻給老鄉們看。我真沒看出這兩處有啥特殊的，規模也不算特別大。

2013 年這鎮上出過兩次大案子，多名維族警察、政府工作人員被砍殺，襲擊者還曾試圖攻佔派出所。《中國新聞週刊》對此曾有一個長篇專題報道：《在色力布亞尋找「暴恐分子」》，此文對當地人生活、心態的描寫相當深入細緻，我看不像是個外來的漢人記者能達到的。後來，我偶然認識了參與此文採訪的安尼瓦爾老先生，他在烏魯木齊一個新聞媒體工作，才解了之前的疑惑。

最後到莎車縣。我一位搞民俗研究的同事，美女「穆凱」也到這裡來了。她家在幾十公里外的麥蓋提縣，要寫一篇關於維族傳統花氈的論文，我們約了在莎車碰頭。到這兒我才知道，花氈維語叫「keigeizi」，得說這個老鄉們才能懂。

穆凱在莎車有一位長輩，艾爾肯叔叔，幫我們聯繫上了當地的花氈工匠們。碰巧，這裡剛搞了個「花氈合作社」，就在縣城近郊，艾爾肯叔叔開車帶著我們去看。



這一張花氈，開價三百元。我後來對花氈的製作流程稍微了解了一些，回頭再看這照片，覺得這個花氈製作不算太好：第一，圖案比較單調僵硬；第二，白色羊毛都染上了淺紅，不如原色本真。



小巷子裡的「合作社」，花氈工匠們已經在這裡等著，穆凱給他們做了個訪談。他們說的都是維語，我聽不懂。

「合作社」的「車間」平時鎖著門，裡面設備也像閒置的。可能花氈師傅們還沒習慣來這裡集中工作，他們都是家庭小作坊，又分散居住在十里八鄉，如果沒有大訂單，應該很少來這「合作社」。這裡製作花氈已經使用了一些簡單機器，算是「半手工業」。穆凱有點失望，她想找的是純手工的傳統工藝。

和工匠師傅們談完，艾爾肯叔叔又拉我們到縣城郊外的一個巴扎，「大利市場」。在這裡打聽了一陣子，終於找到賣花氈的攤位了，不多，就兩個。

然後又到艾爾肯叔叔家小坐。他家在縣城邊上，是個自建的獨院小樓。艾爾肯是讀書人，讓我們參觀五千多冊藏書的書房，又拿出他的藝術品收藏來：葉爾羌汗國時期的察合台文手抄本——17 世紀初的，相當於明朝中後期，如果是漢文書稿，就算絕對的珍本了。還有瓷器、木頭煙斗等等。（按，後來，我把這個「察合台文抄本」的照片給我一同事看，他是專門研究察合台文的，說這不是 17 世紀的東西，是民國的，因為裡面有明確的年份，內容是一份家譜，而且文法錯誤不少，是個文化水平不高的鄉間「老書生」寫的。現在的維族人已經很少有懂察合台文的了。）

這天看過了合作社和巴扎，穆凱回家做案頭工作去了。我還覺得沒完，因為我不是要寫學術文章，還想親眼看看這花氈是怎麼做出來的，在鄉間的「產業鏈」到底有多長，成本多大。那最好是到花氈匠人家裡住幾天，把他們製氈子的全過程都錄製下來，順便也看看他們的農村和家庭生活。

後悔沒留工匠師傅們的電話，而且他們漢語都不好，跟我通電話也困難。還是請艾爾肯叔叔幫忙，他給匠人們打了個電話，簡單說了一下情況：有個外來的閒人，想到你們家住幾天，給食宿費的，不知誰願意？

有個師傅——依明尼亞孜——表示願意接待我。於是記下了他的電話，準備明天去他家。



這是在「合作社」時的依明尼亞孜，手上紅的是染料。幾位師傅裡面，他最有手藝人的氣質。

回到旅館——還是去年住的「圖瑪熱色招待所」（見本書第一編），又請老朋友艾比布拉給依明尼亞孜打電話，敲定明天去他家的具體時間、方法。電話打完，艾比布拉告訴我：這師傅住在米夏鄉五大隊（坎木拜村）一小隊，離旅館這兒十來公里。艾比布拉很不建議我此行，因為怕鄉下「不安全」。我說這個不用擔心。

他還有一個憂慮：要是這花氈製作工藝全拍攝下來，讓外界的「大老闆」學去了，豈不是斷了本地這些手藝人的生路？

我說沒事兒，這手工毛氈本來就是個夕陽產業了，外人學了有啥用？現在不拍下來，以後說不定真不好見到了呢。

第二天臨近中午，收拾行李出了旅館。打個出租車，還是讓司機和尼亞孜先通電話，交代了具體地址。這司機卻死活不願拉我去村裡。他這正規出租車只願跑市區，只拉我到城外路口，說在這兒找車去吧。

換了車，終於來到「五大隊」的目的地，尼亞孜就等在不遠的路邊。他和司機老漢行見面禮，然後帶我回家。他的手掌換成了紫色，顴骨上也

一大塊紫，看來今天還在做染色。

尼亞孜家的院牆有特色，都是能看到院內的「透雕」院牆，前後鄰居也能互相看到院內、屋內。現在政府資助的「安居房」在南疆農村已經比較普遍了，後來我在和田地區也看到很多，院牆基本都是鏤空的，似乎老鄉們也已經接受了這種風格。

尼亞孜夫婦漢語都很有限。尼亞孜性格靦腆，話不多，這和一般維族的開朗外向不太一樣，他也沒甚麼「社交」娛樂，一天到晚都是關在家裡做氈子，極少出門，也沒甚麼人來串門。

我住在「客房」，自己帶了條化纖棉的睡袋，夜裡直接睡地氈上面。起居室的溫度可以從窗洞傳過來一些，但還是比較冷。尤其是後半夜，爐子熄了，感覺跟室外溫度差不多。據說南疆今冬比往年冷。好在他家裡不缺毛氈，半夜覺得冷了，就拽過一張毛氈來蓋身上。這東西純羊毛的，有分量又保暖。

房子建好才兩年多，牆皮已經開始掉了。更讓人煩的是電路。我入住頭一晚上，發現這客房的電燈開關是壞的，電燈即使關了，也時不時自己閃著亮上一陣子，開關盒子裡電打火噼哩啪啦亂響，隔著塑膠蓋子還能看到火花。我開始還擔心是自己操作不當，尼亞孜說，老毛病了，他們家人都習慣了。在我入住一天一夜之後，這開關終於燒壞了。尼亞孜是手藝人，經常擺弄電路，很快換了一個新開關盒。那些不熟悉電工操作的老鄉，遇見這類問題恐怕就麻煩了。



尼亞孜家。這是政府補貼的「富民安居房」，2013 年建成的，四開間，「透雕」院牆。



這是外屋。家裡有五口人：尼亞孜夫婦和三個孩子。沒能給全家人來張合影，這是全家人都出現了的一張工作照。



這是我住的「客房」。地上也鋪滿了花氈。這屋和起居室有個「窗洞」相通，可以看到女主人正在做飯。

外來者和家庭生活

入住第一天的午飯是拌麵，女主人自己抻的麵條。後來也吃過米飯，配菜和麵條差不多，大概是一次做好的。第三天早飯蒸了一鍋羊肉包子，餡以肥肉為主，肉不算多。到午飯也是吃包子。最小的女兒似乎不餵奶，吃飯時媽媽把飯食嚼碎了餵給她，其餘時間沖點奶粉做補充。第一天下午，還招待我吃蘋果。他們用小刀切成塊兒分著吃，全家一次就吃一個。我上來就抓一個吃，有點奢侈了。

我曾用拼音記了一些維語常用語，掏出來唸給大兒子阿布都聽，正做飯的女主人也歪著身子看，他們這才知道了我的名字和職業，我也才知道



大兒子阿布都哈拉克才上小學一年級。媽媽説他是「一百分學生」，成績很好。二女兒剛會走路，剃了個短短的男孩子頭。三女兒還不會走路，整天叼著個奶嘴，不哭不笑，被哥哥姐姐抱來拽去，俯仰自在。

了大兒子叫阿布都哈拉克·依明尼亞孜，女主人叫努爾·艾樂。

尼亞孜白天都在忙，晚飯後是唯一的休閒時間。一天晚飯後，大兒子拿出了一沓撲克牌一樣的紙片，是學生識字用的，上面有圖畫、漢字和漢語拼音，他挨個讀給我聽。尼亞孜也會拼音，他認出一個詞，就給我說維語發音，可惜我沒語言天分，都記不住，只記住了兩個詞，電腦和醫生，都是英語的音譯詞。

宗教生活在主人家也有一些體現。每次飯後，依明尼亞孜都會舉手唸幾句經文，我以前曾聽維族朋友解釋過，這是感謝上天給了飯吃。家裡其他成員倒不一定，有時跟著唸唸，有時則各忙各的，也沒甚麼規律。主人夫婦似乎每天晨起和臨睡前都要朝西牆（就是我坐的墊子那面牆）唸幾句經，由於沒在一個屋子裡，這個看得不是太真切。

放假的大學生

我到尼亚孜家的頭天下午，偷空到外面逛逛。看到路上一群人正忙著用電鋸放倒白楊樹，好像説是村裡統一佈置的，準備改種甚麼花木。小十字路口有兩三家商店，想起尼亞孜家人吃蘋果，就在小商店前的水果攤上挑了點兒蘋果、小橘子和庫爾勒香梨。正在過秤，走來一個年輕人，有點兒緊張地問我是幹啥的？從哪兒來？

我一邊付錢，一邊作答，還拿出單位介紹信來給他看。

小伙子説他叫艾爾肯，在喀什大學讀大三，學美術專業，主要是畫油畫，這是寒假回家了。我説花氈也是美術啊，你也應該留心一下。原來他還不認識本村做花氈的尼亞孜，我請他一起去尼亞孜家裡看看。小伙子説他家裡還有點事，讓我在商店這兒稍等一下，他馬上就來。

片刻之後，艾爾肯回來了，兩人一起去尼亞孜家。路上艾爾肯告訴我，剛才有人給大隊書記（村支書）報告，説有個外面來的陌生漢族，好像在拿相機拍照。大隊書記漢語不好，不敢貿然來問我，於是一面給派出所打電話報告，一面讓艾爾肯來探聽我的來歷。這才是我倆結識的因緣。他剛才那趟，便是給書記回話去了，應該起了效果，之後村幹部或者派出所也沒來找我。

進了家，艾爾肯和尼亞孜握手相見，互相介紹。我開始還有點擔心，因為

艾爾肯對家鄉這環境明顯陌生了，怕他和尼亞孜沒話說。結果還不錯，兩人頗談了一陣，尼亞孜夫婦一邊擺花氈圖案。

之後，艾爾肯帶我去他家做客。其實離尼亞孜家很近，也就兩三百米。一個普通的農家小院，是自家的老房子，而非統一新建的「安居房」。進了房間，小弟弟忙著抱劈柴、生爐子，他父母也忙著泡茶、做拌麵招待。艾爾肯這種上大學的，在家裡「地位」非常高，父母、弟弟對他都很有尊重之意，在我面前也都輕手輕腳，甚至話也不太敢說的樣子——當然，他們的漢語也都不好。

艾爾肯家裡有七八畝地，幾頭牛羊，日子不算寬裕，所以他總擔心，出門坐火車的錢都沒有。不過他成績好，得過獎學金，給家裡買了一輛電動自行車。

他作品不少，風景居多，也有些人像。用的都是最便宜的顏料，有些幾年前的已經有裂紋了。他的畫桌就是兩個箱子堆起來，買張桌子要一百多塊錢，一直捨不得買。

艾爾肯從小有美術天賦，他中學就在喀什的美術高中，上大學後，還到北京的中央美院交流學習兩年。他說喀什這邊老師水平太低，已經沒法教他了。他的理想是到內地發展，最好是考研到北京的學校去。（按，後來和艾爾肯混的多了，他的說法也改了，並沒有在中央美院交流過，而是當初考上了中央美院，但沒錢去上。和偶爾結識的少數民族朋友交往，會有這種情況，一方面是語言交流不暢，這種背景下，他也拿自己說的話不太當回事，有時會吹吹牛，你聽的時候也不能太認真。）

不過艾爾肯表達的意向我完全理解——邊疆不比內地，稍微「高端」點的行當都是徒有其表。我之前見過的維族年輕人，只要到過內地上學的，基本都是這類想法，新疆社會發展程度太落後，各種管制和不自由太



艾爾肯展示他的作品。旁邊是他弟弟，可見小傢伙的拘謹。

多，一旦見識過外面的世界，就沒人想回來了。但由於家庭的原因，很多人還是不得已回鄉了。

我不懂美術，看艾爾肯的作品，感覺技法已經比較成熟了，但還沒形成自己的「特色」，比如繪畫的題材，我想如果能畫些自己家鄉有特色的人物、場景，比如做花氈的依明尼亞孜，小商店裡聊天的閒漢，以及老鄉們做「義務工」、趕巴扎，應該能有更大的影響。

吃過拌麵，我倆又在村子周圍走了走。艾爾肯悄悄說，他曾和一個高兩級的漢族師姐談戀愛，他都沒敢告訴家裡，師姐家裡也很不願意，後來她畢業，回家鄉當幼兒教師，現在已經結婚了。艾爾肯總結，對於跨民族婚姻，維族的反對程度要超過漢族，大概是宗教的作用吧。

和艾爾肯分手時，天已昏黑。我鑽進一家商店想買煙，心裡有點不抱希望。結果，老闆壞笑著說：你來晚了，剛剛賣完……至於甚麼時候能來新貨，老闆比劃著開汽車的動作說：等「老闆」來的時候才有……看來有司機兼職販運這個。

半日遊走

在村裡的第三天上午，我到周邊遊逛了半天。

先往野外走，村南頭有座比較大的磚廠，那磚窯的形式和內地的幾乎一樣，我感覺這磚廠應該是漢人開的，但沒進去看。

鄉間小路，浮土很厚，幾乎能沒過腳面。穿過一片農田，便到了相鄰的另一個村，「一大隊」。大隊、小隊都是計劃經濟時期的生產隊，但現在老鄉們還都很習慣這麼叫。不知道這米夏鄉有多少個大隊，頭天開出租車拉我進村的老漢，家是十九大隊。臨街的房子都粉刷成了深黃色，而且有家人門上還插著一面國旗，也許是村幹部。



臨街的房子









左上圖　一座小清真寺

左下圖　一群男人在烤火取暖。這應該是南疆特色的「義務工」，就是農閒季節，村民要參加村集體組織的無償勞動。內地農村在計劃經濟時期也有，其實就是古代的「徭役」。這種工作不緊張，人們邊幹邊聊，打發時間。後來在和田，我還見到過更壯觀的義務工場面，成百上千的人。

右上圖　村中街道

右下圖　別墅樓造型的「富民安居房」

這裡鄉間的一大特色，就是大門或院牆上都統一刷上了編號，比如「MX-1-5-303」，意思是「米夏鄉一大隊五小隊 303 號」。走在村落間，看這就知道自己到甚麼地界了。

到後面就漸漸迷失方向了，不停走過農田和村落，經歷了八大隊、二大隊、六大隊的地盤。

六大隊有一小片別墅樓造型的「富民安居房」。莎車縣見到的這些安居房，都是集中成批建造的，房屋造型都一模一樣。後來在和田也見到很多安居房，但戶型大小各異，政府給的補貼款一樣，每家老百姓出的錢不一樣，錢多的蓋大房子，錢少的就小點兒。



幾個抽煙的漢子，在看很老的香港武打片。

安居房有政府補貼，但實際情況比較複雜。如果讓農戶增加一套享受了補助的新房子，多數人當然高興，但現實往往是要拆掉老房子、在原址新建，而且有強制成片推行的。雖然新房有一些政府補貼，但村民自己承擔的也不是小數字。

大概轉悠了四個小時，最後一個騎電動車的小伙子叫住了我，要載我一程。路上聊，原來他是艾爾肯的親戚，已經聽說過我。

到了五大隊村上，我又惦記買煙。上次店裡的老闆說還沒有，但悄悄指給我另一家，這家店裡是個老闆娘，果然有紅河煙。店裡坐著幾個抽煙的漢子，圍著一大盆茶葉蛋在看影碟，很老的香港武打片。

我給家裡孩子買了些袋裝小零食，都是澱粉膨化的所謂垃圾食品，全靠香精提味。看包裝袋上的字，居然多是山東、河南小廠生產的。我怕尼亞孜夫婦擔心是否清真，都挑著有維文標識的買，很便宜，好幾袋子，一共才四塊錢。到了家裡，孩子們果然喜歡，用碗盛著，吃得很隆重。

第四天是我準備離開的日子。女主人和大兒子偷偷向我透露：明早吃

「POLO」，就是抓飯。對於老鄉們，抓飯可能是比較隆重的飯食，有重大場合才吃，這次給我踐行，類似北方漢人的「滾蛋餃子」。

次日一早，天還黑著，就聽女主人開始做飯了，切胡蘿蔔、下鍋煎炒的聲音。自家做的抓飯確實很香，比我之前在飯館吃過的都好。顧名思義，傳統手法是用手抓著吃。給我和大兒子分別盛了一碗，用勺子吃，尼亞孜夫婦還是下手抓著吃。抓飯裡的大塊羊肉非常好吃。城裡飯館吃的羊肉，大多經過商業方法的育肥，肥肉多而膩口，鄉下農戶自家宰的羊肉，肉質就好得多。

抓飯吃完，收拾東西回縣城。尼亞孜夫婦送出了門。這裡打車不容易，我打算走回縣城，反正也不是太遠。

走了二十多分鐘，拐上白楊大路，經過的多是維族老鄉的摩托車、電動三輪。不久，身後駛來一輛電動車，停在了我身邊。騎車的是個漢族小老頭，四川口音，說他在這村裡開了家磚廠——就是昨天我看見的那座，他看我背著大旅行包走在這維族鄉間，覺得實在難得，要捎上我一程。無奈我的旅行包太重了，導致車子搖晃的厲害，只好作罷。

又走了一段，對面開來一輛黑色轎車，車牌號「浙 B」，這車居然慢慢減速，在我身後停了下來，大概觀望了半分鐘，估計也是漢人，在鄉間見了我這打扮覺得好奇。繼續走不久，遇見一個騎電三輪拉活兒的維族老漢，三塊錢把我拉到了縣城路口，又換公交車進城，這次「下鄉」便告結束。

花氈製作

剛入住時，我還不知道做一張花氈需要多久，就說先住三天，每天付一百塊錢。如果需要再延長。後來發現足夠，三天裡他做了兩批、四張氈子。

操作間很冷，白天大概零下五六度，一盆水凍成了結結實實的冰疙瘩。我拍攝時都帶著手套。尼亞孜卻一直赤手操作。他們家大人小孩似乎都比較抗凍。

他製作一張花氈（後文詳解），大約用 8 公斤羊毛，長 3.5 米，寬 1.7 米。售價是多少？120 塊錢。這夫婦平均每天製作 1.5 張花氈，毛收入 180 塊錢。專門有小商人來上門收購，然後拿到巴扎上去賣，開價三百，應該能還價到二百左右。尼亞孜從不自己到巴扎上做零售。

雖然機器已經代替了最費力氣的環節，人力投入還是相當大的。尼亞孜每天早上十點開始工作，一直幹到晚上十來點鐘（北京時間），中間除了午飯，基本沒甚麼休息。這還包含了女主人的一部分勞動。另外，他的工作其實不像上面介紹的流程這麼簡單，而是要見縫插針、給下一批氈子做準備工作。

我估算，花在彩色圖案上面的時間，大概佔了總工時的三分之一左右。因為不僅是擺圖案，還要染羊毛和製作純彩原料氈。我問尼亞孜：如果

做沒有圖案的素色氈子，售價多少錢？尼亞孜似乎沒遇到過這個問題，略思考一下回答：一百塊錢。

我到他家第二天，他說有人要來買兩條氈子了。可惜我沒見到出售氈子的場面，因為去逛別的大隊了。

我買了他一張一米七見方的黑色小花氈，70 塊錢，後來一直帶著跑南疆，最後送給了一個藏族朋友。（後來我又到藏族牧區看過羊毛氈，藏族傳統上也有做羊毛氈的手藝，現在已經基本失傳了，我看藏族老鄉家裡的舊羊毛氈、氂牛絨氈，雖然沒這些花色，但質地、觸感非常好，因為藏族牧區的羊毛質量，要遠遠超出南疆農村的。）

工匠們做花氈的羊毛來自巴扎市場，成品氈子又在巴扎上賣出去。可以說，以花氈匠人為中心，上游原料和下游用戶，都分佈在十來公里範圍內。這是南疆鄉村一個非常「草根」的產業。

花氈在維族農家使用很多，吃睡起居，基本都在這上面。它遠不如手工地毯知名和值錢。我看過一部關於和田地毯的紀錄片，那些編織地毯的婦女，都是跪坐在花氈上工作的——她們製作的手工地毯太昂貴了，自己都用不起。



這是一張「非典型」的小花氈



① 女主人在分揀羊毛，分成白、黑、駝三種。後面掛的純彩色羊毛氈不是成品，而是準備剪開做圖案花紋用的。



② 用機器把羊毛打散，同時把混在裡面的土石雜質分離出來。



③ 選一些羊毛進行染色，以便製作花紋圖案，也要製成一些純彩色毛氈。



④ 在操作間裡剪彩色毛氈條，準備製作圖案花樣。



⑤ 開始擺放圖案了。各種圖案花樣都存在尼亞孜的腦子裡，在擺圖案之前，他會捲上支末合煙，一個人獨處、構思一陣子。圖案有很多種風格，可能既有來自「師傅」的傳承，也有自己的發揮創新。每個毛氈匠人，都有自己的特色。



⑥ 擺放完畢的花氈圖案，搬到操作間來，進行下一步工序：堆毛。



⑦ 在彩色圖案上面堆羊毛。



⑧ 用一個樹枝做的放射狀耙子工具，把羊毛抖蓬鬆，同時均勻攤放。



⑨ 每堆完一層，要用耙子調整羊毛的厚度。



⑩ 噴熱水定型。最後堆到三十公分的高度，在邊緣加上一綹綹的彩色羊毛，作為「瓔珞」裝飾。



⑪「滾筒」打製完畢的毛氈，用手抻拉整形，然後送到另一台機器裡「揉搓」，這樣重複三輪，才宣告製作結束。這是製作完畢的一張氈子，最後的工作就是晾乾了。

第四編：三訪莎車．坎木拜村的肉孜節

- 大學生來到坎木拜村
- 肉孜節
- 農民與灌溉
- 交公糧
- 家庭與社交
- 村裡開會
- 漢人的零星蹤跡
- 尾聲

大學生來到坎木拜村

寒假跟艾爾肯結識之後，我們商量著暑假一起去藏區周遊，因為我要搞點對藏族部落老人的訪談，艾爾肯也可以去藏區練練繪畫寫生。我還想讓兩地年輕人有見面交流的機會，看看對方草根百姓層面的生活，這能激發出很多新的東西，我一路跟著用攝像機就拍下來了。有個搞人類學的同行說，這可以叫「實驗人類學」，我不知道是不是新創的詞兒，以前好像沒聽過。

到暑假開始之前，我先趕到了艾爾肯讀書的喀什大學，拍攝他的期末考試和學校生活，然後和他一起回家鄉住幾天，主要是讓他陪陪家人，我也順便拍攝鄉村和家庭生活，再和後面藏區的行程結合起來，就比較完整了。碰巧，就在考試結束後，艾爾肯的兩個學妹也想去莎車縣玩玩，他在學校裡跟漢族同學很混得來。這兩人都是漢族大一學生，一個四川人，一個甘肅人，來新疆上學一年，還沒到下面縣裡和鄉村看看，都有點好奇，正好剛放假沒事兒，就做個短期旅行。

說來好玩，新疆這幾年出事兒多了點，在外地人的眼裡很有點可怕，許多遊客都不敢來了，但這又有男女之別，一般女性遊客對這些不太敏感，她們本來也不太關心時政話題，很少看新聞，所以反而比一般男性遊客膽子大，敢四處周遊。我去年和喇嘛師徒遊新疆，也碰到過這現象。兩個女生的家人和朋友都有點緊張，後來電話一直和她們聯繫頻繁。



大家一起走出校門。我舉著自拍桿。打傘的是「小四川」，左邊的是「小甘肅」。

我和艾爾肯本來訂了從喀什到莎車縣的火車票，兩位女士臨時決定加入，已經沒法訂票了，於是退了火車票，大家一起坐長途班車去莎車縣。

我此行主要是為了拍紀錄片，很少拍照片，這裡的圖片多數是從視頻裡截圖下來的，畫質不是太好。艾爾肯手裡拎著給媽媽和姐姐買的禮物——兩雙鞋，看過《艾爾肯江去西藏》紀錄片前兩集的讀者應該記得，這是我倆一起去喀什東巴扎買的，花了艾爾肯 65 塊錢，他的存款到此也全部花光了。我們還買了兩件維族傳統風格的 T 恤，兩頂維族小花帽（黑色），本意是為在藏區賣畫準備的行頭，其實到艾爾肯家就都開始穿戴了。

從喀什到莎車縣，班車要跑好幾個小時。這條線我坐過好幾次了。和一年半以前首次逛南疆相比，路上查身份證的檢查站似乎少了，這回只在快到莎車縣城的地方下車刷了兩次身份證。新疆這兩年局勢越來越安定，緊張時期設置的很多安保措施也在逐漸淡去，這是好事。

到莎車縣城下車，四人簡單逛了一下商業街，我買了個落地風扇，聲稱是送給艾爾肯家的禮物，其實也存了個小心眼兒，因為我知道他家還沒電扇，怕住他家裡熱，反正買了自己就能用上。這下行李就多了。在縣城打了個小出租車，二十塊錢把我們拉到了米夏鄉坎木拜村，進了艾爾肯家。



艾爾肯家的小院，一排正屋，兩頭各一間廂房，分別是客房和艾爾肯兄弟住的。院裡搭著遮陽棚，有一床大炕。



家裡後院有自來水，這是艾爾肯在洗臉。

兩位女生被安頓在了客房，我和艾爾肯兄弟倆住一起。院裡搭著遮陽棚，有一床大炕，上面鋪著本地土產羊毛氈，天氣暖時可以在這炕上座談吃喝。正屋裡住著艾爾肯的大姐，她嫁在了本村，這是回娘家坐月子，剛生了個小娃娃，所以我很少去正屋。維族女性回娘家生孩子坐月子，是傳統風俗。

上大學的年輕人，心思都在城裡，跟農村的生活比較隔膜，在艾爾肯家的主要時間都是在玩手機，微信、QQ 上跟同學朋友們聊天。艾爾肯在家也基本如此，我想起我的大學時代來，回家鄉基本也是這種「難以融入」的疏離狀態，應該是這年齡段的基本規律。

艾爾肯的弟弟不太一樣，他一直在老家上學，今年初中剛畢業，沒脫離過家鄉的環境，家裡各種活兒都幹，明顯比艾爾肯更熟悉家裡和村裡的情況。艾爾肯讀大學之後，家裡人對他非常敬重，幾乎不用幹家務和農活了。

家裡還有個後院，主要是養牲畜，有兩頭奶牛（沒見產奶），一大一小兩頭毛驢，幾隻羊，一群雞。再出了後院就是農田了。我在喀什、和田地區的幾家維族農戶住過，普遍是這種前後院格局，廁所一般也設在後院以外的農田裡，穆斯林都重視把廁所放的離起居室遠遠的，新疆的維、



小弟在給牲畜餵草料，打掃後院。



閒來無事，到街上逛逛。背景裡這小店，就是半年前我和艾爾肯結識的地方，那時還是荒涼的冬天。除了季節更替，小街上沒甚麼別的變化，聚著些休閒的成人和戲耍的兒童。

哈、柯爾克孜、塔吉克等基本都差不多。

這天是伊斯蘭教「齋月」的最後一天了。齋月裡有「封齋」的講究，就是從日出到日落之間，不能吃喝任何東西。和公曆相比，伊斯蘭教的曆法又是轉著循環的，齋月現在在夏天，慢慢就會轉到冬天，我 05、06 年讀研究生時，同宿舍有個回族哥們就虔誠封齋，那時是冬天，白天時間還短，夏天裡過齋月就難熬些了。

按照新疆政策，現在黨員和國家工作人員、學生是不允許封齋的，一是防範宗教對政府機關的影響，二是封齋也影響工作。體制外的人、鄉村百姓可以自由決定是否封齋，像艾爾肯的父母就不封，因為他們身體不好，時常鬧點兒病，封齋會加重病情，教義裡這種情況是允許的，其他鄉親們，似乎封齋的人還不算少。另外，即便不封齋的人，在齋月期間，對各種宗教禁忌也會嚴格一些，按我在烏魯木齊、喀什的見聞，抽煙喝酒的要比平時少見。

明天是齋月結束的日子，維族習慣叫「肉孜節」，回族叫「開齋節」，是很盛大的節日，幾乎跟漢族的春節過年差不多。不過維族還有個傳統的大節「古爾邦節」，在肉孜節之後的兩個多月。相對而言，似乎肉孜節宗







左　圖　客人受到優待，在客房單獨開飯。

右上圖　天已即將入夜，好在攝像機可以把畫面拍的亮一點。離家幾十米，拐彎就進了農田，夏季植被豐茂，蟲聲唧唧，空氣清新，很有田園風味。

右下圖　後面天就全黑了，艾爾肯説，還走過了一片墳地，嚇得兩個女生亂叫。結果第二天清早我又到了這塊墳地，那是肉孜節老鄉們上墳的民俗。

教氛圍更重，古爾邦節則側重家人團聚的世俗之樂。

家人對三個遠來的客人很重視，提供的飯食比平時吃的要好，主要是拌麵和燴菜。在客房鋪張餐布，單獨開飯。

吃過晚飯，艾爾肯帶客人出去散步走走。邊走邊聊，艾爾肯講講他們的農村生活，他在學校跟外來的、尤其是內地來的漢族同學相處的比較多，知道哪些是本地跟內地不一樣的，主要就是説這個。南疆農村各種行政管制多，比如老百姓種甚麼農作物，不能全由自己做主，鄉、村的指令佔了很大比重；村委會還常徵調農民幹「義務工」，這是內地改革開放之後就消失了的東西。兩個女生其實老家也在農村，對農業生活有點了解，但南疆這種近似計劃經濟的特徵還是讓她們聞所未聞，大為吃驚，她們老家早沒這些了。（作者補記：2017 年初，新疆正式廢除全自治區範圍內的農村無償用工制度。但這裡鄉村基層幹部的權威較大，用「學

習班」等形式干預農民生活等現象一時還難以根除，所以社會管理的常態化、向內地靠攏，仍會是一個長期歷程。）

回到家裡，媽媽已經在客房鋪好了被褥，艾爾肯打著手電帶兩個女生到後院，用自來水沖了腳。四人上炕歇著，又聊到了半夜，中間還停了一陣子電。大學生在一起，愛聊人生聊理想，我這年紀已經聊不動這些了，就是關心點具體的現實而已，所以主要是他們三人聊，我拍攝。

第二天清早，是肉孜節隆重的禮拜活動，我早早起來拍攝。兩個女生一直在客房睡著，沒看到這盛況——其實她們起床了也看不到，因為清真寺禮拜不讓女人進去。

上午，兩人想到莎車縣城玩玩，家裡給找了輛電動三輪車，艾爾肯的叔叔開著，拉著眾人去縣城。正好叔叔伯伯家的孩子們也要到鄰村去走親戚，大家擠上了車，嘻嘻哈哈熱熱鬧鬧出發了。



大家嘻嘻哈哈熱熱鬧鬧出發了

這天是伊斯蘭教的「新年」，本來就喜慶，艾爾肯家裡來了遠客，也是體面的事，一路和鄉親們打著招呼，很是熱鬧隆重。村子離縣城不遠，二十來分鐘就到了，我們四人在縣城外換公交車進城，到老城區「回城」逛了逛。老城的街區正在拆遷重建，許多我原來熟悉的街巷都沒有了。還新建了一座景點——葉爾羌汗王宮，建的頗有民族特色，但商舖還沒出租開業。希望它以後能生意好點。

兩個女生對農家的生活還是不太習慣，進村第二天就準備回學校了，先在網上訂了傍晚的火車票。午睡和下午飯之後，艾爾肯騎電動車，他一個堂哥騎摩托，送兩個女生去縣城火車站。從這時，我就一個人住艾爾肯家了。



艾爾肯和他堂哥騎摩托，送兩個女生去縣城火車站。

肉孜節

禮拜

到艾爾肯家的第二天，就是肉孜節——開齋節。這天黎明，人們要到清真寺裡唸經慶祝開齋。我特意起了個大早，要去看看。艾爾肯也有「過年」的興奮，提議要穿上在喀什買的特色T恤，戴上花帽，這樣才有過節的氣氛。我也照做了，然後挎著攝像機去清真寺。不過艾爾肯是大學生，又是預備黨員，按規定不能到清真寺參加「宗教活動」，他有點小遺憾。

於是我一個人去清真寺。昨夜下了場雨，空氣很清爽，地上還有積水。天剛蒙蒙亮，村民們已經三三兩兩往清真寺走去了。只有男人能到清真寺禮拜，婦女們大都在家打掃屋院、準備早飯。

一個白帽、綠T恤的中年男子，坐在正對清真寺門的一張榻上，老鄉們進清真寺之前，都會過來和他握個手致意。我湊過去問：您是清真寺的伊瑪目嗎？他搖頭微笑說不是。後來才知道，他是本村的書記兼村長（村委會主任）。村幹部不能參加宗教活動，而且有責任監督宗教活動，他就早早到清真寺門前坐著了。

稍晚一點，又來了一高一矮兩個男子，不戴帽子，兩人和書記握手之後，也在榻上坐了下來。後來我聽說，這是縣直某局「駐村」的工作組



村裡的清真寺

幹部。之後再到的老鄉們，就和三人依次握手致意。來清真寺比較早的都是老人，然後逐漸是中年、青年人。

禮拜開始之前，兩個用白布纏頭的男子從清真寺出來，和書記、工作組商量幾句。其中一位是本村新接任的伊瑪目（主持清真寺活動的人）。這位新伊瑪目有點瘦，另一位略胖的纏頭男子，是從鄰村請來唸經、講經的，因為本村的伊瑪目經驗還不太足。

和書記等人會商之後，兩人回到清真寺裡。不久，幾個男子用阿拉伯語高聲「喚拜」響起來，這是提醒老鄉們：禮拜馬上要開始了，沒來的快點兒。

徵得書記同意——雖然當時我還不知道他是書記，我到清真寺裡面看了看，外面看門樓高大，其實院落和禮拜廳都不算大。檐下是放鞋的地方，進入禮拜廳要脱鞋。廳外檐下還擺了一排毛氈，來者先在這裡自己



來者先在檐下自己默誦一番經文，然後到廳裡跪坐，聽伊瑪目唸經。



大廳裡面



清真寺裡禮拜時，外面的幾位幹部就閒了。他們也是在伊斯蘭文化的鄉土氛圍裡長大的，如今成了「國家人」，不能參加寺院的活動，但坐在外面，也算局部參與、分享了一下。

默誦一番經文，然後到廳裡跪坐，聽伊瑪目唸經。有些來禮拜的，明顯還沒睡夠，一邊唸經一邊哈欠連天。

去年夏天的齋月，碰巧我在藏區的合作市，在一個晚上參觀過回民清真寺的講經活動，講經人一口河州（臨夏）方言，我大概能聽懂些：「常言道，善有善報，惡有惡報……」重複頻率很高的還有一句，「這是一個高貴的夜晚……」

上墳

唸經的時間有點長，我沒事就到清真寺的周邊走走。再轉悠回清真寺，唸經禮拜已經結束了，人群都聚集在清真寺外，書記正在講話，大意是要人們注意鄰里和諧、社會治安。老鄉們都洗耳恭聽。

書記講話結束，人群散開，忽然浩浩蕩蕩朝我這邊走過來。我不知道是要幹啥，也隨大流跟著人群走。慢慢才明白：這是去「上墳」。這個小隊村民的墳地——維語叫「麻扎」都在一處，所以都朝一個方向走。

各家人都記得自己家祖墳，先是列隊跪在墳前唸段古蘭經，最後站起來唸一段，上墳就完成了。好像不是每人都會唸這段經文，可以請會的親戚過來給唸。

多數墳墓都沒有墳頭了，就是一片草叢或沙地，但老鄉們都找得到地方。我印象最深的是有些老人，會轉悠到不同的地方，或站或跪唸幾句經，別人早看不出這些地方是墳墓了。也許是老人們各種長輩、舊交的墳吧，年深歲久，親人凋零，現在知道的人已經不多了。這場景頗為蒼涼傷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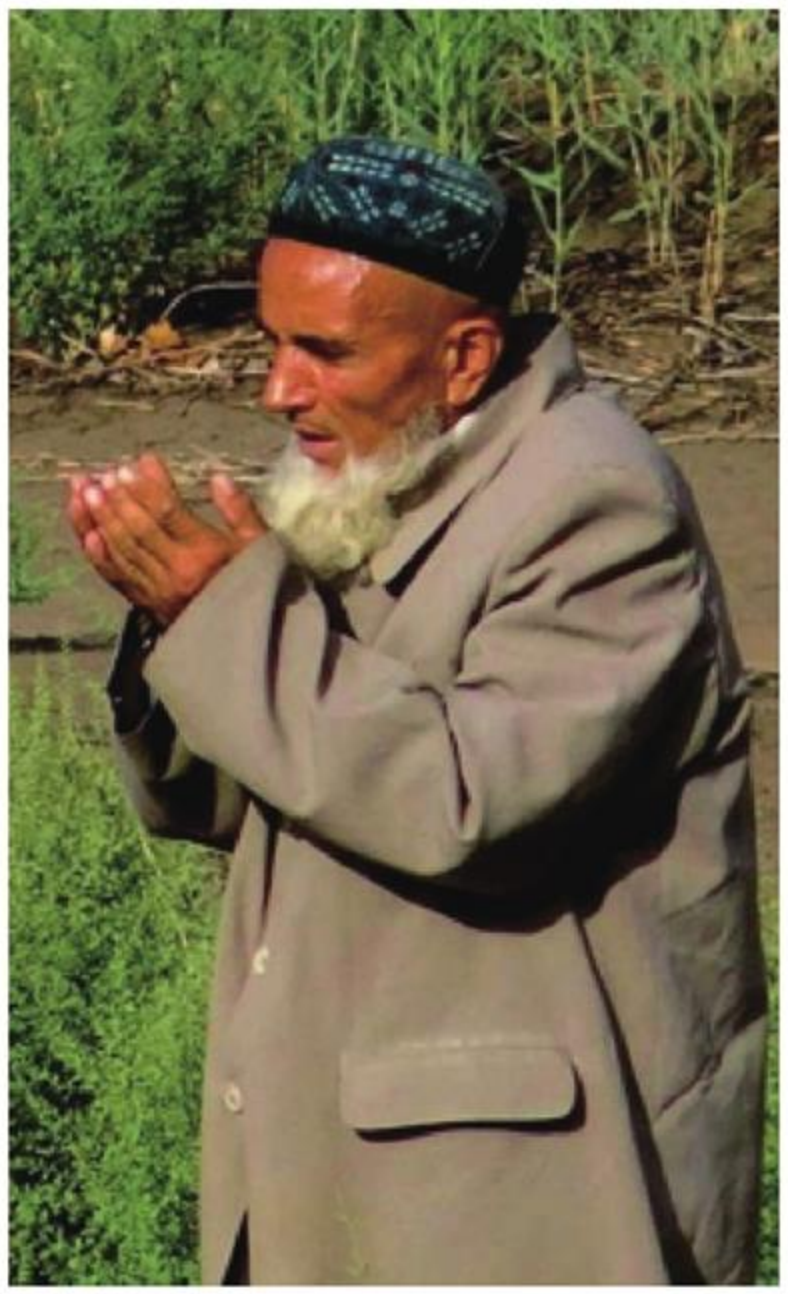
男人們拐下公路，往墳地——維語叫「麻扎」走去。



麻扎就是這片荒地。各家人列隊跪在墳前唸經。



見到本村的書記了，也帶著一大家子上墳。



年深歲久，親人凋零。這位老人唸經的場景頗為蒼涼傷感。



村裡準備過年的孩子們





上墳活動陸續結束，村裡街道上熱鬧起來了。

上墳活動陸續結束，太陽也高起來了，人們四散回家。村裡街道上熱鬧起來了，都是探親訪友的鄉親們。婦女們穿著五彩的裙衣，配著彩色頭巾，很讓人賞心悅目。

團拜

禮拜、上墳之外，肉孜節的活動還沒完。第二天清早，就看見村街上大群的人（也都是男的），在各家進進出出。這是幹甚麼？拜年，或者叫「團拜」吧。

這肉孜節的「團拜」，也是伊斯蘭教的習俗，一個村莊或社區的男人們，在伊瑪目的帶領下挨家挨戶拜年。這村裡，是以村民小隊為單位，艾爾肯家所在的這小隊人多，一個早晨「團拜」不完，得分成三天。

新伊瑪目還顯得略有點緊張。這是他頭一次領導這類活動。書記一直跟

著。聽說，往年的團拜活動沒書記的甚麼事，但今年新換了伊瑪目，書記就得跟一跟了。

團拜是一條條街道、挨家挨戶進行，不論家庭規模大小、貧富，一視同仁。接受團拜的主人家，都在門口恭迎，和伊瑪目、來客一一握手。眾人離開時，他們也依次躬身致意。

每家的客房裡，都擺上了點心、糖果、煮雞蛋，切了西瓜、哈密瓜。伊瑪目和村中「長老」們上榻坐了，在伊瑪目帶領下唸一句經，吃兩口點心，再集體唸一句經，起身離開，落座的時間也就一兩分鐘。

團拜的鄉親人多，能進客房落座的是少數。多數人都站在院子裡。有些人家在院裡的榻上也擺了零食，款待來客。吃的最積極的是一些衣衫破舊的老人，可能他們平日生活緊張，少有這種飽口福的機會。多數人都是象徵性吃一點點而已。

送走所有賓客，接待任務就算完成了，主人可以混在人群裡，繼續去別人家團拜。

艾爾肯也不是很能融入這種鄉村民俗活動，他和幾個年輕人跟在隊伍後面，從不進入各家院落，就是在大街上「圍觀」一下盛況。

這種活動，參與最積極、獲得滿足感最多的，是那些家境不是太好的老漢，在這類活動裡，他們能充分獲得參與感、被尊重感。

這個肉孜節看到的現象，也引起了我的一些聯想。和其他宗教、文化相比，伊斯蘭教很大的一個特色，就是在基層社區層面的互助和凝聚力，也有很多這方面的詳細規定：以清真寺為中心的小社區應該如何過日子，



新伊瑪目頭一次領導團拜活動。



到每一家團拜時，伊瑪目走在前面。



即將接受團拜的人家，都在緊張準備，每家門前都站著個「望風」的，看隊伍是不是要到自己家了。



這是團拜到艾爾肯家了，爸爸在院裡招呼伊瑪目等進屋。



在艾爾肯家上炕落座、唸經，象徵性吃點，再唸經，起身離開，都是既定程序。



院裡的榻上也擺了零食，款待來客。這是在另一家。



送走所有賓客，接待任務就算完成了，主人可以混在人群裡，
繼續去別人家團拜。



這個夾著手杖的老漢站在自家門前，和每一位來客熱忱握手，哪怕比他小兩代的年輕人，也獲得了老人的熱情致意，這小伙感到有點猝不及防。

如何處理各種鄰里關係、經濟互助，如何搞集體活動。其他宗教和文化裡真沒有規定這麼細、操作性這麼強的教義。

在地圖上看，整個亞歐大陸的中心地帶：從中國的甘肅省向西延伸，直到土耳其和北非，都是伊斯蘭教文化圈，這和伊斯蘭教在基層社區的凝聚力分不開。內亞世界的地理特徵，是沒有大片的宜居土地，只有些零散的綠洲，被廣闊的沙漠和戈壁分隔著，猶如一個個孤島。在傳統時代，靠帝國自上而下的行政手段，很難有效管理這種地區。但伊斯蘭教社區就不一樣了，它是自下而上生長的，規模小、環境偏遠都沒有關係。在荒涼的內亞環境裡，伊斯蘭社區的凝聚力和競爭力最強，所以相比古老的拜火教，佛教、基督教，伊斯蘭雖然是更晚才產生的，但它佔據了這遼闊荒僻的內亞地帶。

反之，中國文明曾在漢、唐幾次伸入西域內亞世界，但漢文化的基礎是自上而下的官僚體系，需要有一定的人口密度，才能維持官僚機器的基本運作。在荒僻的內亞世界，漢式官僚機器的運行成本極高，很難維持住，所以歷史上零星進入西域的漢人，都被當地社會同化了，沒能延續下來。

但現在又有新情況。在現代化的交通、通訊條件下，生活在新疆的漢人已經能夠克服人口密度低的缺點，維持住自己的語言和文化。在東部發達地區的經濟輻射、帶動作用下，新疆的漢人經濟上也變得有活力——這種活力雖然不如內地，但要超過西部各少數民族，所以自改革開放時代以來，漢族在整個中國西部的活力、影響力在迅速上升。

這些大問題，還要慢慢觀察研究。

農民與灌溉

住艾爾肯家的幾天裡，我沒事喜歡到田野裡逛逛。現在植被豐茂，還能見到各種野生小動物，除了最常見的野鴿子，還見到過野兔子、或野雞帶著半大的小雞，甚至有今年新孵出、羽毛顏色還沒變深的小鷹。冬天的田間小路上有厚厚的浮土，夏天雨水稍多，空氣濕潤，浮土揚塵就不那麼厲害了。這南疆綠洲的農田，和我老家華北差不多，但田裡間作的果木樹要多一些。

一次我和艾爾肯飯後閒逛，遠看見一個扛著坎土曼的老漢弓腰蹣跚走來，到我們跟前站住，急躁的說起來，我只聽出來個零星的「它伍茲」、



艾爾肯家的一塊打麥場。他家有七畝多地，前半年都種了麥子。收完麥子，又種上了玉米和西瓜。這裡基本上是一年兩熟。後面那一排大樹是杏樹，也是他家的，結了滿樹的黃杏子，掉落了一地。



這塊近一畝的打麥場也要翻耕出來，種上玉米。從鄉親那兒雇來的耕、播一體機械，按面積收費，一畝地好像是好幾十塊錢。艾爾肯的爸爸站在旁邊看著，半個小時就完成了播種。



為水著急的老漢，扛著的農具是坎土曼。



灌渠水閘前的小小爭執

「蘇」，就是西瓜和水。老漢慷慨陳詞完，扛起坎土曼又踉蹌而去了。

艾爾肯給我解釋：老漢説，他本來想種玉米的，但村裡要求必須種西瓜，現在西瓜地裡缺水了，水還不放下來，西瓜苗都要乾死了！我種玉米，秸稈還能給牛和驢吃，現在種西瓜，牛和驢吃甚麼？

玉米耐旱，需要的水少，種西瓜需要的水就多了。希望老漢的西瓜苗再忍一忍，熬到水下來。

再走沒多遠，就到了鄰村的地界，灌渠裡正在放水澆地。一個帶白帽的老鄉跑來，要把閘門開的再大點兒，這是要給自己的地多澆點水。管灌渠的那位想攔著他，但也沒認真管，嘻嘻哈哈由著白帽子把閘門搖起來一些。其實閘門本來已經開到最大了，白帽子老鄉這麼幹，也就是給自己一點心理安慰。這灌溉水也是有償的，稍後我就見到了村民統一交水費的場面。

土地都是承包到戶的，沒啥爭議，這裡農民最關心的是澆水問題。因為南疆綠洲的農業幾乎全靠人工灌溉，水源來自灌溉渠。出於保護地下水的考慮，這裡極少允許農戶打機井灌溉，他們也沒那傳統，「自古以來」就是靠灌渠系統維持農業，現在的村、小隊幹部很重要的一個職能，就是管灌溉事務，具體説就是決定甚麼時候放水，各家澆地用水的順序、數量。

再往上，鄉和縣級，也有協調這些農業用水的專職官員，一般都是遵循往年的慣例分配，但也會有臨時發生的情況要處理。南疆綠洲的農業，就是靠這個葉脈狀的灌溉體系維持著。現在南疆的農業已經基本飽和了，就是基本所有的地表水都被用上了，一點多餘的都沒有。這裡不缺土地，水資源就是決定綠洲面積、人口總量的根本因素。

最近幾年，因為水資源引起的各種矛盾和情緒也不少，主要是漢族農業用水的增長。坎木拜村這裡基本沒有這種情況，這裡幾乎沒有漢人農戶，但南疆其他地區有。

這可以分兩種情況，一是南疆的生產建設兵團，目前有四個農業「師」（也正在建成地級市），阿克蘇、喀什、巴州、和田四地州各有一個。兵團老早就有了，但用水量的增加是新現象，因為前幾年棉花等經濟作物的原因，兵團的種植面積擴大了很多，伴隨的就是用水量增加。

另一種情況就是近年來很多漢族在南疆綠洲的邊緣承包土地，引水或打井灌溉，一般是種棉花、果樹等經濟作物，商業化種植，面積大，也分去了很多水資源。搞這種大面積商業化種植的維族老闆也有，但數量遠低於漢族。有些漢族老闆搞批文比較容易。

最近幾年，有人搞過這方面的調查，說這些水資源競爭導致了很多維族老鄉的不滿情緒，應當加以糾正。據說自治區曾經搞過專項整頓，要把近來開墾的大規模、商業化農地騰退出來，但這涉及到一些官員的切身利益，沒推行下去，最後不了了之了。

交公糧

艾爾肯家要把今年收的麥子賣到糧站去，俗話叫「交公糧」。我小時候在老家也跟著大人幹過這個。古代一直有「皇糧國稅」的說法，農民要無償給政府繳納糧食，我不知道從甚麼時候開始有償收購的，估計應該是改革開放以來。現在農業有傾斜政策，國營糧站的收購價都略高於市場價，所謂「保護價敞開收購」，所以農民都樂於把糧食交到國營糧站。

這天起了個大早，從親戚家借了三輛三輪車，兩輛電瓶的，一輛汽油的，艾爾肯的叔叔和堂兄也來幫忙，糧食袋子裝上車，再加一輛兩輪電動自行車，浩浩蕩蕩出發了。



艾爾肯家準備交公糧去。



能幹的小弟



糧站前排起了長長的隊伍

到鄉上的糧站了，早排起了長長的隊伍，運糧的有拖拉機、驢車、各種大小的三輪車，就是沒有汽車。時間還早，糧站還沒開門呢。於是老鄉們各種等待，有聊天的，有睡覺的。

等到糧站人出來了，先給排隊的車分了號，有個先後順序。然後大門打開，各種車浩浩蕩蕩開動起來，蜂擁進了糧站大院。在糧站裡還要等待開秤。秤是個電子地磅，滿載的車開上去，人下車，秤一個重量數；車開到裡面，把麥子卸下，回來再秤一個空車重量。兩個數字一減，就是交售的糧食重量。

我覺得這方法有點簡單，換在我老家，華北小農們會發明出一百種投機取巧的辦法，但維族老鄉都很單純，至少我沒看出甚麼弄虛作假的門道。

等待的時間裡，有專人負責查驗各家的麥子等級，拿一把類似三棱刮刀的工具，隨機抽樣，朝糧袋裡捅去，看刀槽裡帶出來的麥粒質量，可能有純淨度、潮濕度和飽滿度等因素，確定等級。老鄉們都實在，沒有甚麼異常情況，等級應該都差不多。

今年（2016）的糧食行情不算好，但糧食有國家定價收購，還算穩定，豬牛羊等畜產品就不行了，價格一直在走低，養殖戶和牧民都挺發愁的。



在糧站院裡等待開秤



隨機抽樣，檢查麥子質量。



電子地磅，滿載的車開上去，人下車，秤重；車開到裡面，卸下麥子，回來再秤空車重量。兩個數字一減，就是交售的糧食重量。

艾爾肯家交卸完了糧，空車過磅。然後回家。完成了一件大事，大家都很輕鬆愉快。

艾爾肯家有 7 畝多地，上半年都種了麥子，總共收了兩千多公斤，十分之一交給伊瑪目，留了 800 多公斤自己吃，交售總量 1270 公斤，總收入 2700 多元（這樣折算下來，交給伊瑪目的約值四百元）。這點收入顯然不多。當然這只是夏糧，後面還有秋糧，有一點巴旦木等果木樹，還有點政府的農業補貼等支持，所有這些加起來，也到不了一萬元，這還不包括種地的各種開支，比如種子、用水、機耕費、農藥、化肥等等。所以種地只能提供最基本的吃穿開支，其他的啥都不夠，比如孩子交學費，添置電動車、家電。

艾爾肯兄弟的學費是家裡人最頭疼的。艾爾肯學的是美術，這專業的學費要高一些，好像一年大幾千，好在艾爾肯是學霸，每年都能拿獎學金，還有助學金，抵消掉學費還有剩餘。去年他就用幾千塊錢獎學金給



麥子倒在傳送帶上，揚一下，入庫。



艾爾肯家交卸完了糧，空車過磅。

家裡買了輛電動自行車，這是他很自豪的事情。

小弟本來上中學免費，但今年夏天他剛剛考上了喀什市的美術高中，跟普通的高中不一樣，要一年交幾千塊錢的學費，而且遠在喀什市上學，就不能在家裡幹活了。這讓家裡很為難，爸爸曾經想讓孩子放棄去喀什讀高中，讓艾爾肯給喀什的老師打電話解釋，結果電話裡被老師批評了一頓，看來是不敢做這打算了。

他們村還有在附近磚廠打工的機會，後面會寫到。那個掙錢比種地多得多，但艾爾肯父母這年齡和身體已經幹不了強體力勞動了。小弟趁暑假找了個工地打工，他力氣不小，大概相當於四分之三個成年人，但身板太小，工頭覺得還是個孩子，每天只給三十塊錢，也就是整勞力的四分之一。艾爾肯跟我去藏區周遊，本來決心要靠畫肖像畫掙一筆錢，結果市場反響不好，只掙到了三十塊錢。後來暑假快結束時，媽媽決定跟幾個村民去阿克蘇摘棉花，一個多月大概能掙幾千塊錢。艾爾肯從藏區回新疆後，好像陪著媽媽一起去了幾天。

現在只靠種糧食是掙不到錢的。種果樹等經濟作物倒還好點，但問題也不少，一是村裡不會允許農民放棄糧食作物，這是內地人想像不到的現

實；第二，果樹風險大、投資大，不是誰都能種好。我曾聽一些種果樹的漢族老闆講過經驗，這裡面大有學問，一畝商業化的果園，每年光肥料投入就是兩三千元，主要是雞糞，外加一些微量複合肥；此外各種管理、收摘成本也不小。如果一切管理得當，再趕上市場好，一畝果樹是能掙到一萬塊錢純利潤的，但只有極少數能做到，一般一畝能掙上兩三千就算可以了，沒搞好賠了本的也很多。這種對技術、管理和成本的投入，包括可能存在的市場風險，都不是目前的大多維族老鄉們能承受的。

家庭與社交

肉孜節的幾天裡，鄉親們之間的互相串門拜訪比較多，就是傳統的「走親戚」。艾爾肯家的親戚基本都在本村範圍內，有的就是鄰居，遠的也就一兩百米，走動起來很容易。從肉孜節第一天的禮拜、上墳結束之後，家裡陸陸續續來過好幾撥親戚，就是坐坐聊聊，沒舉辦隆重的飯局。

艾爾肯還去姥姥家拜訪了一次，離他家也就一兩百米。在姥姥家，艾爾肯「勞動」的興致上來了，要給姥姥家的玉米地拔草，結果姥姥看了說，把她種的「茶」給拔了，這也不是我們理解的茶葉，是當地一種可以泡水喝的植物。

我上次住在這村，房東是花氈師傅依明尼亞孜。他本來不是這村人，原來的家離縣城更近。兩年前，這村裡集中建了一批「安居房」，因為有政府補貼，價格相對便宜些，他就在這坎木拜村買了套房子落戶了。所以尼亞孜家在坎木拜村沒有農田，他們夫妻全職做花氈為生。

這次村裡「團拜」的那天早上，我也在人群裡看到了尼亞孜，穿了件白襯衣黑西服，有點謹慎的跟在人流的後面，他和老鄉們都不太熟，但還要盡量參加這種團拜，有點參與和被接納的感覺。之後，我去過他家兩次，都鎖著門，顯然也是全家出去走親戚了。第三天晚上，終於趕上他家裡有人了。在尼亞孜做花氈的工棚裡，地上有剛開始擺的圖樣，他正開始做一批新花氈。大兒子曬得比冬天時候黑。然後夫妻倆請我和艾爾



親戚們穿了新衣服來串門



姥姥家院裡，有一架葡萄，房子有點年頭了。



走訪親戚。這是大姑家的院子，房子也比較老，遮陽的屋檐下砌了一個矮榻，就是吃飯的地方。



右邊這位藍綠色長裙的就是姥姥。這是在後院的門外，正對著一片農田，有西瓜和玉米。這片西瓜種的早，現在已經結瓜成熟了。



吃飯的幾家都是艾爾肯父親的兄弟姐妹



做拌麵。澆麵的燴菜已經做好，但這種麵條是手工一根一根抻出來的，不停地抻麵、下鍋、出鍋，幾乎一直持續到飯局結束，做飯的婦女也要替換。



到花氈師傅尼亞孜家拜訪

肯到客房裡坐，又吃了一頓拌麵。艾爾肯和尼亞孜聊的不少，看那樣子不是聊花氈，而是本村的一些事務。尼亞孜不太熟悉這村裡的各種關係和掌故，艾爾肯正好可以提供這方面的信息。

在艾爾肯家這邊，無事的時候，艾爾肯想起給弟弟指點一下畫畫，擺了個瓶子讓弟弟練習素描。這兄弟倆平時很少在一起玩，艾爾肯端著大哥架子，小弟對他頗有點敬畏。說來好玩，以前小弟從沒接觸過畫畫，這次考高中時，他沒告訴家裡，自己報考了喀什的美術高中，當年艾爾肯也在那裡上過學。而且小弟居然考上了，把學費問題一下子擺到了家人面前。這是全家人之前都沒有預想到的，現在看來只能接受這個現實了。估計小弟看艾爾肯學美術很成功，受人尊重，就有了模仿的想法。

伊斯蘭教義不允許畫有生命的東西，艾爾肯在村裡有時也受到壓力。比如他曾經給一些漂亮的女性親戚畫過素描像，他有個舅舅，是兼職阿訇，就很不滿，有次趁著艾爾肯不在家，來把這些畫像收走了。艾爾肯父母倒沒有對兒子表示甚麼意見，因為這是能讓兒子出人頭地的事業。



艾爾肯指點弟弟畫畫



艾爾肯讓小弟臨摹素描課本裡面的人像。這些人像原本都是漢族，小弟臨摹的這個漢子居然臉變得瘦長，下巴上長了鬍茬子，儼然是他們村某個維族漢子。

村裡開會

除了肉孜節的宗教民俗活動，村裡還有政務活動，就是開會，有村一級的，也有小隊一級的。肉孜節的第三天，吃過早飯，老鄉們開始聚集到村委會前面的街道上，這是村裡要開會了，每星期都有的例會。聽說他們村每星期有三次例會，分別在週五、週六、週日，我只見到了這一次。

和清真寺的禮拜相比，村民會是男女都來參加，還有婦女帶孩子的，算是老鄉們的參與程度更高。

「主席台」上坐著三位，最右邊是村支書，聽說另外兩位是駐村工作組成員。開始是中間的女士發言，後來換成了村支書。都是用維語講的。會開了半個多小時，散了。後來我聽到一個說法，這是幹部們看到我在拍攝，有點緊張，沒敢多說。在平時，這會至少要開上一個多小時。



開會現場



開會現場的老鄉

至於平時開會都說些啥內容，我問過幾個老鄉，都有點總結不出來，就是籠統的「學政策」。其實我在烏魯木齊的單位上班，也有這種定期例會，或者叫「集中學習」，學的主要是黨中央、自治區的文件，黨報的社論，領導的發言稿，一般也沒法全讀完，主持會議的領導挑著主要的唸唸說說，就算學習過了。這些內容報紙上、網上都很容易見到，所謂開會學習多是走過場。如果非要說它有甚麼用處的話，我覺得就是一種儀式感，讓開會人意識到：你是生活在這個權力體系之中的。

這村的駐村工作組，本來有和我打交道的機會。新疆搞幹部下鄉、駐村工作已經三年了，不同的單位有不同的對口村子。如果是漢族幹部駐村，跟老鄉們語言不通，也怕遇上「暴恐」，能做的事情不多；維族幹部駐村的，就有事幹了，主要是監控和登記外來人口。這倒不是坎木拜村的特例，我曾遇到其他縣的維族駐村幹部，說也是幹這種活。我冬天頭次來坎木拜村的時候，駐村幹部都回家換班了，那時村支書已經知道我有「介紹信」，所以沒管我。夏天這次來，工作組也注意到我了，聽了支書的介紹，也就沒拿我當回事，沒來給我辦登記。

這次跟艾爾肯回村的時候，我還考慮過，要不要到書記家登門拜訪一下，後來犯懶沒去，因為我此行沒甚麼專門的工作目的，就是陪艾爾肯回家待幾天，然後出發去藏區。

艾爾肯放假回家，也要跟政府機構打交道。他們學校在放假前給每個學生都發了個「通知書」，要求回家後找村委會、鄉政府蓋章，保證學生在家期間遵紀守法，沒有參加非法宗教活動。艾爾肯趁著村裡開會，找村支書蓋了章，還和我一起去了趟鄉裡，在鄉團委、鄉派出所蓋了章。他原來擔心會被鄉團委的人安排「義務勞動」，幫忙打雜，但也沒有，他順便跟辦公室裡的幾個維漢幹部炫耀了一下即將開始的藏區之行，讓那幾人羨慕的有點流口水。

村裡的會開完，各小隊還要開會。艾爾肯這小隊的會就在家旁邊，樹蔭下面圍了一群老鄉。這會的內容就很具體了：收水費，就是上個年度各家農田灌溉用水的錢，由小隊長負責收起來。負責收水費的小隊負責人手裡有張表格，是各戶的用水量和應交水費。我湊上去看了看，各家很不一樣，從幾十塊錢到五六百塊都有，平均應該是二三百，艾爾肯說他家交了四百多元，應該是偏多的。



收水費



被點到名字的村民在交錢

漢人的零星蹤跡

坎木拜村沒有漢族農戶，連開商店做生意的也沒有，但周邊有幾家種菜和開磚廠的。維、漢之間經濟上的聯繫、文化上的交流還是有一些。

一次和艾爾肯出去逛，往村北走出了幾公里，都是田間的林蔭小道。艾爾肯說這是到了「十五大隊」的地界。路邊出現了幾個蔬菜大棚，這還是村外，一家民宅讓我覺得有些異樣，因為院裡院外都有狗，這裡維族老鄉基本沒有養狗的，我在村裡一條狗都沒見過。再看這房子，屋角還藏著攝像頭、探照燈，這顯然是漢族人家了，果然，一個女孩子走出來，普通話帶河南口音的。

兩家四川菜農種著好幾個大棚，除了油菜，還有茄子，好像還有黃瓜。從春季到秋季種菜，冬天就回老家過年去了，過的是候鳥式的生活。



這房子屋角藏著攝像頭、探照燈，顯然是漢族人家。



來自四川德陽的菜農



蔬菜賣到縣城的菜市，供應本縣或者再販運到喀什。

跟他們聊點種菜的事，我和艾爾肯說維族老鄉不習慣種菜，這大媽嘴很甜：「維族老鄉聰明的很，沒有他們不會的東西！」我心想，這就是他們心眼多的地方。

維吾爾族傳統上種菜、吃菜很少，以前百姓的副食主要是瓜果，主食是饢（這饢也未必是白麵的，還有玉米麵、高粱麵饢），能吃拌麵的人很少。有個笑話，維族老人看到漢人的菜園，感歎：這就是吃草啊！但現在的飲食習慣也在變化，城裡人的蔬菜消費已經很多了。我在鄉間逛，偶爾看到老鄉們有種辣椒和茄子的。

南疆前幾年搞過政府扶植的蔬菜種植項目，給各村建了免費的蔬菜大棚，但維族老鄉們很少使用，因為種菜比種糧投入的勞動量大，技術要求高，澆菜需要的水很多，蔬菜銷路也是問題，所以這些大棚大都閒置了。艾爾肯帶我去看他們村的蔬菜大棚，每戶都有，還壘了土牆和院門，從外面看就跟民宅差不多。門都是鎖著的，我扒著門縫看了幾家，有荒著的，有種點葡萄甚至玉米的，就是當露天的使用。

本地找工作的機會有限，現在南疆的農民開始往內地的勞動力市場流動。我們在村裡的小賣部閒坐，就遇見了這麼一個老鄉，健壯的中年漢子。前幾年本村建那批「安居房」，有個漢族包工頭來承建的。這老鄉當時在工地打工，和老闆混熟了。後來老闆回了內地，又給他打電話來，說希望他去內地打工。但這老鄉漢語不好，很多細節聽不明白。這天看



漢族老闆招徠這位老鄉去內地打工

見我在商店裡，他拿著手機跑來，說要我跟包工頭通個電話，把各種條件都問清楚了。

我和老闆通了電話，是個婦女，陝西人，說她在老家那邊和人合夥開了個鍍鋅板廠，缺工人，希望這位維族老鄉過去打工，承諾管吃管住，宿舍有空調，第一個月給三千元，熟悉了工序以後改成計件工資，要比第一個月高得多。現在人手緊張，希望這邊能多帶幾個老鄉過去。這老鄉希望老闆先把路費打過來，就是從喀什到西安的硬座火車票錢，但老闆對這沒做承諾，我估計，是怕錢打過來人卻沒動靜。

打完電話，又經過艾爾肯把這些翻譯過去。這老鄉沒立刻拍板，他先要把家裡眼下的農活忙完才能決定。

艾爾肯這村，以前還有個在內地做過賊的，頗有些傳奇經歷。據說此人在九幾年被老鄉騙到了內地，那時他才十歲出頭，聽說內地賣羊肉串掙錢容易，就跟著老鄉去了，結果被老鄉賣給了一個漢人扒竊團夥，學了很多偷東西的技術，後來在團夥裡面混成了個重要人物，曾經開著轎車回老家。再後來，團夥被抓，他蹲了幾年監獄回老家，又當起了農民，還學了背誦經書，當起了兼職阿訇，對自己當年那些為非作歹的事也不隱瞞。

我沒見過此人，聽艾爾肯講，覺得挺有意思，讓艾爾肯試著寫一篇這個老鄉的「口述經歷」。艾爾肯沒事就在手機上寫一些，攢了兩個多月，大概有三千來字，發給了我。我覺得經歷挺完整，但很多時間、地點因素都沒有，比如此人是在哪個城市加入盜竊團夥的，還有些情節明顯有誇張和虛構，估計平時跟老鄉們吹牛，也沒人挑他的破綻。

坎木拜村外有三家磚廠，在村南約一公里。冬天我閒逛的時候看到過，那時都停工了。當地傳統民居都是土坯房子，很少用磚瓦。最近幾年政府補貼的「安居房」正在一批批建起來，這些房子都是用磚的，所以刺激本地的磚廠發展起來。這三家磚廠，兩家是外來漢人開的，一家是本地人開的，據說還是一位去麥加朝覲過的兼職阿訇。本地這家經營不是太好，能勉強維持。現在磚廠的「自動化」程度比較高，需要技術和管理的水平也高，維族老鄉現在對這一套還沒完全掌握好。

艾爾肯帶我去過兩次漢族老闆的磚廠，他從拍攝「紀錄片」的角度考慮，覺得應該拍拍自己在磚廠打工的內容。第一次去是肉孜節這天，磚廠空蕩蕩的，沒甚麼人幹活，自然也沒法跟老闆談打工的問題。只有兩個工人在開著三輪車卸磚：把磚窯裡剛燒好的磚運出來，在堆場碼放好。這是燒磚的最後一道工序了。這時是正午，太陽暴曬。

艾爾肯和兩個工人聊了會兒，他們說這卸磚是計件工資，滿負荷幹的話，一天能掙兩三百塊錢。艾爾肯也想試試，但這種電瓶三輪的駕駛、卸貨都需要點兒技術，新手不能馬上幹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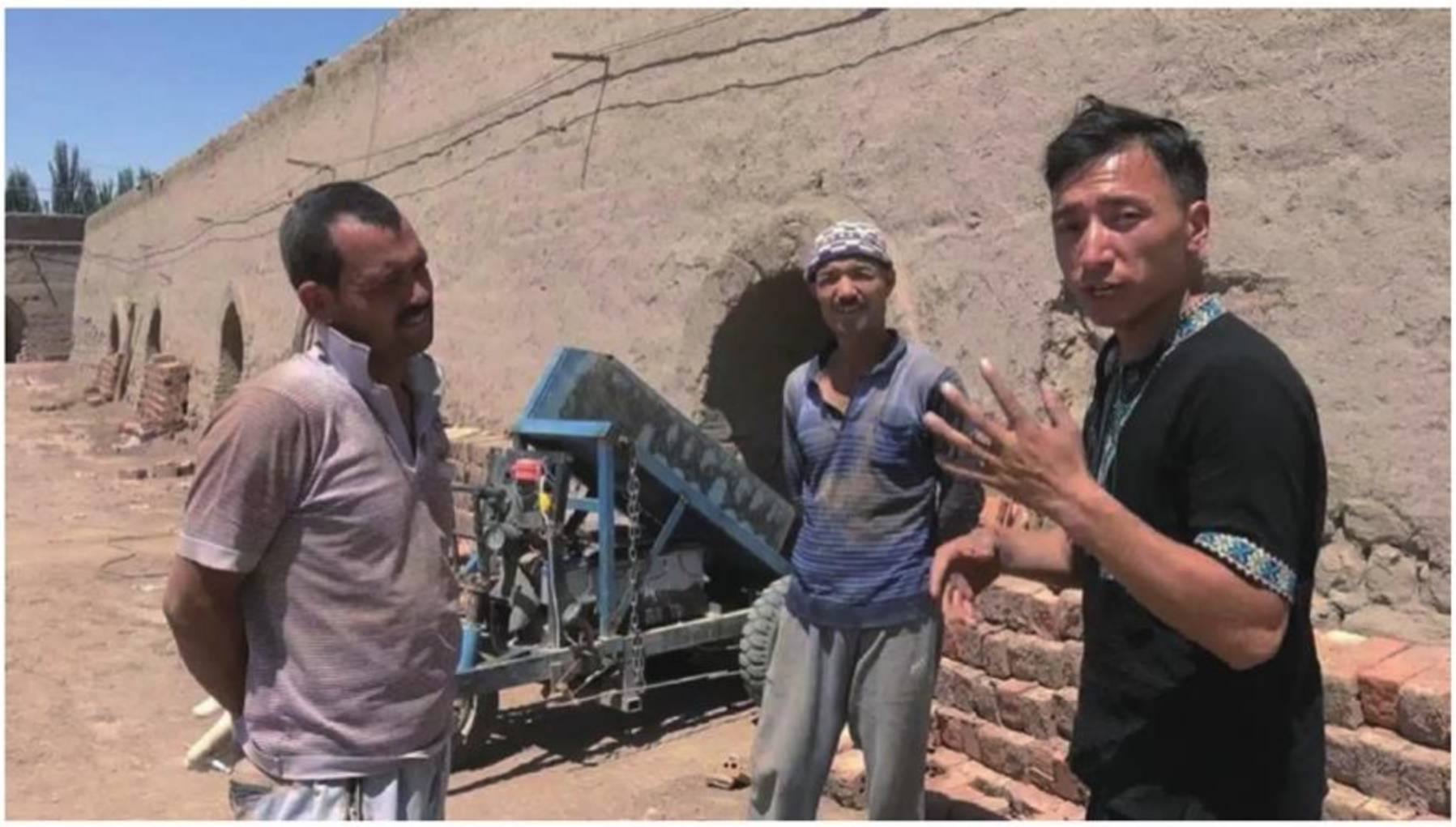
艾爾肯也試了試往車上裝磚。磚窯裡面還保持著燒磚時的餘溫，大概有五六十攝氏度，磚頭也燙手，艾爾肯跟著裝了一車磚，覺得受不了了。我也擔心攝像機在窯裡炸掉。這次探訪磚窯的行動就結束了。小電動車行駛在返回村莊的林蔭道上，讓人頓覺到了清涼天堂。



磚窯裡面還保持著燒磚時的餘溫



磚廠工地



在磚廠一天最多能掙兩三百塊錢

第二次去磚廠時，就人多熱鬧了。巨大的製坯機轟鳴著，把黃土和水混合起來，攪拌成泥巴，擠壓成磚坯。二十來輛電瓶三輪車往返奔馳，把製好的磚坯運到曬場堆放。這是製磚流程裡勞動量最密集、「流水線」工作模式最強的環節，最考驗廠方的管理水平。（最考驗技術水平的是燒製環節，但那是技師自己掌控的獨門心法，跟協作、管理的關係不大。）

成型的磚坯從機器傳送帶上下來，四秒鐘出一「板」，就是裝在木板上的一排磚坯。每輛車拉 8 板，也就是說，32 秒鐘之內完成一個裝車周期。下一輛車要及時入位，不然製出來的磚坯沒處放，整個流程就亂了，機器得停工。所以總有好幾輛空車在旁邊等著裝載，往復不停。

這時只聽一聲四川話的大喊：「那個巴郎子，下車！老漢看好你娃子，別出事！」

喊聲來自一個戴草帽、迷彩服的漢子，他是曬場的管理人，姓王，頭銜叫「班長」，專管這二十多輛電瓶車運輸和碼放磚坯。他從 1996 年在莎車當兵，曾在崑崙山的高原上駐防，2008 年退役。之後有個戰友開了磚廠，王班長就來此工作了，他說製坯機那邊還有個漢族工頭，也是老戰友。整個磚廠就這三個漢族。

王班長有個剛上小學的女兒，本來是妻女都接來了，但 2014 年的 7·28 事件之後，怕不安全，又讓她們回老家了。另外兩家我沒問，但從他們房子外走過時，看晾的衣服，還是有婦女兒童的。

這磚廠開業五六年了。從時間上推算，正是 2009 年烏魯木齊的 7·5 事件之後，新疆局勢變得緊張，中央加大了財政支援力度，新疆各地開始建「安居房」，然後才有了磚廠的誕生。

王班長健談，他手下管著二十多輛電三輪，這些車都是廠裡置辦的，有



曬場的管理人王班長，是一位退伍軍人。

個維族小伙子專門負責維修保養，開車勞動的都是附近村子的維族老鄉，怎麼跟這些「農民工」打交道，王班長積累了一肚子經驗。他只會幾句簡單的維語，但工人裡面有幾個漢語比較好的，可以把他的指令翻譯給其餘的人。說起工人來，王班長如數家珍，給我們指著那些遠近奔馳的小三輪車：

「那兩口子，這個月拉了四十萬塊（坯），拿了八千四百塊錢！」

「這個巴郎子，他們兩口子，連碼土塊（磚坯）、帶修電瓶車，一個月掙一萬多！修電瓶車是一個月三千。這巴郎子太聰明了。」

運磚坯也是計件工資，一車掙三塊錢。艾爾肯問過這裡的工人，一天能掙兩三百塊，和上次那兩個卸磚的維族大哥回答差不多。但這是最高額度，不是平均水平，因為工人畢竟要有休息日，家裡有事也會不來上班。王班長總結：平均下來，一個月能掙四千塊錢的工人就是好樣的了。管理方希望工人的規模比較穩定，能按時來上班，持之以恆，對單日的工作量倒不太看重。

管理上讓王班長費心的事兒也不少。新疆的漢族人有個比較普遍的觀念，就是維族人懶散——這不是不肯出力的那種懶，而是缺乏持之以恆的長性。如果只跟我聊，王班長會毫無顧忌，但有艾爾肯在旁邊，他就得稍微注意一下，往往是先聲明一句：「你是維族，維族的事情你也知道……」然後又是該說啥說啥了：「你們村那個艾麥爾，剛來時候，勞動好好的。後來婚結了，也不好好勞動了，羊缸子（老婆）也跑了。前兩天又來找我：『班長，讓我來勞動吧！』沒活兒找活兒來，有活兒了不好好幹！」

剛在這兒管事的時候，王班長是和工人們「打成一片」的，但他慢慢發現，得跟工人們有點距離才行，不然不好管。有個小伙子本來幹活很認真，有次他弟弟結婚，王班長去婚禮祝賀吃席了，然後就發現，這小伙子不好好幹了，經常遲到，要麼就是不來上班，這是覺得自己跟工頭有私交了，可以通融。還有人在工作上偷懶，土坯堆放的鬆鬆垮垮，很容易倒塌。這都靠王班長吆喝著警告、糾正。所以現在工人們家裡的婚喪嫁娶，他都不去出席。

剛剛過去的齋月裡，磚廠改成了晚上幹活、白天休息，讓守齋的工人可以吃飯喝水，但晚上工人們犯睏，各種找機會睡覺的，製坯機那裡經常沒車接坯。王班長上蹦下跳搜尋那些在暗影裡偷偷睡覺的工人，吆喝著他們起來拉坯……

這話題讓艾爾肯有點小尷尬，但他不是沒接觸過，也有一定的認識，他想出了漢語的「三天打魚、兩天曬網」這個成語，覺得最能反映維族老鄉的工作狀態。

工人們之間的事情也不少，最突出的是小伙子們爭吵打架，以前出過好幾起。王班長摸出了規律：光兩個人吵、打還好辦，麻煩是親戚、老鄉們會幫忙，變成打群架。所以他立了規矩：有吵架、打架的可以，倆人

放下車去旁邊單獨解決，打完再繼續勞動；但嚴禁別人介入，如果有幫人動手的，停工，想繼續上班，要交幾百塊錢罰款。

「你們五大隊、二小隊的伊瑪目，跟六大隊一個巴郎子吵起來了，把人家媽媽、姐姐都給罵了，第一次讓我吼住了，第二次又罵，讓人上來打了幾拳，我說，你們兩個單挑可以，別人不許幫忙，誰幫忙就給他停工！打了一場，他被打的滿嘴是血，現在倆人又好了嘛，跟朋友一樣。」

當然，如果打的傷重了，就是派出所介入，要拘留、賠償醫療費和罰款，這些事磚廠都遇上過。王班長總結的治本之策是，盡量把工人的來源攤開，周邊各大隊（村）、小隊的人都雇一點，沒有「一家獨大」的勢力，打架鬥毆的事情就比較少。

把時間拉開一點看，老鄉們的工作狀態也在提升。王班長回憶 1990 年代，那時的老鄉更沒經濟觀念，打工四五天掙點錢，週末到巴扎上好吃好喝，一天造光。下週再空著手開始幹。現在就不一樣了，很多人開始知道攢錢、省著花了。這就是進步。

我在網上也看到過有人講這類「一週掙錢、一天花光」的掌故。有些漢人可能以前在新疆生活過，後來回了內地，對新疆的印象就停留在了那時候。其實情況也在變化，今天的新疆跟十年前、二十年前也有很多不一樣的地方，這些都需要我們去觀察。

尾聲

我們在坎木拜村住了五天，終於要出發了。這天早上，家人親戚們坐在門前和艾爾肯談笑，談論著他去藏區的各種話題。維族老鄉們都覺得藏區是窮而且蠻荒的可怕去處，難免拿這個打趣一下。

艾爾肯還試著騎了騎親戚家的摩托車，他技術不太熟練。結果到藏區以後，我們真有了騎摩托的機會，在一個叫雙岔的山林藏鄉裡，房東家有一輛破摩托給我倆騎，那幾天我們就靠著摩托上山下河，無遠弗屆。

上了去烏魯木齊的火車。又遇到了一件不可思議的事情：鄰座居然有個藏族姑娘，安朵拉姆，她是甘南藏族州卓尼縣人，我曾去過這個縣，解放前是楊土司家族世襲統治。安朵拉姆師範畢業，今年年初找工作到了新疆的莎車縣，當了一名小學老師，這是她來新疆後第一次回家。我們去藏區的第一站就是甘南州，後來在那裡又見到她了，真所謂冥冥中自有天意。

在藏區遊歷的一個月很順利。最後就用幾張我們在藏區的照片和截圖作結吧。



家人親戚們和艾爾肯談笑去藏區的話題



去烏魯木齊的火車上遇到在莎車工作的藏族姑娘安朵拉姆



在藏區寫生



與藏區當地人在一起



艾爾肯與年輕的僧侶



責任編輯　張俊峰
書籍設計　彭若東
責任校對　江蓉甬
排　　版　許靜鈿
印　　務　馮政光

書　　名　從大漠綠洲到玉石山谷：南新疆探索圖文誌
文字／攝影　李　碩
出　　版　香港中和出版有限公司
Hong Kong Open Page Publishing Co., Ltd.
香港北角英皇道 499 號北角工業大廈 18 樓
http://www.hkopenpage.com
http://www.facebook.com/hkopenpage
http://weibo.com/hkopenpage

香港發行　香港聯合書刊物流有限公司
香港新界大埔汀麗路 36 號 3 字樓

印　　刷　中華商務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香港新界大埔汀麗路 36 號中華商務印刷大廈

版　　次　2017 年 5 月香港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規　　格　16 開（168mm×240mm）224 面

國際書號　ISBN 978-988-8369-93-5

© 2017 Hong Kong Open Page Publishing Co., Ltd.
Published in Hong Kong

南新疆，新疆的南部，包括塔里木盆地、崑崙山脈新疆部分以及吐魯番盆地。是維吾爾、塔吉克、柯爾克孜等少數民族聚居的地區。

本書作者李碩在南新疆深入民間旅行、探索、調研，對當地各族人的生活、文化、心態有生動而全面的描繪，如實記錄了各少數民族普通人對外來旅行者的真實反應。

空間上，涵蓋了南疆的城鎮與鄉村，綠洲與山地；時間上，有反恐大背景下的觀察描繪，有對歷史的追索復原；人群上，作者與維吾爾、塔吉克、柯爾克孜、漢、回等各族民眾深入交往，如實記錄了他們的生活狀態，並嘗試探尋他們的精神世界。

作者以歷史、地理的學術背景為底，以實地遊歷、實事求是的方法去觀察和體驗，從普通民眾的生活細節中，讓外人看到一個真實的南疆社會。本書圖文並茂，流暢風趣，是了解新疆的難得參考。

聯合出版集團
香港中和出版有限公司
www.hkopenpage.com
網上書店
超閱網
SuperBookcity.com
上架建議：社會・史地
ISBN 978-988-8369-93-5
00530
9 789888 369935
WHA0396 HK$118 NT$530